

唯物戀愛觀

伏爾佛遜著

執之譯

生活書店發行

唯物戀愛觀

著者 伏爾伏遜
譯者 執
發行人 徐伯昕
發行者 生活書店
總經理 光華書店
重慶·上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七年勝利後第二版

原 著 者 序

本書是馬克斯主義現象學入門書的一個嘗試著作。希望讀者也把本書當作想用史的唯物論來分析「家族和結婚的進化」的入門書的一個嘗試著作罷！

趁本書出版的時候，特向柏林的普魯士圖書館和閱斯克的白俄羅斯國立圖書館，表示感謝！兩圖書館的豐富藏書，對於本書的著作，貢獻甚大。特別感謝閱斯克國立圖書館館長西曼洛夫斯基先生在這方面給作者的很大的幫助。白俄羅斯大學當局，尤其是璧洽特教授和斯洛尼蒙同志，均對本書的著作和出版給與了很大的方便，在這裏也對兩君表示由衷的感謝！

伏爾佛遜
於閱斯克

譯者贅言

本書原名結婚和家庭的社會學，爲馬克斯主義現象學的入門書，一九二九年出版於蘇聯，係一本從唯物辯證法的立場來處理戀愛、結婚和家庭問題的著作。著者是閔斯克白俄羅斯國立大學法學院及經濟學院院長伏爾佛遜，爲革命後蘇聯著名教授之一。日譯本名爲「唯物戀愛觀」，頗能扼要提示原作精神，故書名仍採用日譯。

中國青年自從認識「禮教吃人」之後，戀愛、結婚、家庭就成了問題，一直鬧到現在，可惜並未產生明白正確的理论；那麼，介紹關於這些問題的外國權威著作是有益而且必需的。譯者希望這譯本對於中國青年的這些迫切問題能夠有所啓示。

但是，現在中華民族的許多家庭已經被轟炸，許多母親，姊妹和妻女已經被強姦和慘殺，這種災禍並非研究所能消除；豺狼是無理可喻的，祇有拔劍而起，挺身而鬥，非戰勝即滅亡。譯者對於現在正在戰場中沒有工夫研究這些問題的中國男女致敬禮，對於還有工夫研究這些問題的中國男女希望不要忘記決鬥。

譯者承汪耀三和鄭易里兩先生給與許多有價值的指示，特此誌其謝忱。

一九三八年七月三日

目次

目次

原著者序	一
譯者贅言	二
第一章 現象學中的觀念論和唯物論	一
(一) 現象學的概念	一
(二) 現象學中馬克思主義的方法	二
(三) 家族制度在社會諸制度中的地位	三
(四) 觀念論的結婚觀和唯物論的結婚觀	四
(五) 家族制度和結婚制度的動的性質	九
(六) 現代資產階級的現象學和家族制度	一〇
(七) 現象學領域中馬克思主義的任務	一二
第二章 封建社會的家族和結婚	一六
(一) 領主的家族是軍事活動的經濟基礎	一六
(二) 當作外交同盟的領主結婚	一七
(三) 領主的家族與婦女中的地位	一八
(四) 家族制度和封建國家	一九
(五) 基督教性的道義和封建的親族法	二一

(六) 封建結婚和當作「叛變肉體」的騎士戀愛	二五
(七) 農民的家庭	三〇
(八) 初夜權	三一
(九) 商人的家庭	三五
(一〇) 工匠的家庭	三七
(一一) 徒弟被強制的獨身生活	三九
(一二) 封建制度下的賣淫	四〇
第三章 資本主義時代的家族和結婚	四四
(一) 工業資本主義和家庭的轉形	四四
(二) 家庭崩潰的根本原因	四四
(三) 當作商業契約的資產階級結婚	四五
(四) 結婚媒介	四八
(五) 從家政解放出來的資產階級婦女	五三
(六) 資本主義的搾取與婦女勞動	五五
(七) 婦女勞動對家庭的破壞影響和歷史作用	六〇
(八) 離婚的增加	六三
(九) 生育率的減低	六四
(一〇) 資產階級社會的性道德和性的實踐	六六
(一一) 神聖的「一夫一妻制」	六七
(一二) 「私生子」	七〇

(一三) 無產階級的家族及其特質	七七
(一四) 資本主義下的賣淫	八七
(一五) 被當作資本主義企業的婦女人身買賣	九二
(一六) 康德、叔本華和尼采的結婚觀	九五
(一七) 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家族制度的批判	一八〇
第四章 帝國主義時代的家族和結婚	一一
(一) 家庭崩潰的原因與資產階級學者	一一八
(二) 家庭改革的嘗試	一二一
(三) 「性的和平主義」	一二三
(四) 德國和美國的家庭崩潰	一二四
(五) 結婚率的低下和離婚之增加	一三一
(六) 友愛結婚	一三六
(七) 資產階級家庭改造論的命運	一四〇
第五章 過渡期的家族和結婚	一一五
(一) 資本主義的崩潰和家族的轉變	一五一
(二) 家族解放問題和無產階級國家	一五一
(三) 蘇聯的男女政治權利平等	一五二
(四) 爲事實上的男女平等而鬭爭	一五三
(五) 蘇維埃經濟中的婦女勞動地位	一五八

(六) 家庭職能的社會化和蘇聯.....	一六〇
(七) 蘇維埃國家的家庭危機.....	一六四
(八) 蘇維埃農村的家庭.....	一六七
(九) 都市的家庭.....	一八四
(一〇) 蘇聯青年的性生活.....	一八五
(一一) 蘇聯的童淫.....	一九六
(一二) 過渡期性關係的新形態和家庭危機.....	二〇二
(一三) 個人的戀愛結合與家庭的消滅.....	二〇五

第一章 現象學中的觀念論和唯物論

一 現象學的概念

現象學這一名詞，是社會學上所採用的最著名詞之一。最先採用這個名詞的是海克爾(E. H. Haeckel 德國動物學家，哲學家)。依照米列爾·里爾(家族制度和結婚制度的歷史發展的研究家)所下的定義說來，所謂現象學，就是「對人類的生產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一切社會學現象的總體」①。它裏面包括着戀愛、婚姻、娶妻、離婚、婦女的社會地位、家庭、扶養教育、遺傳、性的淘汰、長幼關係、親族、婚禮等等的社會學。

在科學上，這些問題，老早就提到過了。可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把它綜合起來加以研究，使它構成科學研究的獨立部門。

旅行家描述過他們所看見的各種各樣的家族和結婚形式。民族誌家也蒐集了許多關於家族和結婚形式的現實材料。文化史家在他們的全部藏書中，凡是涉及到有關家族制度的各頁，都把它記了下來。然而所有這些，主要的只是帶着一種「敘述」的性質，還沒有把家族結婚組織與全部社會制度很深刻的關聯起

①米列爾·里爾：家庭。

來，也沒有達到把握那指導家族及結婚制度發展的社會規律性的高度。

二 現象學中馬克斯主義的方法

家族組織和結婚組織歷史演進的嚴格規律性，沒有科學方法，就不能夠研究。正如列寧所說，全部社會學，只有用史的唯物論的方法，才能達到科學的階段，特別是社會學裏面發展最緩慢的部門——現象學領域。因為被局限着不能自由採用可靠的科學方法，所以社會學在現象學這一領域，還沒有由從來的一「部分的敘述」走出一步，而只是搜集了一些關於家庭生活的片斷的沒有系統的事實。但馬克斯和恩格斯在社會科學領域所創造的變革，使我們就是在現象學方面，也有將結婚制度和家族制度的進化，從歷史的規律性加以分析的必要；並有可能去規定客觀的諸事實，和走向廣泛的社會學的普遍化去。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者們，認為唯物論的結婚社會學的建立，有極大意義。正如馬克斯最親密的同志恩格斯所證明的，馬克斯爲了要把家庭問題拿來作唯物論的研究，曾經打算特別寫一本著作。他這種打算，是如何的真誠，我們只要看馬克斯所遺留下來的關於莫爾甘，梅恩及里波克的各個著作的摘要，就可證明。

馬克斯關於結婚和家庭問題所說的話，特別是共產主義者宣言裏面的那幾頁，給了以後唯物論研究者研究現象學中許多複雜問題時，有一個正確的指標。

恩格斯以爲他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在某種意味上說來，就是馬克斯的遺志的實現，這並

不是偶然的。有些皮相的批評家，往往只是把這本著作看成莫爾甘著作的再生產；但恩格斯在這本著作裏面，早已經奠下馬克斯主義現象學的最初基礎了。

三 家族制度在社會諸制度中的地位

家族制度的發展法則，是依家族在各社會制度中所處的地位來決定的。家族制度，是社會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機構之一，是全社會生活基本組織的上部構造之一。這個話也可以幫助我們去回答家族制度的變動，是由什麼來決定的？若果根據普列哈諾夫的古典公式^①來考察社會諸形態的進化，就要承認家族制度的變動，是直接依存於時代的經濟關係的；並且生產力的狀態，最後還是決定此種變動的要因。所以家族制度，是與社會的經濟構造相適應的。同時，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形態，對於家族制度，則處於上層建築的地位。這就是說，當作社會政治體制構成部分的家族制度，對於社會心理的完成，以及意識形態的形成，都有影響。家族制度，作為社會政治制度的一個要素，更與這一社會政治制度的其他要素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完全的體系 (System)。但這並不是說，家族制度，是完全自由的，是不受心理及意識形態的要素規定的；恰恰相反，它同時也要受心理及意識形態所規定。但這種規定，正如上層建築對於決定它的

① (1) 生產力狀態；(2) 受生產力決定的經濟關係；(3) 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的社會政治制度；(4) 一部分直接受經濟所決定，一部分受建立在經濟上面之社會政治制度所決定的社會人類的心理；(5) 反映這種心理特性的各種思想。——普氏：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

下將基礎所起的一切逆影響一樣，自然比較是有一定限度的。

家庭是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的主要細胞，是社會的單位；家庭又是社會環境培植個人的最初搖籃。性的關係和血緣的結合，造成了家庭；而共通的經濟利害，就維持着這當作社會單位的家庭。

家庭裏面經濟利害的同心作用，與自外而來的離心作用，發生了衝突，家庭中的分子，一接觸到範圍更廣大的社會集團時，往往接受這些集團種種心理的及意識形態的影響。結果就使家庭內部發生種種的糾葛（「父與子」）。家庭到了因家庭中各個分子生活情形不同，發生利害衝突而起分裂，因此不再成爲經濟單位時，就開始崩潰。這個崩潰過程，當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的階段時，特別明顯。

以上所說，只是一般的命題。以下各章，就要來根據具體的，實際的資料，把這些命題，加以論證。在這個緒論中，我只不過想把觀念論的現象學和唯物論的現象學，來劃分一條預備的界線而已。

四 觀念論的結婚觀和唯物論的結婚觀

把「實在」當作「思維」的結果，把「原因」和「結果」顛倒了的觀念論對於現實的歪曲，就是在現象學中，也有這種虛偽觀念廣泛活動的餘地。

觀念論首先就把結婚這樣明明白白的事實，戴上宗教的，神祕的，和被誇的假面具。例如現代的觀念論者，就會經宣稱結婚是超時間的，並且是超空間的光驗的範疇（黑爾品·凱塞林克），或是解剖學上的現象（漢斯·卡登柏格），或是祕密和神聖的化身（奧列·柏克），或是神聖的盟約（約塞夫·伯恩哈

特)，等等。他們一直到现在還在百年如一日地反覆着：「結婚的目的，是依個人的良心和基督的教誨而決定的。」①

這一切形而上學的傾向，完全有着一定的目的，就是要從結婚制度裏，抽去它的一切社會內容，剝奪掉它的地上的、人類相互間的現實諸關係的根據，而把它當作了神祕的東西。所以觀念論和唯物論的見解是完全相反的，唯物論是把結婚當作一件社會的事實，而觀念論則把結婚當作一種超經驗的，超現實的現象來處理。觀念論因為缺乏首尾的一貫，結局不得不倒折衷主義去。

觀念論想從支配人類意識的神祕思想中，並想從某一個最澈底的觀念論的結婚研究家所說的那「不僅人類，至少在一切高等生物裏面，都藏有一種潛勢力的宗教內容」的「官能的衝動」中，去找出結婚的起源和結婚形態的進化。但馬克斯主義則主張：決定結婚的發生和結婚的進化的，都是由於現實的社會的必然性。

性的本能，在人的行為裏面，無疑地有着很大的力量。雪萊說：「飢餓和戀愛支配着世界。」這句古話，並不是美麗的修辭，而是活生生的社會的現實姿態。科學的義務就在於理解並且說明：在性慾這個生物學的基礎上，怎麼會發生一定的社會的制度（結婚，家庭）呢？並且，雖然生物學的基礎比較上並沒有什麼變化，但為什麼這些社會制度會發生變化呢？此外，建立在人類的性的結合與血族關係的基礎上的社會諸關係之繼續不斷的變化，是由什麼條件造成的呢？

① 查里斯·愛弗和格雅甲·愛弗·斯溫格：家庭——歷史的及社會的研究。

現象學的辯證法，是遵從着全社會過程的辯證法的。這就是說：

「一定的社會的必要，就產生爲社會前進運動上必要的一定的共同生活形態。但從一定的共同生活形態產生出來的將來的前進運動，却又產生了新的社會的必要；從以前的必要所造成的舊的共同生活形態，則已經變成不能適應這個新的社會的必要了。

「這樣，就發生了矛盾。這個矛盾，由於繼續不斷的社會運動的影響，日益增大。結果，曾經是社會不可缺少的舊的共同生活形態，現在已經喪失了社會一般有用的一切內容。這時，這些舊的共同生活形態，經過多多少少長期間的鬭爭之後，被消滅了，新的共同生活形態，就取而代之。」①

現象學諸制度的高度變化性，它的不間斷的歷史進化，應該怎樣來說明呢？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的，只有唯物辯證法，因爲唯物辯證法能夠把握人類性關係的社會形態，結婚形態，家族組織形態，性的限制原則，兩性社會關係形態，老幼相互關係等等新陳代謝的一定規律性。唯物辯證法，發現了把生命注入這一切社會制度中去的「社會的必要」；也發現使這一切制度死亡的條件的「社會的必要」。

人類的性的本能，是在一定的社會事件之下實現的。所以，一定的社會事件在規定「實現形態」的意味上，還是起着決定作用的東西。這「實現形態」在一定的社會政治制度中，就當作它的要素，被包括進去，而成爲它的一個構成部份。然而觀念論者却把性的本能高舉到全社會生活主要的主動力（*primumogens*），而認爲性關係的社會形態，是依存於社會人類的思想，依存於他們的宗教信仰，依存於他們的哲學見解的。我們可以在叔本華那裏找到這種性慾萬能化最好的模範。他說性的關係是「一切行爲和努力的

①普列哈諾夫：斯特魯威在馬克斯斯社會發展理論批判中的地位。

潛在中心」，「性的關係是戰爭的原因，是和平的目的，是真摯的基礎，是冗談的目標，是無窮機智的源泉，是一切談話的鑰匙，是一切祕密的暗示，是難以表達的願望，是伶俐的眼色。」照叔本華這樣說來，性的本能，「是真正的世襲的世界之王，照着自己所能想像的全能的權力，坐在自己世襲的王座上，用眼睛譏刺地釘着要想採用種種方法去鎮壓它，把它投入牢獄的人們。……」①

叔本華的性慾萬能化的舊酒，弗洛伊德又把它注入到精神分析學的皮囊裏面去。現實的社會關係，被當作依存於性的誘因，依存於永久附着在人類性質上的性的引力。觀念論者把性轉化成爲全社會生活的真正獨裁者。

這樣一來，社會學就變成了性學。甚至連社會人類的特性——他對自然是一種能動的及技術的順應的——也變成服屬於發揮獨裁力的「性」的東西了。納米洛夫教授說：

「有智慧的人類 (Homo sapiens) 在系統發生學的自己發展的道路之所以勝利，就是因爲它時地得到非常不平衡的，特別發達的性的器官的庇蔭。由於骨髓諸器官強有力的不絕的刺戟，人類就能發揮一切力量。他們製造了生產手段，把它當作有一定目的的勞動來——這存在於動物。若果把人類和動物來加以比較，最不同之點都與性有關，所以，很明顯地，人類不能逃出性的力量，離開了性，人類就不能存在。」②

把發生學兩性生活上之諸現象也包含在內的這樣全社會生活的生物學化，似乎是最「唯物論的」看法。可是只是把社會當作個體的種性的變態來看的一種超唯物論，在本質上，是最惡俗的觀念論的借

①叔本華：當作意志及現識的世界。

②納米洛夫教授：婦女的生物學的悲劇。

戶還魂，並且它還否認了社會過程之現實的和決定的各種力量。這種否定，含有什麼意義呢？以下就是這件事的一個有趣味的實例：結婚制度，因經濟的諸要因所發生的畸形化，並沒有像今日西歐資本主義諸國這樣的厲害；物質的打算，把結婚堅固地握在自己的手中，也並沒有像今日西歐資本主義諸國這樣厲害。在本書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讀者可以看出資本主義怎樣破壞了結婚的「個人的志向」，和「相互的魅力」的一切痕跡。雖然這已經是完全明明白白的事實，可是紐傑林斯基却武斷說現在「結婚的淫慾和色情的要素，已開始壓制其他社會的要素了。」^①

現象學諸現象的生物學化，是由於某些研究家，甚至把結婚這種動的 (dynamic) 社會制度，當作了靜的 (static) 範疇來處理的結果。例如弗利特里奇·拉曼，就斷言在結婚上所出現的兩性關係，並不是富於歷史變化的事實，而是初步的 (elemental) 生物學上的事實。同樣的錯誤，在判斷婦女所謂「生來的」性質時，也發生出來。這裏，由於遭受幾世紀社會環境的抑壓而培植在婦女面前的各種性質，被定稱作「婦女特有的」，或「婦女從古以來就存在着的」性質。本來是由於男女兩性錯誤的教育和不完全的教育，由於婦女脫離了許多勞動和社會職能，以及由於社會對婦女的壓迫等等所產生的結果，却當作婦女「天生」所固有的。與此同類的理論判斷，不論是哪一種，都有一種目的，這種目的就是想以婦女為對象的各種反動的手段加以正常化。

唯物論的現象學是從：(一) 是動物，(二) 是特殊的動物，這兩點出發的。第一點就是說唯物論

① 普里特蘭特的「不在」的紐傑林斯基教授的序文。

的現象學應該認識結婚制度及家族制度是在一定的生物學的基礎上而發生的；第二點就是說它要考慮到在這個基礎上而形成與它相適應的現象學上部構造的一切社會因素。

五 家族制度和結婚制度的動的性質

觀念論的現象學根本錯誤之一，就是他們認為家族和結婚關係，是人類「天生固有的」形態。但是這所謂「天生固有的」形態，只在人類以外一切動物中才能這樣說。人類是能夠主動地採用技術去適應自然的唯一動物。所以，人類的一切社會關係，和這些關係所產生的種種組織（家族和結婚組織也在內），都具有高度的變動性。這種動的性質，在其他一切動物界裏面，就不容易看得到。被動地和生物學地去順應自然的靜的過程，必然產生家族及結婚關係的靜的形態。在人類以外的一切動物中雖然可以說是「天生固有的」形態，但在人類也這樣說，那就是非科學的了。因為在這裏（即在人類界），唯物論的現象學明顯地認為，只有當作受社會所決定的形態，才能正確地解決家族和結婚問題。

觀念論的現象學，在它的全部構成上，都是從思想、意識和精神出發。這是我們分析觀念論現象學所得到的最後結論。觀念論的現象學，在沒有辦法去闡明結婚的發生時，就說他是「精神運動的連帶性」，是「性慾感」，是「民族的保護神」，或「戀愛的情緒」等等。可是唯物論的現象學却證明：結婚不過是建立於兩性在勞動上的分化這一現實的基礎之上的。

觀念論的現象學，對於「族外婚」(Exogamous) 的禁止，是從原始人的直觀感情，和原始人對於

近視和姦不能地嫌惡等等來說明的。但唯物論的現象學則認為「族外婚」是完全由社會的目的產生的。

觀念論的現象學對於「母權制度」的說明，沒有超出論理、演繹和科學神秘化的假說之外。而唯物論的現象學則從婦女在生產上的地位出發，來說明婦女在社會上的優越權。

例證的說明，就到此為止罷。總之現象學所研究的種種方面，和人類社會科學其他部門一樣，觀念論和唯物論，都是相互對立的。

六 現代資產階級的現象學和家族制度

從上面所說的看來，觀念論對於結婚制度和家族制度的全部批判，都把它當作了思想的批判。結果就是對於「未來家族制度」的期待，對於家族組織和結婚組織新形態的期待，都歸之於人類的道德觀念、思想和信念的變化上去。

馬克斯和恩格斯曾經指出家族制度的命運很少依存於社會中的思想狀態，同時指出決定的要素不是思想而是社會的生產關係。只有空想家，纔把社會政治制度照樣地放在一旁，期待着以批判的武器來再建新
的家族制度。

馬克斯主義的創立者曾經這樣寫過：

「十八世紀的哲學者所以分析家庭的概念，是因為現實的家庭，在文明的最高階段，開始瓦解的原故。家庭的內部結合被破壞了，構成家庭概念的各個部分，例如服從、敬畏、夫婦的貞節等類東西，也破壞了。然而家庭的實體，即財產

關係，對其他家庭的排他關係、強制的同庚、小孩的存在、現代都會的次序以及從資本的蓄積之類所產生的各種關係等，還殘留着。它們之所以還殘留着，是因為家庭是和與資產階級的意志無關的生產方法有聯繫的。所以家庭還有存在的必要。」

馬克斯曾注重的說過：對於家庭的存續着決定的作用的，是客觀的各種因素，所以不論法國大革命立法也好，不論法國和英國社會主義者的批判也好，要消滅強制性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是很困難的。但工業的發展和競爭的尖銳化，却能促進家庭的滅亡；也只有這樣，家庭一般的崩潰，才會出現。

觀念論一面把現實倒立，一面又故意把原因和結果顛倒。觀念論聲稱它想把現象學的諸制度，依屬於思想過程；另一方面，又想把這些制度作為指導人類經濟生活的東西。我們曾看見「性的獨裁」論擁護者的主張是怎樣的極端了。馬克斯說。這些人，依他們的想像，以為人之沈到水裏而去，不過是因為有一種關於重量的思想在起作用。這些偏頗的人們，對於現象學問題。曾作過這樣的聲明：

「性的進化，是在財產進化之先，並且實際也不得不那樣。但必需從性的進化之中探求的，就是因為牠的出現和作用，是把人民大眾從資本主義的壓機下面導向救濟的結果去的諸要因。」①

抱有一人類是因為有重量的思想才會下沈」這一類見解的觀念論者們，在現象學的領域中，一直到現在，還依在自己陶醉，這件事，就表示戰鬥的唯物論對於現象學還沒有多大關心。我們還沒有唯物論的現象學。勞動階級的利益要求建立起這種現象學來。實現這個要求，是馬克斯主義的名譽問題。不待言，這

① 塞爾格·克洛斯基曼：未來的多夫多妻主義。

必需是馬克斯主義思想的頑強的，不倦的，集團的研究的課題。這是重要的，同時也是緊急的課題。給馬克斯主義解決這個課題以最大助力的，是把現象學從神祕說的權力解放出來，把現象學當作一個科目而努力的偉大學者們（自莫爾甘以至米列爾·里爾）的「本源唯物論」。

觀念論見解的錯誤，已被現實的具體事實推倒；這是戰鬥的唯物論的最好的支柱。例如像威斯特馬克（E. A. Westermarck）這一類折衷主義的現象學大家，在他的著作第五版（最新版）中，也承認結婚是一種經濟的體制。這證明了他的重大進步，因此也是唯物論的見解比任何見解都優越的證據。

其次的事實，更給我們以豐富的指示：

當馬克斯和恩格斯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家族制度的崩潰時，資產階級的學者們，認為這是「共產主義的逆說」。在現在，就連美國社會學者莫列爾那樣穩健的自由主義者，也不得不承認這一崩潰，並且也不得不承認這種主張會被支配現象學的各种潮流隱蔽了幾十年。

莫列爾說：

『過去家族制度崩潰的全部原因，因為牠是從依然承認舊社會的規範這種觀點出發的，所以並不完全。關於這問題的一切文獻，不論任何一種，雖然都含有崩潰的力量，然而都是從想盡量維持這種傳統樣式的家族制度這一點出發的。』①

七 現象學領域中馬克斯主義的任務

① 列亞斯特，莫列爾：家庭的崩潰。

戰團的唯物論，不得不和觀念論在現象學領域中鬭爭到底。戰團的唯物論，對於在現象學領域中一切觀念論的歪曲，必需把它拿來與現實社會關係冷靜的理解對置，堅決而且確信地去暴露他們的立場。同時，戰團的唯物論，必需和現象學的官能論鬭爭；必需和官能論，愛德曼與斯溫·林伯格等把經濟的現象和社會學的現象機械地連結起來的直線的觀念論鬭爭。

根據里爾正確的批評，現象學的狂信，是次於宗教的狂信的最頑迷的東西之一。所以，認為支持這種狂信是有利的，只不過是從活生生的歷史舞台退却了的反動階級而已。

現在的資產階級，把結婚制度用神秘的面幕 (Veil) 包圍着，認為一夫一妻制，是人類「天然所固有」的結婚形態。這表示了他們對於培養現象學的狂信感到了怎樣痛切的利益！資產階級，借助於這種狂信，想去支持歷史使命已經終結的社會政治制度和正在崩潰中的家族制度。

可是在歷史上以改造全社會制度（包含着家族制度和結婚制度）為任務的新興階級的階級利益，教訓這個階級應當和現象學的狂信鬭爭。這裏最有興味的是：正如在其他場合一樣，為客觀的科學真理而鬭爭，是與現在正在抬頭的新興階級的階級利益正相一致的；可是命運已經衰老，在歷史上將要完結的階級，却不得不站在反對科學真理之普及的立場。

所以，關於現象學這一部分的思想鬭爭，我們必需為馬克斯主義作更大的努力。

現在資產階級社會學為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的家族制度所作的努力，就是我們的一個最好的教訓。

現象學上的文獻，從來沒有如今日這樣的多。加之，家族和結婚問題，也沒有如今日在西歐這樣被熟

心地討論。報紙的文藝欄，大眾小說，特殊的論文，以至科學叢書^①都談到了這個問題。特別應當說的是德國和美國，——它們正最適當的代表了現代資產階級現象裏面的兩個基本潮流的特徵。

德國現象學上的文獻，是完全追隨我們上面所述的那種觀念論的、神祕的、形而上學的原理的。它是培養哲學公式，否認社會事實的觀念論抽象化的表現。

美國的現象學，是把卑屈的經驗主義和一般的觀念論傾向兩者結合起來的東西。它雖然再三的確認事實，然而它却不能做到必要的概括。雖是這樣，但它也有若干可取之處。結婚問題和家庭問題與經驗主義的接近，在美國非常普遍。不論在現象學的文獻中，在美國許多高等學府裏面所讀的關於家庭、社會學的教科書中，或從這些高等學府的科學研究中，都可以看得出來。美國的現象學，並不局限於現存的統計、裁判、醫學、習慣等以及其他資料的慎重研究上；它現在還提出了社會實驗方法問題——做效治療院，施藥所的做法，想創設適當的實驗上的設施問題。我們可以再重複地說，在這條道路上，美國已經獲得了若干的成功。可是成爲美國社會學上重荷的不能拋棄的折衷主義，妨礙了它在家族和結婚領域中獲得真正的科學成果。

相反地，馬克斯主義的科學方法的完全性，保障能夠獲得這些成果。但爲了要獲得真正的科學成果，我們就必需更進一步的努力，對它貢獻我們的熱心。

馬克斯主義必需把現象學在唯物論上確立起來。要達到這一目的，不消說，並不僅僅是使用唯物論的

^①例如哥倫比亞大學發行的里皮可特的：家庭生活叢書。

術語。而且還要根據一直到现在科學所蓄積的關於家族和結婚的一切具體材料，用唯物辯證法來再加檢討。現象學領域中一切似是而非的科學之雜亂的主張，必需在這客觀的科學研究之前掃除淨盡。在現象學上，和在其他領域一樣，我們也確信戰鬥的唯物論能夠勝利。

第二章 封建社會的家族和結婚

封建社會的家族組織和結婚組織，並不是單純的。因為封建時代有各種不同的階級集團，他們在社會生活裏面的地位各不相同，所以它們的家族制度和結婚制度，也各不相同。在封建領主之間，在農奴之間，在都市的商人和工匠之間，都各有自己的家族制度和結婚制度。各社會層的經濟生活，決定了各社會層家族的性質。同時，婦女在各社會階層經濟中的任務，又規定了他們在結婚和家庭中以及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

一 領主的家族是軍事活動的經濟基礎

領主在社會中的地位，是特殊的；他的家族，在社會中的地位，也同樣是特殊的。領主是支配自然經濟組織的某一經濟單位的首領。在生活方面，他雖然是一「生活的燃燒者」，消費者；然而他却是不能創造什麼價值的人。桑姆巴特 (W. Sombart) 說：

「領主的生活，就是奢侈的生活，他養着很多的人，每天只是戰爭和狩獵，夜間則夾在狂歡縱飲的一羣酒伴中賭博。他們全是在美女懷抱中度着淫蕩的日子。他們建築了城堡和教會。互相鬪羅演習打仗和舉行典禮的華美和壯麗，在這種種奢侈的生活中，他們是不管自己的財力容許不容許的。支出常常超過收入，所以就不得不籌謀增大他們所需的收入。他的總管，就不得不向農民徵收入頭稅，將佃戶也就不增加佃租。——必要時，就在正常的經濟方法之外，去探求彌補財政不足的手段……」①

① 桑姆巴特：資產階級。

領主的「家憲」，完全反映了他的社會地位的特質。他的家族就跟他的家臣和農民一樣，都是他的權力的對象。他們都是掌握在支配者手中的同一機器的幾個螺旋。這一隻專制主義的魔手，不僅伸到了半家畜的農民和教職政治最下層的家臣手中去，甚至還用別的方式，伸到血管中流着高貴的「領主」血液的本家族中去。

軍事是領主的職業，在領主與家族的一切關係上，都蓋上了軍事的烙印。領主在戰爭期間，甚至戰爭準備期間，把他全部活動的基礎；指揮、命令、專制的統治，以及服從的原則，都應用到家庭裏面去。他把妻子和小孩當作了財產，並將家僕和領內的住民都包括進他的家族範圍去，以擴大他所管轄的家庭範圍，並把他們非人格化。在亞爾比梯^①有名的著作家族論中，曾經有過「你用什麼來稱呼你的家族？」這種質問得到的回答就是：「孩子、妻子、以及家臣、勞動者和奴隸。」^②

二 當作外交同盟的領主結婚

把家族作為基本的經濟基礎，對於領主是必要的。因為他要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去完成他的征服，去締結種種外交條約，去行使種種行政上的職務和機能，並且去樹立他和國家的關係。因為這種原故，所以領主中間的婚姻，就成了一種專門滿足經濟目的的契約。當作家長的領主，為了締結堅固的同盟，就把

① 亞爾比梯 (L.B. Alberti) 意大利的建築家、詩人、畫家，米蘭的聖·佛蘭西斯可寺，即其所築。

② 基威列可夫：文藝復興期。

自己的女兒嫁給他最有利的近隣の領主。這個同盟就是要來強化家庭的經濟力，增大財富，和保證軍事上的安全。

在締結婚約的時候，他們並不考慮到兩當事者間個人的愛、同情、和相互的欲望。恩格斯說：

「不論是騎士和男爵，不論是有最高統治權的王侯，他們的結婚，都只是一種政治的行爲，是一個由新的同盟以增進勢力的機會，決定的要件是一家的利害，而不是個人的希望。」①

結婚建立了最大限度的經濟保證。凱其夫教授最近曾著過一本關於中世紀經濟生活方式的書，這是最好的歷史著作之一。他說：

「結婚都是依契約而結成的。在北德意志雖在中世紀初期，也還盛行着強婚形式。可是這是例外。婚約定了之後，接着就是結婚，總之在這時候，由嫁粧和贈品，婚約經濟地位被鞏固起來。雙親給新娘的聘禮或結婚禮物，和結婚時丈夫的「朝晨贈品」，在這些當中包含有「家庭現」，也就是包含有妻的嫁粧和夫由自己金庫中拿出來的相當的結納金，這一切都成了夫家的所有物，統一在一個經濟單位裏面，結成了一個整體的物質價值。……」②

封建時代上層階級的結婚，自從家族最初發生以來，就有保證經濟安定的傾向了。在這種情形下面，領主的結婚，就是教職政治裏面階級政治地位相同，以及財產價值相當的兩個家族的同盟。

三 領主的家族與婦女的地位

① 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② R·凱其夫教授：中世紀的一般經濟史。

要說明什麼是領主的家庭，就必需考察家長——家庭的主人，發號施令者——的專制作用和婦女在這種家庭中所處的地位。

埋頭於軍事上的爭奪、政治上的陰謀和奸計，把時間用到一切有組織的掠奪中去的領主，就完全把家政交給當作管家婆的妻子。所以領主的妻子，要擔負指導自然經濟全部複雜的生產過程，監督租稅的徵收，以及管理糧食的貯藏準備等等非常複雜的職務。

然而婦女在經濟上的地位無論如何複雜，如何重大，但從她的丈夫（領主）看來，她只不過是次要的、從屬的、不足取的存在。因為家族全部幸福的基礎，是在家長軍事的成功。領主家族的命運，繫於男子在軍事上的精練，繫於他號召騎士的能力，繫於他組織襲擊、強奪、擄掠的能力。在這種情形之下，婦女（家政管理者）就完全被從屬於男子（軍事組織者、權力掌握者、對外安全的保護者）了。

專制、粗暴、恣意妄為的家長，把妻子當作完全從屬於他的存在。他從這種存在，要求無限的恭順，他採取各種手段，來獲得這種恭順。他把自己已沒有時間來管，對他也沒有興味的家政，委之於這個存在。而這個存在，還要給他生育為增大家庭力量或繼續維持家族財產均必不可少的孩子。可是領主的妻，比之丈夫雖然沒有多大權力，但他們對於農奴的專制，並不落後於他們的丈夫。她們採取農民的手段，和男子同樣的苛刻，同樣的殘酷。

四 家族制度和封建國家

要理解封建時代全部家族制度，必需記着這件事實，就是在這個時代，家庭演着很重要的經濟上的作用。封建國家所以特別熱心保護這個非常重要的社會有機體細胞，就是由於這種原因。國家爲了保證家族財產的統一和不使其分散，首先採取一切手段，去強化家長的權威。

爲要保證代代不可分的家產的安全，封建法就採用所謂長子制。領主的財產，父死之後，由長子繼承。在封建時代的習慣中，爲了財產的承繼人，常常有許多過份的操心。阿茲拉姆曾經證明：『在德國某州，年老無子的丈夫，爲了獲得子息，有把鄰人招請到自己的妻子那裏去的舊習慣。這種習慣，一直到中世紀還存在着。』①波夫姆地方自治公社的法律中，凡是不能和自己的妻子生育小孩的男子，也有這樣的規定。

封建國家認爲最有利的，就是不要使家庭的基礎發生動搖，盡力防止家庭的一切變動；在家庭和個人的關係上，則把家庭放在獨立的位置；相反的，個人則完全從屬於家庭的原則。國家所追求的目的是：

- 一，把家庭變成最生產的經濟細胞。
- 二，由家庭的強盛來促進人口的增加。

最適合這種目的的，就是不容易破壞的終身的一夫一妻制。所以封建國家就把一夫一妻制當作唯一道德的，最適合於人類的「合法的」婚姻形態。

①加西可夫著：婦女的歷史命運。

五 基督教的性道德和封建的親族法

封建國家，爲要實現這一目的，就求助於基督教道德。它在基督教道德思想假面具之下，把一夫一妻制，當作唯一容許的婚姻制度；而且它是在把婦女完全從屬於男子的關係上，造成了這種制度的。福音書裏面所要求的妻子對丈夫要恭順，要忍從，妻不能參加社會生活，就成爲封建國家對於婦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所處地位的聖示。

不論道德和法律，都把婦女當作人格最低劣的、最肉慾的、最獸性的要素來加以攻擊。德爾杜里安說，婦女是「惡魔之門」(Janua diaboli) ①。婦女依然是男子的誘惑者，是使男子墮落的根本原因。教會法甚至這樣大膽的宣言：「婦女並不是摹倣神的原型製造出來的。……」這種法律會有如下的規定：

『法律命令妻子應當服從丈夫，應當是丈夫的奴婢。』②

在紀元五八五年馬康的宗教會議上曾經很認真地討論過「婦女是不是人」這個問題。結果只有一票的多數，才決定婦女也是人。

① 德爾杜里安關於婦女所說的一段話，茲引於下：『你們想來都知道你們都是夏娃兒！神對女性的判決，一直到現在還存在着，所以，你們的罪，也依然還存在着，這是實在的。你們都是走向惡魔支配之門。你們破壞了禁樹的法規。你們最初侵犯了神的法律，你們誘惑了甚至惡魔自身也不敢接近的男子。你們玩弄和破壞照神的形像所造的男子。』(Decltu feminarum 1, 1)

② 教會法第二十五條。里爾的家庭中的引用文。

基督教的禁慾思想（輕蔑「萬惡」的肉慾，否認現世的愉悅和享樂，並且愚昧地憎惡與性愛相連的一切事情），把婦女當作了罪惡的容器和化身。某一教父說：「自己是女子……只要想到這件事，自己一定要害羞。」而把一切討厭的影子，都投到婦女身上去。

這種對婦女的憎惡和恐怖的混沌感情，貫穿了基督教的全部思想，所以他們把對於婚姻（被他們當作「下賤的狀態」，「淫慾的手段」）的全部敵意，散佈到教會中去。可是教會並不能在原則上長久保持這種敵視婚姻的態度。照倪斯達特正確的解釋說來，是因爲「從教會的眼光看來，正如機器的生產商品一樣，婚姻也不過是生產替消費者的教會而工作的人力的東西」。所以教會不得不和「不可避免的罪惡」的婚姻妥協。不得不放棄像葉洛林所喊叫的「用童貞的斧，去斫伐婚姻的森林」那種思想。於是教會又另外想用反自然的教條和反社會的教會的棘籬，來圍着這森林。下面所舉的尼采的名言，就是暗示這些教條和教會法的情形的。

『爲了堵塞力的源泉，這裏就有想利用宗教的嘗試。在這裏，對於天然的生理的發達，特別是對這種發達成爲美麗和怡悅而顯現時，就要被羨慕而且狡獪的眼所注視。』

基督教的反婦女思想，在把妻子當作管家婆，當作生產孩子的機器的封建貴族中，找到了最適宜的土壤。一面立即在聖經的真理上，並服從宗教會議和羅馬法王的命令，一面用教父的金言武裝起來的領主，將婦女更進一層的奴隸化了。有名的巴黎的主婦（Meunier de Paris）和德莫斯特洛依^①，就是使婦

^① 十六世紀俄國僧侶西克斯特爾所著的家庭訓。

女極端地奴隸化的紀念碑。

已經說過，在這個奴隸化的根底上，領主建立了想增殖自己的財富，並把她作爲遺產傳給他的「血和肉」的一切努力。領主所以要那樣熱心地防衛妻子的「貞操」，對貞操的破壞毫不留情的懲罰，就是這種原因。妻子的通姦，在領主認爲是一種極大的侮辱。

所以，他把自己全部野蠻的精力和狡計，都用來防衛別人對他的妻子（更直率些說，就是對他自己）不名譽的襲擊。

由於這種目的，他就把妻子幽禁在堡壘和宮殿中，用偵探和特別衛兵保衛起來；若果自己外出時，還要用特別的「貞操帶」給妻子帶上，使妻子不能與人通姦。倘若妻子稍有不真的嫌疑，她就要被刺殺，被絞殺，被毒殺。最低限度，也要被處流刑。國家和教會所注目的就是監視家庭道德。據西克斯特五世（Sixtus V 1521—90）的法律，就連隱蔽自己的妻子與人通姦的丈夫，也要受處罰①。

封建法努力保護家庭的基礎，努力使一夫一妻制成爲終身不能破壞的制度。教會法也宣稱結婚是神聖基督的聖禮之一，不能使它破壞。所以封建法雖然懲罰妻子的通姦，可是決沒有把這種通姦當作破壞婚姻的要因。最好的實例就是英國的封建法。在封建制度的初期階段，英吉利的法律，若果妻子與人通姦，則完全讓丈夫去自由處理。

「倘若某個女子犯了通姦，則對她的處罰，應委之於她的丈夫。」②

①加西可夫的：「婦女的歷史命運。」 ②西班牙大不列顛、愛爾蘭及斯坎亞羅維亞的婚姻法。

但是丈夫與人通姦的處罰，却是委之於神的意思。十一世紀初英吉利的僧院長亞爾弗里克（Alfric 925—1022）曾把它加以如下的公式化：

『神處罰通姦的丈夫，正如丈夫處罰通姦的妻子。』①

妻子的通姦——這就是所有權的破壞。所以若果妻子通姦，就要求給被害者以經濟的賠償；這種見解，漸漸在封建立法中加強起來。通過姦之後，並沒有想要毀棄婚姻，而是想努力獲得物質的賠償。例如英國法律上的基本原理，就是證明：

『倘若自由民和自由民的妻子發生不義，他就要給他賠償金；他必須拿自己的錢，娶來另外的一個妻子給他，把她送到他的家中去。』……『倘若誰和他人的妻子發生不義，他必需支付自己的贖身金給被損害者。』……『倘若有誰和有一千二百仙令的貴族妻子通姦，他就要以一百二十仙令去贖罪。六百仙令的貴族，就要用一百仙令去贖罪。若果是普通市民的妻子，就要用四十仙令去贖罪。』……②

保障婚姻不致破壞的教會法原則，也日益強烈的開始滲透到民法中去。在十二世紀時，成爲一切教會法出發點的關於婚姻的破壞的下述一條，已被採用到民法中去了。

『主所結合的，人不能把她撕毀。』

從此以後，對於婚姻的一切破壞，不但教會，就是國家，也嚴厲的禁止了。

封建國家，和加特力教聯合起來，想使結婚變成人類人格奴隸化的組織。並且想嘗試來壓迫和消滅人

① 西班牙大不列顛、愛爾蘭及斯坎的納維亞的婚姻法。

② 同上。

類最強的本能之一——性的感情。

六 封建結婚和當作「肉體叛變」的騎士戀愛

然而被羅馬法王的聖書和命令所阻塞的感情，結果還是突破了封建制度上層階級反自然的道德欺騙的封鎖，打開了它的進路。不過這種感情，並不是公然地沿着廣大的河床前進，而是分成了數千潛流，由地下突進，經過各種曲折的道路而達到他們的目的。尼采說：

「基督教毒害了愛神 (Eros)，雖然沒有使她致死，可是已把她歪曲成有罪者了。」

「萬惡的愛神」，已打破了封建制度中神秘的、禁慾主義的、反自然的和反社會的基督教道德。國家要求：「若要阻塞靈魂的自由，就要羈束肉體。」教會也這樣的說教。可是偏偏肉體和靈魂都變成變的俘虜。這就是這個要求最後的結果。

領主用宦官來跟隨自己的妻子，但妻子也發明了矇蔽宦官的方法。領主給妻子帶上貞操帶，但妻子也能想法弄到鑰匙去打開貞操帶！……領主的家系，都是幾百幾千光榮顯耀的子孫的名字。許多年代紀中，都是領主們「從青春到老朽的放縱生活」①的故事。伯爵的女兒，私奔到她父親的客人騎士那裏，勉強去和他們接近，即使血緣很相近，也不能阻礙他們性的關係。城堡和宮殿裏面，舉行着最深澀的狂飲酣舞，發明各種性生活的形態，費盡心血想出各種性的胡行亂爲的消耗方法。封建時代的男女修道院，就連

①十三世紀初葉亞得爾的教士蘭柏特的年代記中的一節。

最敬神的歷史家，也批評它是最壞的地方。這就是封建時代「萬惡的愛神」——封建貴族和加特力教會結合起來所產生的泥血兒。

作為建築在粗暴的打算上，喪失了一切親密的感情，把妻子當作管家婆，當作生產孩子的機器的封建婚姻法之特殊的反動而出現的，就是騎士戀愛。

騎士戀愛，在歷史上，曾為那時以後繪聲繪形的羅曼蒂克的故事和詩歌的誇張所渲染。詩人、藝術家、以及許多歷史家，都把這種騎士戀愛理想化。和騎士戀愛相關的一切醜惡、平庸、和可憐的事情，都被一掃而空了。人人都替騎士們那種秘密的和胡行亂為的放縱生活作辯護，並且故意誇張騎士戀愛中的犧牲心、忠實、英雄主義、優雅、人格高尚的感情等要素。總之，所謂騎士戀愛，實際不過是造作出來的某種被誇張被歪曲的觀念。

『中世紀的騎士戀愛，是情慾的表現，是任何人（至少是屬於支配階級的任何人）都難免的一種性的衝動，是性愛力量的最高形態，是表現在歷史上的性愛的最初的形態（具有特殊性質的性愛形態）。這種戀愛，決不是夫婦之愛。』①

把騎士戀愛當作希臘離婚制在基督教土壤上的反映來說明的倍倍爾，他在下述一事中看出了騎士戀愛的積極意義：

『在這個時代，公然承認了肉慾主義，這件事，無疑的，就是表示一切成熟的和健康的，有決他滿足自然慾望的權利。在這意義上說來，就是健全的自然對基督教禁慾主義的勝利。』②

① 恩格斯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② 倍倍爾著：婦人與社會。

騎士戀愛，是從騎士選擇他自己心意中的貴婦開始的。他自動的對她擔負特殊的家臣義務。他必需絕對服從自己的貴婦，正如家臣之服從自己的君主。他必需對她保持絕對的忠順，保護她的利益。

爲要獲得她的垂愛，騎士就要去奉侍她。這種戀愛，在騎士風的最初階段，被描寫成沒有一點肉慾主義要素的柏拉圖式的①瞬間的魂靈接觸。騎士所夢想的是：「只要能接觸她的衣服」。所以根據吳爾夫爾②的筆蹟看來，只要有這接觸，他就能保證一生都滿足了。所親近的貴婦的微笑，她的好意的一瞥，她所擲給的戒指或肩掛，就是騎士一生的幸福，可以使他永久成爲自己女主人的狂熱的家臣。

世間有過可憐的騎士，

沉默；

在他的單純的斜視中，

表現出陰沉和蒼白！

但他的魂靈却是

勇敢而率直。

他心裏有一個難於捉摸的幻想——

感激很深地

刻在他的心裏。(普希金)

爲了自己意中的貴婦，不論怎樣凶莽的事，都做得到。爲了自己所希冀的微笑，無論怎樣的惡言怒

①即柏拉圖所主張的超越肉感情慾的精神戀愛。

②吳爾夫爾 (Wolfram von Eschenbach)，有名的德國中世紀宮庭敘事詩作家。

罵，無論怎樣病態的胡行亂爲，騎士也一定做得到。爲了奉侍自己意中的貴婦，騎士們可以去赴遠征（但這遠征要能帶給她很大的利益），可以去格鬥，可以飲他的女主人的洗澡水，可以去和生癩病者同住，可以毀傷自己的身體，可以把自己變成廢人……。騎士對貴婦們的奉侍，形成了「戀愛的瘋狂」這種特殊的流行病。由於這病的作祟，狂信者就在（和他一道在鞭笞他自己的場所的）「意中的女王們」的愛的名目之下，來拷問自己。

但騎士戀愛的真正性質，當戀愛者對自己所崇拜的對手開始要求比接觸衣服和剝那的微笑等等更現實的相互關係時，就清清楚楚的被暴露出來了。對自己意中的貴婦「無我」的奉侍，也困難起來了。所以，像布蘭特斯基開始這樣悲嘆的，也並不只一個騎士了：

時時刻刻爲我無報酬的奉侍——

傷心呵！

大概在一一七〇年頃附有日子的書簡——保存於特黑魯森的僧侶威爾納爾的書簡集的書簡中，就很好的反映出騎士想努力把意中的貴婦之愛，擴大到柏拉圖式的戀愛範圍之外去。佛萊塔格在他所著的中世紀生活的諸相中，曾經發表過這些書信。書簡的筆者對於自己的愛人，不平的說：『你把你的言詞的枝葉，伸展到我頭上來。可是他『從你的樹上，却不能採取一個果實來食。』他又寫道：『實在的，這是福音書裏面一支不結實的無花果，是沒有真實內容的詩人的夢想。』他嘆道：『她』把自己的不願望，拿來對待我的願望了。』

空想性、浮世的隱遁性，和純潔的崇拜這些假面具，忽然從騎士戀愛剝掉了。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騎

士戀愛，是當作「性的衝動的最高形態」最初自發的出現的。所以騎士戀愛簡直就是契約結婚和禁慾主義的反動。和意中的貴婦同衾，就成了騎士戀愛的報酬。由於意中的貴婦，多是什麼人的妻子，所以騎士和領主的妻子，在嚴密的監視之下，要想獲得自己的慾望，就不得不大大地努力。騎士戀愛是在「什麼東西都愛」這個口號之下開始登場的。它公然和結婚對置。這種新思想，就是「戀愛就是自由，只有戀愛，才能有自己，所以在把戀愛變成義務的結婚之中，戀愛就不能存在。」這新思想的宣傳者就是作「朝之歌」(day songs)的騎士和他們意中的貴婦們。這種情形，已經把破壞夫婦之間的真摯抬高成了一種體制。『中世紀是開始於古代的性愛原理——雜婚制依然殘留的時候。』恩格斯所說的這句話，就是上面的意思。騎士戀愛，是和封建結婚對立的，並且是動搖封建結婚的一個制度^①。所以，從這一點看來，騎士戀愛有很大的功績。也實在因為這個原故，「神聖的結婚和堅實的家庭」的衛士們，就是在今天，也還要嘆息和悲痛『中世紀的戀愛和結婚，相互之間並沒有什麼共通點，這種戀愛，是出現於戶外，並且是出現於家庭範圍之外的。』^②

但我們決不能誇張封建時代家族制度和結婚制度的一般舞台上騎士戀愛的的作用，也不能把它的内容理想化。騎士戀愛只不過流行於一小部份人之間，並且大部份信奉騎士戀愛的人，都是此以決鬪，狂飲，和性的放縱過日子的粗暴青年。伯伯爾這種正確的話，和布魯斯，邁立爾斯等等資產階級家族制度的歷史家

① 此後，騎士戀愛也產生了一妻多夫的形態。貴婦們除了一個基本的丈夫之外，還有幾個傍系的丈夫。意大利的貴族，甚至把得有傍系丈夫的權利，作為條件，載於婚約中。

② 杜爾尼維斯博士：貴婦人。

所證明的完全一致。

敘述過封建貴族之間的家族和結婚關係之後，我們再來說明一下同時代農民的家族關係和結婚關係是怎樣的情形罷。

七 農民的家庭

要說明封建時代農民的結婚及其家族關係，首先就要記着農民的結婚及其家族制度，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地主的專橫這一類無數的外因之上的。

領主們把自己農奴的結婚，看作增大他所屬的勞動力的手段。所以對農奴的結婚認為最有利的領主，就專門從自己個人利益的打算，來處置農奴的結婚。加西可夫說：

『奴隸所有者，爲了蕃殖自己的奴隸，使男女任意結合，一不滿意時，又打破那種結合。』
他關於領主更這樣說：

『他們把農民的結婚看成產生產子孫出來來替他服務的馬和犬的交尾一樣。』①

領主能夠強制任何達到十四歲的農婦和達到十八歲的農夫結婚。同時，領主有照着自己的決定強迫鰥夫或寡婦再婚的權利。②領主對於農奴的增加感到切迫的利益，所以非常留心地注意着，不使任何一個農

①加西可夫：婦女的歷史命運。

②鮑威爾：德國過去的性生活。

奴，處在人口增殖的過程之外。

領主對於農家家庭生活的干涉，決不侷限於結婚的時候，他的干涉範圍，還要更大。

農民在法律上的地位，是當作農奴而從屬於地主的。不許他們的勞動和財產歸地主自由處分，就是性的方面，也有許多可能去供給地主榨取。

八 初夜權

有名的初夜權，也是這種榨取的表现。

初夜權就是最顯明的象徵領主任意處分自己的農奴身體的權利。這種權利就是領主與嫁給他的農民的初夜女子，過第一夜，而奪去她們的處女性。根據麥克西放太密的布告看來，這種剝奪女子的處女性，因為他們的領主必需是「一切結婚的暗新者」。但支配了幾世紀的這一儼然的歷史事實，許多資產階級的法學家，還要對它懷疑，這確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修米特和麥可維奇及其他諸人，認為初夜權並不是法律上的制度，而是地主權力的濫用，也應把初夜權當作一個疑問。①修米特和麥可維奇這種充滿謬誤和狡辯的「法學的」見解，是和事實完全不符的。初夜權是非常普遍的封建時代法律上的一個制度，他的歷史根源很早發生於古代。這種制度，在許多法令中可以找到確證。例如蘇格蘭王艾威勒斯三世曾經頒佈過一種法律，根據這種法律，貴族對於自己任何農奴的新娘可以享受上述權利。這個法律，在一〇七五年（依

①卡爾·修米特：初夜權，A·麥可維奇：初夜權。

另外一個譯者是一〇九六年）馬爾柯姆王又加以更改。他規定可以用金錢來「贖取處女」。①在法國也出現過同樣的布告。在瑞士和德國的立法中，初夜權一直到十六世紀還保存着，德國甚至還保存到十六世紀以後。初夜權並且還可以由領主打發他的代理人代替他自己到結婚的農奴新娘處去；這樣一來，領主也可以把這個權利利用契約來讓給他入。封建制度崩潰時，初夜權就變成能夠用現物稅去代替的東西了。例如巴威爾所引用的德國系瑞士所公佈的兩個文件（一個公佈於一五三八年，一個公佈於一五四三年），在秋里赫州所公佈的第一個文件中，會規定主人或他的代理人有與他的農奴的新娘過初夜的權利。在同一文件中曾說過：「他（農奴）若果不願意的時候，他就要支付二乃至四個品尼（貨幣名）給他的主人。第二個文件中裏面也規定了相同的原則。在格林姆的童話維斯奇美爾中，倍倍爾曾引用過下面的話：

「第宅裏面的侍役，若果將要結婚，就須招請他的管理者及其妻。管理者就牽着一重藥前來參加結婚形式。他和他的妻子同時還要攜帶一個燒豬的四分之一前去。結婚儀式告終了，新郎就要把初夜權，讓給管理者。不然的話，他就要支付六仙令四品尼作為取贖的代價。」②

兼為宗教領袖的君主，即性道德的管理者，也享有不下於他的俗世的戰友那種廣大的初夜權。根據席華伯恩的亞得爾柏格修道院一四九六年的記錄看來，路特林格地方的農奴，規定要遵守初夜權。可是若果新郎用一袋鹽，新娘用一鎊零七仙令或者用「新娘的屁股能夠坐在裏面」那樣大的煎炒鍋（frying pan）

① 席亞爾：初夜權。

② 倍倍爾：婦人與社會。

作為代替，可以贖回初夜權^①。還有，領主對於農奴家庭生活的干涉，不僅限於結婚之際，並且也不僅以初夜權為滿足。農奴與地主的從屬關係，逼迫農奴不顧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要任隨領主去滿足他的性的慾望。西得洛維奇說：把農奴叫「農民無產階級」這個醜陋的名詞去稱呼，是不十分正確的，因為這些農民的歷史上看來，都證明着領主把他們的女兒、新娘和妻子，任意佔有，視為常規。

古代農奴，為了滿足主人的肉慾，無論何時，都要準備自己肉身體。因此，佔中世歐洲農民階級之半數女性，為了滿足主人的高興，依照法律，也可以任他的主人自由處分。^②

因此，農民婦女的寢室，所謂婦女之家，常常當作了領主的特別廚房。

上面雖然已經述過了領主對於他臣下的結婚，有自由處置的權利，並且對於他們的性生活，也有無干涉的可能性；可是我們還沒有正式談到農奴的國家組織和經濟組織。關於國家方面，情形是怎樣的呢？酷，怎樣的才合理，即使我們常常當生的話來說，也是很明白的。農奴國家就組織如組織，只有在主人的利益，意志，和主人的需要容許之下，才容許存在。否則所謂農民的國家之說，就應該當作戲說一樣的聽聞了。

然而即使承認了農民家庭的存在，婦女在農民家庭中的地位，雖然是很可憐的。妻子完全受丈夫的支配。並且在她們的身上，還要擔負更困難的經濟的職務。她們耕作田地，收穫，照顧家畜，紡織，以及其

① 無產階級風俗史。

② 同上。

他許多職務。如果不做完這些事，就要遭受公婆和丈夫的嚴重懲罰。而且婦女更重要的事，是供給新的家族分子，即生育小孩。沒有孩子的妻子，丈夫和全家的人，就要認爲是最失面子的事情。不能生育小孩的原因，如果是在丈夫那一方面，則他有採取一切方法，使他的妻子能夠生育小孩的義務。例如波夫姆的法律對於這事會有如次的規定：

『丈夫雖然有健康的妻子，可是不能滿足妻子應享有的權利，他就要陪她到鄰人那裏去，如果這個男子也不能給她有什麼幫助的時候，丈夫就要很小心地把妻子接在手中，不要使她有什麼痛苦（因爲妻子沒有小孩，所以不能丟下她）把她放下（就是放在不論有什麼客人的階下）。在那裏放置五小時，以求助於他人；如果這樣仍然求不得什麼幫助時，依然很小心地把她拾起，不要有一點痛苦地再把她放下，然後給她穿上新的衣服，給她購買食物的銀錢，把她送到市場上去。但如果這樣依然求不得什麼幫助時，那麼就由幾千惡魔去幫助她罷。』①

封建時代的農民家庭，雖然遭受各種外來條件的壓迫，可是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們在性的關係方面，比之其他社會層，還要更多的建立在個人的愛好上。農民的愛，常常受領主的意志和任性所干涉。但他們雖常受領主殘酷的蹂躪，可是這種愛的束縛，被青年農民強有力的鐵腕所打破，成爲美麗的故事而成長起來的，也決不少。不過這種農村美麗的戀愛私語，也常常齟齬給他們許多可怕的命運。在冷酷無情的領主暴力之下，許多可憐的青年男女，慘痛地死去了！這一類事實，遺留在歷史上的不知有多少呵！有許多的民謠，不都是他們慘痛鬪爭最雄辯的紀念碑嗎？恩格斯曾經看出個人戀愛的發生雖然是在中世紀的初葉，可是這種戀愛最初的萌芽，却是在農民的土壤中，而且還是在被領主沉重的長靴踐踏下的農村黑暗的慘不

① 庫西報告：社會形式發展史。

忍親的土壤中萌芽出來的。

九 商人的家庭

如果我們再把眼睛轉到封建都市中去，我們可以看到在都市中也有兩個基本集團——商人和工匠。我們也需要來談一談他們的家族和結婚組織。

在商人之間，和封建貴族一樣，結婚根本上都是經濟利益的交易。賈洛特在家庭論這篇論文中曾說過：『爲了建立家庭，人人都在探求財產。』^①就是當作都會人的商人，當要結婚之時，首先也要「探求財產」。物質的利益是決定的要因，在這要因之前，純家庭的動機，都消滅了。正如桑姆巴特所引用的佛萊塔格的詩所說的：

世間一切的努力，

都是爲了戀愛和利益，

可是大多數的人們，

都覺得利益比戀愛還要甜蜜。

不論怎樣愛他的妻子，

都沒有像愛利益那樣的熱烈！……」

如果領主之間的結婚，是兩個貴族想獲得外交的接近，以達到合併土地的目的，則商人之間的結婚，

①季維列可夫：文藝復興。

也常常是爲了想使資本結合，而以增大商業上的流通爲目的。在商人家庭中，妻子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家庭的主婦」，她能夠經濟，能夠節省（奉神聖的事情就是會打算——亞爾比梯）以及對丈夫的完全貞節。因爲經濟貞節，就是勸誘私有財產制度的神聖原則，並且妻子若果與人發生通姦，就要荒廢她的「一家的主婦」——丈夫的管家婆，家政的治理者的職務。這個時代的家政，是很複雜的，布奇爾曾經說過：

『紡線、洗濯、煮飯、和釀這麥酒——這一切事情，在都市中，都是婦女的義務。裁縫工，鞋工，木工，都是在家中做的。今日我們買的大部份物品，那時都是婦女所製造的。』①

雖然這樣說，可是這些都只是一種消費性質的職務，因爲商人的家庭經濟，實際上只是製造一些供給消費的物品。取得價值，生活價值的，則是遠赴異國貿易的家長。這些家長因爲貿易常常到很遠遠的處方去。丈夫這種定期的遠行，使他的妻子有發生空節的機會。這是漸漸破壞家庭傳統的一種因素。

這些女子，在家庭道德監督者的婆婆嚴密的監視之下，和對丈夫無形的恐懼之下，過了幾年如像縮短了壽命的日子，最後投入大胆多情的掌櫃或自己歡喜的青年的懷抱裏，竊取自己過去的不正當的生活。

另一方面，商旅中勇敢的商人及其青年同伴們，在旅途上，也決不能夠保持節操。而且他們是如何放縱！如何任意行動！也決不難想像。他們是婦女的肉體和「商品似的愛」的主要買主。但他們每次回家，依然還要很熱心，很苛酷地去傳佈假道學的家庭道德的神壇。教會會把婦女當作「惡魔的容器」，他們被

① 布奇爾 (K. Bucher, 德國經濟學家)：中世紀的婦女問題。

這種教會的暗示所麻醉，任意拾取一些俚俗的諺語，如「惡魔是監督着婦女管理家政的。」或「即使到死，也不能信任女子。」等等，妻子就被他們這樣當作私有物來奴隸化了。

一〇 工匠的家庭

工匠的家庭和封建時代一般的家庭組織形態，大不相同。工匠中的婦女生活形態，並不像封建環境中的婦女那樣受種種條件的限制，和外界完全隔離。工匠的女兒，是生長在比較自由的條件之下的。所以比之領主的女兒（她們是在城堡和宮殿的溫室中長大的，所以不知道什麼是不平，甚至只是一個沒有意志的木偶），她們還要更具有意志的自由。她們的命運，雖然像地主和商人的家庭婦女一樣，也有不少為微妙外交的「高遠」思慮，和露骨的經濟打算之「下賤的」動機所左右。但她們在結婚的時候，大體上還被承認有表達自己的愛好和意志的權利的。

在工匠的家族制度上有着決定的影響的，不待言，就是婦女在家庭中盡了很大的經濟上的任務。她們在工作上不僅是丈夫的助手，甚至還是最好的夥計。妻子和女兒常常幫助家長做事，丈夫死後，妻子也有承繼他的事業的權利。手工業生產佔優勢時期，因為婦女在勞動過程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她們在兩性關係中的地位，也比較增高。在布奇爾所著的中世紀的婦女問題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材料，來證明會有一大批婦女在手工業中當傭工和在自己的企業中工作。婦女勞動最普遍的部門，第一就是纖維工業。在布

奇爾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紡織業中有大批的女梳工、紡工、和捲工^①。照布奇爾說來，在寬恩還有過捲工的特別行會。她們規定必需有六年的修業，不論任何女工頭，都不准有使用三個以上女工的權利。就是在機械業中，也可以看見許多婦女勞動。在中世紀，婦女也做其他的事情。照布奇爾所列的表看來，在有行會組織的職業中採用過婦女勞動的，有下列各種職業——毛皮工（福郎克弗和西里西亞的各都市）、烤麵包工（萊茵中部地方各都市）、花紋刺繡工和帶工（寬恩、斯特拉斯堡）、工匠（布勒門）、刷工（紐伯格）、羅紗製造工（福郎克弗）、鞣皮工（紐倫堡）、金線工和金箔工（寬恩）。

婦女在中世紀的都市生產過程中所演的重大作用，也無疑的反映到她們在結婚中的地位上來。她和她丈夫的關係，與在封建社會中其他社會層所看到的不同，她們所處的條件是比較有利的。

但這種狀況並沒有繼續多久。因為行會不久就開始崩潰，工匠的家庭也開始發生動搖。貧窮也降臨到手工業工場的頭上來了。它帶來了工匠家庭內部的不安。因家庭物質的缺乏，使夫妻的關係弄得非常緊張。這種不安正如從前德國的著作惡女中所諷刺的那樣，甚至發展成了家庭戰爭。夫妻之間不絕的爭吵，時刻都好像預備打架的樣子。一邊用鐵拳，棍棒，和長靴武裝起來，另一邊也用鑰匙串，花抹布，火鉗等武裝起來。妻子爲了抵抗丈夫，事事都想使他生氣。咒罵啊！毆打啊？這些鬭爭，雖屢屢因和解而停止了；可是夫婦之間的分裂，甚至弄到殺妻殺夫這樣悲劇地步的也不少。

行會一發生崩潰，工匠的家庭關係也開始崩潰，這是全部行會制度的一個大威脅。爲了安定家庭基礎

①布奇爾：中世紀的婦女問題。

②同上

的動搖，行會的公會計劃想用人爲的方法去提高家庭中丈夫的權威。所以婦女的公權，婦女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就開始漸漸的減削了。同時，行會的公會又開始把封建時代工匠以外各種階層中所看到的那種壓迫方法，用來束縛婦女。並努力把『使妻子恐懼她的丈夫罷！』這類原則，移植到工匠的家庭裏去。丈夫也開始宣稱：『妻子是慰藉物，自己是妻子的主人。』『是她的身體和財產的主人。』

所以到了封建制度的末期，工匠家庭中婦女的地位很快的惡化了。在手工業生產繁榮時代所獲得的比較對她們有利的自由，也破壞了。結果，在這個階層的家族和結婚中，婦女也不得不把她們的賤軀屈到鞭下去。

一一 徒弟被強制的獨身生活

在說明工匠的家族和結婚組織時，必需注意下面這個特殊現象，就是太多的工匠，還被擯於這個家族和結婚組織的圈子之外。布奇爾曾經特別注意過這種事實：勞動者之能否結婚，完全依靠他自己能否獨立營生。至於徒弟的結婚則是禁止的。因爲行會的關門主義，手工業與商業的經營又極有限，所以從十四世紀到十五世紀這個期間，就造成了獨立生活或完全失去家庭幸福希望的一個階級。希得洛雅奇說，徒弟的命運，就是以獨立生活爲義務的特殊狀況。這種強制的獨身生活，把徒弟束縛在企業中，使他們無法離開師父（工頭）。同時，如果徒弟與師父的女兒發生戀愛，也要遭受嚴厲的處罰。因爲師父最怕和一無所有的新郎，結成親族關係。但徒弟若與主人的寡婦結婚，不僅被許可，並且還要被鼓勵。因爲此種結合很有助

於維持主人死後的企業。

一二 封建制度下的賣淫

都市裏面，有很大的一部分人，結婚非常困難，甚至往往遭遇到近於禁止結婚的事實，因為這樣，爲了滿足性慾，不得不探求某種道路。徒弟強制的獨身生活和其他各種顯著的要因，就造成了封建時代賣淫的增加和普及的條件。

中世紀的都市，是最適合賣淫制度生長的一塊土壤；這裏有種種原因，除了徒弟的強制的獨身生活之外，其他原因是：

- 一，從領主壓迫之下逃出的，可是却不能像男子一樣到軍隊中去的婦女，大多數都跑到都市裏來。
- 二，受行會組織所限制，婦女不容易獲得職業（因為加入這種組織，需要看政治權利，但婦女沒有這種條件）。
- 三，封建貴族和商人常常在都市中尋求「享樂」的機會。
- 四，在各種戰爭中，特別是十字軍戰爭中，死亡了許多男子；同時在困苦勞動條件之下，男子的死亡率也很高；結果，都市人口中婦女的數目很大地超過了男子。

所有這些情形，一方面，對婦女肉體要求的增高；另一方面，又有必須用賣淫來獲得生活資料這類的條件。正如鮑威爾所說的，在十三世紀末葉，妓女和裁縫匠、靴匠一樣，已經成爲都市人口的構成部分了。^①

① 鮑威爾著：妓女及其同族。

封建國家在嘗試過與破壞社會風俗或違反真正基督教精神的淫蕩行爲作虛偽的鬭爭之後，不久就開始把賣淫當作能夠採取的營業，當作增進國庫收入重要財源的最露骨的方法而利用了。

十字軍遠征時，爲供應軍隊之需要，曾把妓女帶領到戰場上去。在這裏，用不着另外再加敘述，只要看一看事實就夠了，例如當第一次十字軍到「聖地」遠征時，在放蕩王威廉指揮之下，曾有三千妓女與軍隊隨行。古德弗萊特也有兩千妓女供應自己的軍隊。第二次十字軍遠征時，在路易七世的軍隊內，妓女曾增加到很大的數目。在第三次十字軍遠征時，巴巴洛沙也帶領五百以上的妓女和自己一齊走①。

最特徵的，就是並不在性的關係上來利用這些婦女。從布奇爾所引用的弗龍希伯格的戰爭的書中，可以看到這樣有興趣的辦法：即附屬於軍隊的婦女，有所謂「Weiber」這種義務，例如在這書裏面，曾指出過下面這樣的事：

「婦女編軍隊的義務，是隨隨土官們，供給他們一切必要的東西，煮飯、燒菜、洗衣、特別是看護病人，並且還要到戰場上把食物、飲料、和馬的飼料，送到必要的地方去。……」

「如果軍隊停留在什麼地方，掃除便所等也是婦女們的義務。倘若要填埋壕溝，池塘，穴洞，或修理道路，她們就要去拖曳茅草、枯枝、和砂土等等。並且因爲怕遭受處罰，不論什麼事，都不敢拒絕軍隊。」

我們知道，就是這樣大的女雇傭兵，在當時的軍隊組織中，不但甚有用，並且還是必需的構成分子。所以當亞爾巴公爵（D. de Albuca 西班牙的將軍）的軍隊遠征荷蘭時，會有四百個女騎士和八百個女步兵

① 佐基：靈澤史。

分派在他的各個隊伍中，在他指揮之下，站到戰線上去。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

「這些婦女，依照她們的美麗和出身，去決定她們的情人應屬那一階級；無論何人，均在刑罰的威脅下，不敢走出這種限制一步。」

但我們已經說過，在都市中，賣淫很快就成了國庫所注目的可供榨取的重要營業之一。最初實行取締賣淫的是法國，其次是英國。斐力普·奧古斯特會將賣淫最高指導官的特殊義務，加以規定，而開始取締賣淫。這個最高指導官的職務，就是決定這一定區域以內妓院所必需的妓女數目，以及管理花捐的徵收。

從此以後，妓院在封建社會都市中，就成了重要設施之一。它是由都市的官廳或君主所建立的。中世紀初期，妓院僅是私人的企業，可是到後來已變成國家的設施了。

國家開始獨占賣淫。國家把妓院的經營，租借出去，而將妓院的一般監督權，留在都市的官廳手裏。官廳則通過專管的官吏去直接指導妓院。另一方面，妓女也組織了特別的行會。在這種情形之下，官廳就要很兇暴的去壓迫行會組織之外的「自由的」妓女——即私倡。因為她們和國家的獨占作競爭，所以被當作「社會良風的破壞者」，「淫蕩的播種人」，而遭受權力的懲罰。據當時的習慣說來，這種懲罰就是鞭答、烙印、放逐……等等。

領有賣淫執照者，非常嫉妒的監視她們的競爭者。同時，官廳也保護她們，因為這種執照費常常是都市或領主基本收入之一。

封建時代的賣淫的特徵，就是它是在封建社會的家族和結婚組織問題的範圍之外。但這裏談一談它，

也是很有益的。因為賣淫是這些家族和結婚組織不可缺少的補充物，是很深地侵入這種家族和結婚組織中的一個重要制度。

所以，抹殺了賣淫，就不能談封建時代的家族和結婚。同時，討論家族和結婚問題而不觸及賣淫問題，在敘述資本主義的家族和結婚組織的時候，也是不可能的。賣淫和家族制度、結婚制度，在現實世界，常常成爲兩個孿生姊妹而同時登場。

第三章 資本主義時代的家族和結婚

一 工業資本主義與家族的轉形

蒸汽機的發明，在社會的一切制度上，都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這種作用，同時也反映到家族和結婚制度的命運上。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大工業破壞了從前的家族組織，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家庭勞動的經濟基礎，同時也破壞了從來的家族關係。』並且指出：工業資本主義改造了家庭，把它從新加以組織。

這種家庭的改造，消滅了家庭的一連串的傳統職務和機能，並縮小了家庭的勢力範圍。工業資本主義和金銀資本主義時代家庭改造的這種過程，就強有力的表現了上述傾向，因此在社會中家庭的作用，人為減低。所以我們就是不把這個過程叫做家庭的「改造」，而把它叫做家庭的「瓦解」，也不為錯。不過在現象學中，用以說明伴隨著資本主義而來的家庭的解體，還有更妥當的「崩潰」這個術語。

二 家庭崩潰的根本原因

但資本主義時代的家庭崩潰是怎樣地發生的呢？

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我們可以舉出下面這些事實：

- 一，資產階級使結婚屢從資本主義市場的一般法則，使結婚轉變成了普通的經濟契約。
- 二，跟隨工業資本把婦女勞動引進它們的榨取圈子去，就出現了许多以工錢勞動為生活基礎的婦女基本幹部。
- 三，家庭中所謂「家政上的」各種職能，已經移到各種社會營業（食堂、洗衣房、裁縫舖等等）上去了。
- 四，家庭已經失去其在生產上的各種職務和機能，這些職務和機能都已轉移到資本主義企業的手中了。
- 五，家庭在教育上的各種職能，也轉移到國民的和社會的教育機關去了。
- 六，隨着資本主義而來的並帶有社會性質的各種文化設施的增進，和政治生活的發展，已使家庭喪失其「文化集團」的意義。

七，由於社會保健和社會保護各種設施的廣泛普及，保護生病和殘廢的家庭分子的重心，也從家庭移到這些設施上去了。

主舉家庭崩潰的各種要因，凡有值得特別注意的，均將在以下加以論述。

三 當作商業契約的資產階級結婚

當資產階級初登歷史舞台時代，它不僅演了歷史的進步作用，而且還演了歷史的革命作用。所以在這個時代，資產階級還沒有把「人的品性」沉溺到「利己主義打算的濁水」裏面去。在這個時代，結婚在資產階級的眼中還有一點牧歌式的光彩。

在資產階級歷史上的青年時代，在資產階級剛剛開始當作社會的支配者登場的時代，就有像恩格斯所描畫的一聯串的問題，強有力的出現在資產階級面前：

「兩個要想成爲配偶的青年，有沒有可以自由處分他們自己，即他們的身體和身體的諸器官的權利？因爲性愛被騎士變成習慣，所以和夫婦之間不信任的騎士戀愛相反，夫婦之愛是否成了正當的資產階級的性愛形態呢？若果互愛是夫婦的義務，那麼相互愛着的兩個人可不顧他人的方便如何，而出結婚堅固地結合着，這不可以麼？愛人的權利，是否高出於父母的，親族的，以及其他習俗的婚姻媒約者的權利之下呢？……」①

資產階級在它血氣方剛的羅曼蒂克時代，把這些問題盡量提了出來。他們將神聖的自由契約權利，也適用到結婚契約上去。他們甚至還宣言「結婚自由」。

「結婚依然是階級結婚，但在一個階級內部，已容許當事者某種程度的選擇自由。而且在文字上，在道德理論和詩的敘述上，不問有何種堅固的理由，凡不基於相互性愛和夫妻完全自由結合的婚姻，皆爲不道德。總而言之，戀愛已被宣言爲一種人權，不祇是「男子的權利」(Droit de l'homme)，而且也是「女子的權利」(Droit de femme)了。」

可是，這不過是資產階級在它歷史生活的黎明期所宣揚的原則。這些原則，在各種複雜經濟關係的壓迫之下，資產階級是沒有可能把它實現的。因爲這些複雜的經濟關係，能夠決定資產階級的地位，和資產階級的階級行爲的方向。所以資產階級起初雖然宣揚戀愛結婚，後來却樹立了金錢結婚。建立起爲利潤、爲紅利、爲現金的結婚。資產階級把結婚和戀愛變爲互相矛盾的兩個概念。把結婚和戀愛當作住在兩個島上相互對敵的東西。

桑姆巴特曾經說過這樣有趣味的話，他認爲作爲一定社會組織的「經濟人」的資產階級，他們自身不能有真正的戀愛：

① 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好的操持家庭的家主，或者照舊時的話說來，就是所謂良善的俗物，不問在什麼程度上，與戀愛詩人，都是不能和睦的對立者（桑姆巴特把肉慾和戀愛嚴格的加以區別——著者），一切生活價值的中心，是經濟的利益（在最廣的意味上說來）？或者是戀愛的興趣呢？是爲了經濟而生存，或爲了戀愛而生存呢？所謂經濟，意思就是儉約；所謂戀愛，意思就是浪費。」①

資產階級在這兩者之中明顯地決定了一種。它是爲經濟，爲儉約而生活。一面經濟，一面儉約，他一面就能夠買到戀愛。但他所買到的自然不是戀愛，而是它假象的——戀愛的代用品。資產階級實際就在這種基礎之下，建立起自己的結婚。結婚在這裏必需有鞏固的經濟基礎。結婚必需服從「物質的幸福」這一最高原則。除此之外，其他都是附屬的。依照良善的資產階級的格言說來，就是：「最初到來的是富裕，接着繼續到來的是爽朗的生活。」

資產階級把結婚當作了致富手段。他們借結婚之助，努力更上一層的攀登資本主義社會的階梯，去「經營生活」。即借結婚之助，去豐富家中的擺設，建造別墅，講買汽車，增加店中周轉資金，鞏固日常會計，當新企業的股東。這一切都是當作「附加物」——即當作妻子的「嫁粧」得來的。資產階級之間，把家中的擺設，別墅，及其他東西，都叫做「嫁粧」，這完全不是與現實符合的術語。實際恰恰相反，正是妻子本身，才是金鎊、美元、和石油股票的「嫁粧」。資本主義把結婚當作齎給資產階級以物質利益的化身，而把「人」變成了「嫁粧」。

但經濟的條件，並不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結婚的特徵，路得維其·斯太因和伊文·布洛霍曾經證明：在

①桑姆巴特：資產階級。

資本主義以前，就已經把經濟的打算當作結婚的基礎了。所以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特徵，還是在於資產階級在結婚中已經抽去了個人的嗜好、同情、相互的傾慕、戀愛和熱情這一切要素，完全把它沉溺在「利己主義」計算的濁水一中，受資本主義市場的法則所支配。可是像修莫列爾這一類的紳士們，却還要很神氣的出來證明，資產階級的結婚，並不是經濟的行爲，或證明現代家庭的經濟目的，已經在「高貴的，理想的目的」之下，日益減少了。可是這些「惡魔的辯護者」，不免過份的表曲了現實。伊文·布洛霍爾指出現代全部結婚數目中的百分之七十五，都是從自己的打算來結合的。在洛爾多的統計中，爲訂婚而結婚的結婚率，數目更大。①

我們知道，從奴隸經濟時代到封建時代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經濟制度，都是一種能夠用家畜、糧食、馬、和現金作代價去把婦女弄到手中的買婚制度。有些語言學者曾說：“*heirathun*”（結婚）這個字是從“*heirathun*”（有「帶用」或「收買」之意）這個字而來的。②自然，資產階級是不允許把他們的女兒當作女奴隸或物品而出賣的。並且他們還要以紳士的身份，來痛罵那還沒有達到文明水準，而且還沒有具備一定道德的野蠻人所實行的這種「買婚」的野蠻風俗的。

四 結婚媒介

資產階級廢除了買婚，而用契約結婚來代替。所以結婚的兩當事者就成了以「對等」資格來作交易的立契

①路德維其·斯太因著：生存的意義。伊文·布洛霍爾博士：現代的女性生活。

②米列爾·里爾著：戀愛的諸相。

人。當事者是買主同時也是賣主。他們兩方都是「賣掉」什麼，同時就「買得」什麼。結婚已變成和資本、土地、工場、商業企業等性質相同的東西了。結婚已不是一「收買婦女」這種野蠻舉動了。資本主義，已解放了婦女，所以在市場中，在交易所中，婦女都互換結婚的神聖宣誓的同等權利的「人格」了。

「入場證」，在市場中，一樣都要服從市場的規則。在這裏，一切市場的附屬物，都成了資產階級結婚的必需品。在都會各中心區域中，結婚交易所就在上流社會的跳舞會、跳舞場、俱樂部、咖啡廳等等的招牌之下，營業出來。在這些交易所中，有些雖然因為經濟界沒有辦法，但還要保持自己貴族的聲稱的人們，和財力而說要損害了自己的身體，爲恢復健康必需在家中僱用看護人這一類上流社會的放蕩者，以及頗爲富麗堂皇的機械的專想來幫助的工場主、商人、銀行家，以至眼睛只注意在黃金和財富培植上的高利貸、酒酣飽的人們，這一類的在是混酒醜態的人齊集。他們商會以不可比擬的幽默，把他們的如上的新法了出來。

市場中這類的最市場爲目的，正當其時，所謂結婚的媒介者這種人物，就成了資產階級結婚的主要人物而登場。資產階級，一隻手把關於經濟媒介的犯罪條例，列入刑法中去，而另一隻手却給職業的媒介者——結婚媒介者以開方便之門。眼若資本主義介紹業的發展，結婚的介紹也就化了。組織規模鴻大的介紹業，已採取像猶太人那種手工業式的介紹業的地位而代之了。他們把想要結婚者的名字，刊登在定期印行的會報上，依照預備結婚者的物質狀態，至把結婚的需要和供給簿，嚴格的分成幾等。這個會報，載有想要做介紹所的顧客或可能成爲介紹所的顧客的人們之質問的解答。①

結婚介紹所的報酬是嫁資的百分之一以至百分之三。這些介紹所網，遍布於全歐各國。尤以德國為最多。例如德國的斯徒嘉得市，即有三十六個公認的結婚介紹所。②結婚介紹業最重要的形態之一就是結婚新聞和結婚廣告。

一九二一年，在德國有五種結婚新聞，這一年中所刊登的廣告達六千四百件之多，③這種新聞的基本任務，就是整理尋求結婚對手者的通訊。通信者的姓名，當事者的同志並不知道，就是因為採用了只有新聞整理部才知道的假名。所以整理部如果得到當事者的確實委託，就要把他們的出身秘密起來。

但掲載於許多資產階級報紙上的結婚廣告的數目，比掲載於結婚新聞上的數目，還要更多。

下面我們就要來詳細敘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結婚廣告究竟是怎樣的東西？到了資本主義末期的資產階級，怎樣利用結婚這個市場去達到結婚？

應該首先指出的，就是結婚廣告的絕大多數，都是受經濟動機所支配、所決定的。想打算結婚的婦女，就用「柔和」、「嬌愛」、「優雅」、「溫良」等等在廣告裏面宣傳自己。求婚的男子，也用「品貌端正」、「愛好音樂」、「精力旺盛」、「出身高貴」等等來宣傳自己。可是這些形容詞的堆積，比之財產、收入、和薪俸等等有決定作用的條件來，就要黯然無光了。有時，徵求者還拿「沒有偏見」當作一個

①馬達亞教授：結婚介紹所和結婚廣告。

②芬拉勒得斯·克恩：結婚介紹業，性科學叢書。

③馬達亞教授：結婚介紹所和結婚廣告。

條件來作廣告。意思就是「若果物質條件好」則徵求者對於未來的配偶在肉體上的或多或少的缺陷，以及過去的小過失，都不計較。資本主義的結婚市場，已經爲「民主主義」所支配了。所以身分上的偏見，美醜、貴族的尊大、學歷、官階、地位、年齡——這一切東西，在結婚所獲得的經濟利益之前，都完全消滅了。

封建貴族，對於「與身份卑賤者不適宜的結婚」表示輕蔑和憤慨。這種結婚，因爲是和「身份不同的人」相結合，會把貴族純潔的血統污濁，所以他們很不喜歡。但資產階級所認爲唯一不適合的結婚，則是沒有經濟利益，沒有積蓄，不合於商業的打算，以及金錢利益之外的結婚。除此而外，他們都認爲不成問題。

公爵的貴公子，高興做香腸製造家的女婿。芳齡僅及十七歲的可愛的少女，却被年齡差不多要超過五十歲的老人抓去做一生的伴侶。波米拉尼亞的貴族，遵照俾斯麥的遺言，抑制自己反猶太主義的嫌惡心，使他們的孩子，去和猶太人銀行家的女兒結婚；因爲俾斯麥，就是很幽默的非常推獎「基督教徒和牝馬的」結婚的。

「有利益的結婚」「幸福的結婚」，成了資產階級最重要的事業之一。某一英國現代小說家對他的小說的女主人公所寫的下面的話，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幾千幾萬老幼男女而說的：

「她能够在適當的時候，去抓適當的目的物，即是去盡力的抓有錢的情夫。這件事情，她是經過了特別的訓練的，並且結果她也成功了。她嫁了西爾公爵。同時也就是嫁給了在英格蘭的三萬畝（acre）土地，在蘇格蘭的四千畝土

地，在聖卡得里的一所房子，在各方各州中的七所房子，一艘汽船，和五十萬鎊英格蘭中部的鐵道股票。」①

這就是資產階級結婚的公式。在這個公式中，各國所不同的，只不過是國家的名稱，鎊、金元、馬克、佛郎等的數量和財產清單的名稱而已。但這個公式在構成上是不變的。即人人都是與炭坑、油田、百貨商店、流水會計、金銀寶石、葡萄園等舉行結婚。

從資產階級家族最初發生的時候起，營利和商業萬能主義的精神，就纏繞在它的家族上面。所以聖西門和傅利葉——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偉大的抗議者，就把這種資產階級的家族，當作一張毫無慈悲的諷刺畫描畫出來。此後一世紀間，市場對於結婚的「神聖宣誓」的影響，更加鞏固了。但世界上所有一切的文章，都找不出一種像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始者那樣把資產階級結婚的特徵，最正確的暴露出來的敘述。

資產階級的家族，把買賣當作唯一的教義，在它的全部存在期間，都為商業契約的種種要素所侵入。所以結婚基礎的經濟條件，若果在婚後發生惡化，則資產階級的家族基礎就要發生動搖。由經濟條件所形成的家庭，當然要受經濟條件的影響而發生動搖的。

莫勒爾說：

「生活方法發生變化，或至少不降低家計的，在許多場合，甚至第二天性的習慣，也會發生變化。結果，就產生了不滿和怨憤的感情。更因為認為賺錢的男子，所以任意濫用這金錢的特權，也應該是男子。這樣一來，常常使這不滿和怨憤的感情，更惡化了。」②

① 聖西門·柏納特：像。

② 莫勒爾：家庭的崩潰。

資本主義把一部分的性的關係，鎖閉在「結婚」這個社會形態之中。並給這個形態以商業萬能主義的「歸屬性」。資產階級的「合法的結婚」，用康德的話說來，就是「互相作肉體占有的兩個異性的結合，或是關於性器官相互利用的法律上的契約」。這是怎樣一種可恥的生意人的話呵！

把人類的人格當作一般商品流通對象之一的資產階級社會，雖然僅以性關係的合法結婚形態為合法，但它同時也創造和培養了許多其他性關係的形態。

五 從家政解放出來的資產階級婦女

資產階級結婚的商品性，是資產階級的家庭團圓性的基礎，就受了使它崩潰的壓迫。把自己「歸屬」給「自己的嫁兒」——男人到家族中去的妻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就是丈夫收入的物質上的消費者。所以丈夫是權利收入者，妻子是消費者。在商業資本主義時代，妻子雖然也是一個消費者，但她們同時在家庭上也還盡了種種職責。所以當時的資產階級家庭，多少還有一點分工合作的影子。但現在資產階級的婦女，已經「精神抖擻」地從家庭的束縛之下解放出來了。技術的進步，給資產階級婦女這個解放以很大的幫助。

資產階級家庭主婦的職務，在工業資本主義的初期，還能看到；可是到十九世紀後半葉，就非常稀少，到十九世紀末葉，更幾乎完全消滅了。從前由主婦所做的縫紉、編織、以至燒火煮飯和蠟燭製造這些職務，都歸專門的企業去經營了。家庭已經不是生產的細胞，已失去了生產的機能。這種情形，使資產

階級家庭內的婦女地位爲之一變。

資產階級婦女，不但從經濟的職務解放出來，並且也從教育上的職務解放出來，因爲這種工作也可以交給專門的家庭教師。這樣一來，資產階級婦女的職務，就只有替丈夫生孩子，和消費丈夫所賺的錢財。資產階級婦女，對於當作一個「消費者」，是很高興的。但對於生育子嗣，就失去了她們的興趣。在一本法國的通俗小說中，曾描寫過一個美國女財主很熱心的探求把分娩這件「討厭的事」用她所特別雇用的女子來代替的方法。這恰如拉法爾格在一本出賣的食慾小論文中所敘述的用一個失業來者來擔負工頭的食物消作用一樣。從各種職務解放出來的資產階級有閑婦女，她們的時間，每天都消費在看戲，競趨時髦，多嘴多舌，打扮等等上面去，而以遊戲、博愛、適當的慈善事業等爲娛樂的方法。所以，消費丈夫所掙得的財產，是她們所最熱心的職務。給她們有這種權利的，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她們所帶到這個家庭中來的一股「——嫁奩——」，另一種情形是以她們的美麗作爲資本，把她們自己當作一夫一妻賣淫的等價物，用契約的形式終身出賣所得的報酬。

如上所述，資產階級的家庭，把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切內容，都闖割掉了。

已故法國無產階級的民權擁護論者海德在聖·伯拉修獄中寫道：

「生來口中就含有銀匙的人，把普通家族中所做的一切職務，多半都用金錢雇用外人去做。外面雇用來的女傭——傭母，替她們餵養小孩，看護小孩。保姆，替她們的小孩子穿衣、洗臉、餵飲食、挽手學步。又用金錢從外面聘請家庭教師來，教育小孩，這些家庭教師所教的大多數甚至連小孩子的父母也不認識。富人們的家族，現在只剩了點形骸，除了金庫之外，已經什麼東西都沒有了。」①

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層階級的家庭正在崩潰的要因，大體就是這樣的。

六 資本主義的榨取與婦女勞動

爲資本主義所促成的家庭崩潰，就是在小孩與家庭關係的日益脆弱化中，也可以看得出來。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因爲小孩的父母，都要到外面去做事，所以家庭的教育制度，就不復存在，家庭裏面的孩子，就只有讓她們去受「有組織的教育」（學校），或「任其自然的教育」（流浪「街頭」）。自從把小孩的教育委之於家庭之外的各種團體之時起，家庭已不能成爲社會的統一體了。

小孩的人格，也就由家庭之外的環境來造成，因爲小孩在外面的時間，比在家庭中的時間更多。在這樣的條件下所成長的青年，他們和家庭的關係，只不過保有地域和形式的關係而已。青年們已不是「家庭」這一社會統一體的一部份了。幾條密切的線，已把青年和其他更廣泛的社會集團聯繫起來。

資本主義使家庭失去了「生產的單位」的意義，這是使家庭崩潰的一個強有力的因素。家庭一失去其生產單位的意義，就動搖了它成爲「經濟的統一體」的基礎，家庭的胎內，發生了經濟分裂的要素。因爲家庭裏面的分子，在家庭外面謀生方法各不相同，所以結合他們在一起的經濟利害的繩子，就慘被割斷了。同時折衷主義現象學所認爲的家庭特徵之基本標幟的「家庭的自覺」也消滅了。

家庭的崩潰過程，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下層，也很厲害。可是它們的家庭崩潰過程的條件，和資產

階級的家庭經濟過程的條件，完全不同。它們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資本主義之把婦女勞動捲入資本主義的榨取中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

「由於機械生產中有許多並不需要筋力，所以能够採用筋力薄弱的勞動者，例如肉體變達雖不充分，但有十分柔敏的四肢的勞動者。因為這個原故，女工和童工，就是資本主義應用機械最初所發生的名詞。這種代替勞動和勞動者的強大手段，把勞動者家庭的全部分子，不問性別和年齡，都捲入到資本的直接支配之下，變成了增加勞動者數目的手段。從前勞動者形式上還是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但現在他已變成連妻子和小孩都要出賣的奴隸商人了。」①

工業資本主義發生不久，就開始採用大批婦女勞動，以供自己的榨取。例如英吉利的棉絲紡績工場，最初建立於一七六八年，但到一七八八年，即還沒有利用蒸汽機之前，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兩地，這種工場，已經很快就增加到一百四十二個了。這些工場裏面，僅紡績業這一部門，就有二萬六千男工，三萬五千童工和三萬一千女工了。此後，這些工場的機械部、棉染部、和其他部門，共有十三萬三千男工，四萬八千童工，和五萬九千以上的女工在工作。②

因為婦女的勞動力，較為低廉，有許多事情又很適合婦女做，並且婦女的階級覺悟很遲鈍，這些條件，必然使婦女勞動的需要增加。加之，父親或丈夫的工錢，不敷家用，而她們自己又有在工場上去獲得工錢以造成獨立地位的願望——這些都是使婦女勞動急速增加的條件。所以，資本主義很快地把婦女引用到他的榨取範圍中去。從事勞動生產的婦女數目，在最近數十年間，不論在絕對方面和相對方面，都一年

①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②薩魯斯特夫教授：婦女勞動及婦女問題。

比二年的時大了。特別是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期間，從事生產的婦女勞動更有飛躍的激增。使勞動市場中兩性的比例，根本寫之一變。

下面就是證明這種過程的一些統計資料，先來看一看德國的總子吧！

年 次	婦女總人口	勞動婦女	比 例
一八八二年	二,三〇,〇七一	五,五四一	二四·〇二%
一八九五年	二,六三,六一一	六,五七八	二四·九六%
一九〇七年	二,九二,二五九	九,四九二	三二·三七%
一九二五年	三,一四七,六八四	一一,四七七	三五·六〇%

這表格由德國最近四次國勢調查所編成的，這是婦女勞動人數逐年增大的最雄辯的資料。從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這個時期，自謀生活的婦女大約增加了一百零六萬六千人，即百分之十九；從一八九五年這到一九〇七年這個時期，大約增加了二百九十一萬五千人，即百分之四四；而從一九〇七到一九二五年這個時期，大約增加了六百九十八萬五千人，即百分之二二。但我們還要記着，前三次的國勢調查，是依照舊時德意志帝國的全部人口來計算的，而一九二五年的國勢調查，則僅限於凡爾塞和約後的德國人口。

再來看一看德國全部勞動人口中婦女所占的數目，更要給我們許多啓示。

年 次	婦女總人口	勞動婦女	比 例
一八八二年	一,八八二,二〇〇	三三三,〇〇〇	一七·七〇%
一八九五年	二,一〇〇,〇〇〇	三三三,〇〇〇	一五·八〇%
一九〇七年	二,二〇〇,〇〇〇	三三三,〇〇〇	一五·一〇%
一九二五年	二,二〇〇,〇〇〇	三三三,〇〇〇	一五·一〇%

照這個表看來，則德國全勞動人口中婦女要占三分之一以上。更值得重視的是德國差不多有三十個主



要的產業部門，其中大半都是婦女勞動。根據柏林的統計看來，柏林二百一十七萬五千婦女中，約有百分之三六·八，即七十九萬人，都是作工的，所以，沒有那一個產業部門不多少有一些婦女勞動。柏林的主要產業部門女工對男工的比例如下所示：

電氣工業	一〇·八%	食品工業	一七·二%
中等官吏	一八·〇%	事務員	二一·八%
技術員	三四·〇%	化學工業	五二·四%
紡織工業	六四·〇%	裁縫工業	七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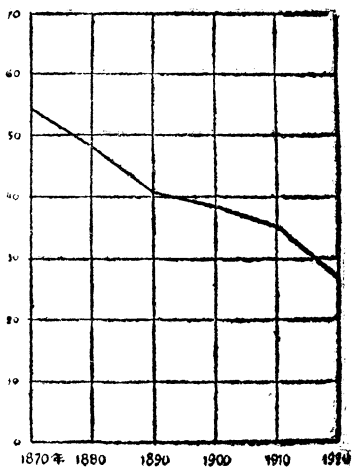
其次，我們再來看一看除德國外各主要國家大戰前最後的國勢調查資料中的男女間自謀生活的人口比例罷！

國名	國勢調查		自謀生活的人口百分率	
	年 度	男	女	
法 國	一九一一年	六八·七	三八·七	
奧 國	一九一〇年	六一·五	四三·五	
意 國	一九〇一年	六八·〇	三二·四	
瑞 士	一九一〇年	六三·九	三一·七	
英 國	一九一一年	六五·一	二五·一	
丹 麥	一九一一年	六二·〇	二六·一	
芬 蘭	一九一〇年	五五·八	三〇·五	
比 國	一九一〇年	六〇·六	二三·八	
匈 牙 利	一九一〇年	六四·一	二〇·一	
美 國	一九一〇年	六三·六	一八·一	

這些資料指出，緊接世界大戰之前，大多數國家，自謀生活的婦女，都增到很高的數目。除俄國和西班牙之外，都是在四三%和一八%之間，自謀生活的婦女，在比例上，僅少於男子兩倍至三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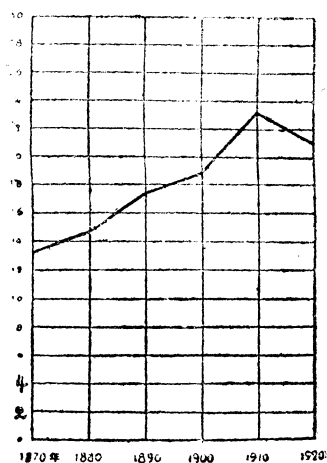
大戰後的國勢調查，更顯示出自謀生活的婦女在比例上處處都有增大的現象。這個比例大體上在一九

①雖自謀生活然而不能獨立的家庭分子不包含在內。



例比女婦的作工中政家在國美

瑞典	一九一〇年
挪威	一九一〇年
荷蘭	一九〇九年
西班牙	一九一〇年
俄國	一八九七年



例比的數總女婦對女婦業職國美

瑞典	五八·八	二一·七
挪威	五六·一	二三·一
荷蘭	五九·三	一八·三
西班牙	六六·四	九·九
俄國	四一·六	八·四①

二一年法國是四二%，英國是二六%，美國是二一%。①美國自謀生活的婦女，在一八八八年還只有二百五十萬人，但到一九二〇年已增加到八百五十萬人了。

進入勞動範圍內的婦女，首先是從生活沒有保證的無產者和貧農這些階層的婦女開始的。後來就漸漸的擴大，最近已經波及到小資產階級，甚至少數的有產階級了。

七 婦女勞動對於家庭的破壞影響及其歷史作用

各國自謀生活的婦女人數迅速的增大，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家族和結婚制度，會發生什麼影響呢？我們就來考察這個有興味的問題罷！

婦女離開家庭到了廠中去，必然要使從來的家庭要素發生崩潰。因為她們一離開工廠或事務所中去，那件事務就要把小孩交給鄰人看管，或任隨他們去流浪街頭。而她們在工廠中整天工作之後，疲憊不堪，也完全失去了「家庭團聚之樂」。某一資產階級學者甚至說，母親爲了工作而離開家庭，這件事，——若

①這些統計是從下列的各種資料引用來的：德國統計年鑑（卷九）。烏爾夫著：各主要文明國的婦女失業（*Minuten*）

一九二六年）。從一九一三到一九二一年的世界經濟。法爾克納教授編纂的統計年鑑（莫斯科一九二二年）。布魯

克德菲爾博士著：結婚統計（柏林，一九二七年）。弗蘭克：從衛生事業高柏林婦女（柏林，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三——一九二七的世界經濟。統計資料集（蘇聯中央統計局發行。莫斯科，一九二八年）。

從牠破壞家庭和家政的效果說來——這在一件重大的罪過。在資本主義之下，婦女勞動與家庭職務，發生很大的矛盾。資產階級女權運動有名的活動家蘭格女士說：

「婦女的力量，被家庭和工廠勞動分成了兩部分，……在婦女的私生活中，引起了很深刻的不合理。……婦女的生計，從理想，就分屬於兩個體系。這兩個體系，任何一個都有自己的生活，都在實現自己的目的，都依照獨自的法則來交關。資產階級利益和生產的利益的對立，……已發展到最嚴重的不能調和的程度。婦女的生活，已成了我們的文化變遷的兩個領域之間的互相衝突的舞臺，已變為兩個時代相鬥爭的實質上的戰場了。」①

如果父親和丈夫都是無產者，而不能保證女兒和妻子的生活，則她們就只好去謀生計。但據調查，到生計，就不可避免地要和家庭分離。被資本主義的榨取網所抓着的母親和女兒，已失去使她們去完成家庭職務的可能性。小孩也無人照管，只得任隨他們流浪街頭。這樣一來，不得不使小孩發生一種可惡的結果，據一九一九年在費拉德菲亞(Philadelphia美國本士文尼亞州的首府)所舉行的小學校的調查者來，母親在工廠中做工的小孩，體重及身體各部的比例，平均在標準以下者，差不多有百分之四一·二，要佔全部學生之間的百分之二五·四，②妻子非出於本心的「放棄」了家庭——家庭就開始崩潰。被工作所疲憊了的妻子，自愛家庭的苦惱所刺激了的丈夫，互相責備和咒罵，遂使家庭的基礎更加動搖。

婦女勞動，使資本主義會社的家庭趨於崩潰。但這種家庭的崩潰過程，雖然很悲慘，可是婦女職業化本身，却是一個非常進步的歷史現象。爲什麼？因爲歷史的辯證法，正是從這個使資本主義的家庭發生崩

① 蘭格：現代的婦女問題。

② 費拉德菲亞教育部統計報告第五十四表。

潰的「婦女勞動」中，創造了新的家族和結婚形態的原故。馬克思說：

「資本主義制度下面舊家族關係的破壞，即使看來是怎樣的可怕和討厭，可是大工業在社會化地被組織的生產過程中，即在家庭範圍之外對於婦女、男女孩童和少年所起的積極作用，已替家庭和兩性關係的最高形態建立了新的經濟基礎。」

婦女參加生產自謀生活最重要的社會意義，就是它能使婦女從家庭得到經濟的獨立，以及使她們從無限的種種性質的義務（例如像丈夫收入的消費者這一類義務）解放出來。要想給婦女獨立的方法，除了她們參加生產以自謀生活之外，沒有另外的道路。要用馬里安娜·韋伯爾和傅列爾教授們所提倡的某種改良主義方法，是不能使婦女獲得獨立的。他們所提出的方法，就是說：對於妻子在家政上所盡的種種職務，由丈夫用一定額的工錢去支付給她們。

婦女的經濟獨立，首先消滅了所謂「合法結婚」的種種麻煩。她們比之依靠丈夫工作來生活的女子，對於自己的好惡和個人的選擇，要自由得多了。下面的數字就是這種情形最好的說明。在德國，一九〇〇年，生私生子的婦女，每百人中有五十九人都是自謀生活者；到一九一〇年，這個比例已增加到六十七人，一九二三年，更增加到了八十二人。①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由私通而生育的，有五分之四以上，都是從事獨立職業的婦女。對這種情形所發出的勞動使婦女「墮落」，或勞動使婦女從「道德上的束縛」解放等類的嘆息，僅只是頭腦簡單的俗物。

①西米特爾伯著：母性與謀生（性科學新聞一九二八年）

問題就在於應該知道，這是婦女經濟獨立的當然結果，正是這種結果，才樹立了新的性關係，而經濟獨立的婦女，比之只是消費者的婦女，獲得了更大的自由。

八 離婚的增加

自謀生活的婦女中離婚率之高，也是同樣的現象。沒有工錢收入的婦女，就只有固定在有物質保證的結婚上。所以若果結婚者的對方男的是工作者，女的是消費者的時候，則這種結婚，除了物質基礎外，即使一切都已腐朽，它還是依然繼續存在，就是由於這種原因。我們在前面曾經說過，資產階級的結婚，大多數都是當作商業契約來締結的。在這裏，我們更不得不說資產階級的結婚，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是當作永久契約而繼續存在的。在雷雅的老頭的人這本小說中，就是反映僅只爲了物質的幸福，而死抱着已經喪失了生命的結婚鎖鍊的現代資產階級婦女的心理。

『不知道離了婚沒有……一提到離婚，塞爾維夫人就想到結婚之前自己沒有保證的生活。離開了富有奢華，和各色各樣美好的東西，而跳入可怕的未來中去，行嗎？……她一方面雖然有心裏面所愛慕的男子，可是希望就這麼死釘着現在有財富的男子，這種心情，也很強烈。』

在經濟上從丈夫解放出來的婦女，對於財富就沒有像這種可憐的女奴隸的感情，和賣笑婦的心理。例如在一九〇〇——一九一〇年這個期間，德國靠自己生活的婦女離婚數之所以比家庭主婦和沒有職業的婦女的離婚數，要多百分之十二，就是出於這種原因。在一九一七年，靠自己生活的婦女的結婚數和離婚數

的比例還只是百分之七，但到一九二三年，已經增高到百分之二十三了。①

在德國，我們看見勞動婦女離婚數目要超過消費者的婦女離婚數目兩倍，這種情形，就是在法國，意大利、英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各國，也同樣的能夠看到。

九 生育率的減低

最後，還要再來引證婦女職業化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家族制度所造成的另一個結果。這就是家族人數的減少。在資本主義之下，婦女的職業化是使生育率減低的許多原因中最重要的一種。如前所述，因為婦女在家庭中的職務和她們的職業勞動發生衝突，所以每逢新生一個小孩，就要多少使婦女脫離勞動，妨礙她們獨立勞動的生活。家庭人口太多，婦女就要受到束縛，使她們變成家庭的雜役。所以小孩的增多是妨礙婦女經濟獨立的最主要的原因。而她們在實際上也盡力設法減少生育來和她們上述的命運鬥爭。

根據卡爾登 (Caldor 英國人類學和優生學家) 研究所在一九一三年所發行的一種集體著作看來，在布拉克巴恩的工場中心區，獨立謀生的婦女，小孩的平均數是三人，但在消費者的婦女中期有五·三人。②照布魯木所根據的一九一六年柏林一個擁有三萬一千五百零九個婦女會員的保險金庫的調查看來，

①巴遜等：論生育率與社會價值的相互關係。

②性科學新聞（一九二八年）

勞動婦女的平常生育率與早產率的比例是一〇〇對一九〇之比；而非勞動婦女則僅只是一〇〇對四·七五之比，即她們的早產要比勞動婦女少四十倍。①有害的勞動對婦女身體所發生的影響，在這個現象中，無疑有相當的作用。但大多數還是由於勞動婦女不願有小孩這種有意識的慾望所產生的，因為一有小孩，就要使就業發生困難，有時甚至完全打破了就業的可能性。亞爾特和克西斐特勒一九二七年在林茲婦女施療院中對病人所做的調查，就是一件雄辯的證據。在這調查表中，大家都希望不要多有小孩。所以獨立謀生者有小孩的平均數是一·七人，而非職業勞動的婦女則有二·三人。因為獨立謀生的婦女的中心問題，就是『希望在將來也不要失去工錢勞動的可能性』。②

婦女的職業化，隨着生存競爭困難的增加，資本主義各國，幾乎到處都發生生育率減退的現象，下例圖表，即指示一九〇九年和一九二四年歐洲各主要國家生育率的數字，這些數字，就是最雄辯的說明。③

隨着婦女勞動的增加而發生的生育率的減退，使許多學者大為寒心。他們縮首縮腳的在預言，『如果從一九一五年所開始的獨立謀生與非獨立謀生的婦女生育率的比例，照樣再繼續三十年，則每一獨立謀生的婦女將要變成平均只能生育一個小孩了。』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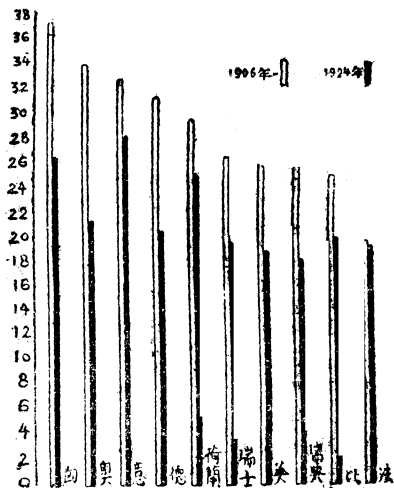
有些學者，用很真摯的面孔，宣言：『這裏所形成的問題，是值得國際聯盟特別委員會去加以審議的

① 布魯木：戰時產業婦女勞動者的受胎能力。

② 克西斐特勒：婦女的職業勞動、生育率的減退和民族的歸俗化。

③ 這資料由恩格斯曼在性問題第一次國際大會報告中所引用。見恩氏：生育減退和早產的關係。

④ 西米特·關伯博士：母性與謀生。



味。

有國際意義的問題。①「另外還有許多人，也很有澈底的決心來挽救職業婦女生育率的減少。他們說：『應該完全禁止婦女職業勞動！』並且說：『對於夫婦都工作的家庭，應對之施行適當的課稅！』使妻子的勞動在經濟上失去其意義。②

爲要明白正在惡化的社會制度的擁護者們，爲擁護這種社會制度，無論怎樣極端的話都說得出來，則上面反動的烏托邦者的言詞，很足以使我們發生興

一〇 資產階級社會的性道德和性的實踐

前面我們已經講過，資產階級的婦女，爲了能夠「吸引」可以保證生活富麗的男子，從小的時候起，就要受很好的教育，並且也講過以取得很合算的結婚爲人生唯一目的典型女性。把婦女從這種資產階級的結婚救出來的，是職業的獨立。但最初依靠父親，後來依靠丈夫，而不得不永遠固定在寄生蟲地位上的婦

①同上

②同上

女，在資本主義之下，這種資產階級的結婚，是不可避免的。這件事情，在無產階級中，表現得特別清楚。因為無產階級的女兒，已經早就獲得了經濟的獨立，所以她們同時也獲得了家庭的獨立。米赫爾斯教授說：

『青年勞動婦女，一方面，爲了從家長解放出來；另一方面爲了避免自己的工錢被散置家用，並且爲了遠離家庭，以獲得自己的自由，就拋棄父母的家庭獨立。』

這種女兒，已成了自己命運的主人公；對於結婚問題，也能夠依照自己的意志去決定了。

若果婦女依靠自己的勞力來生活，則戀愛的感情，也就不會受「打算」所影響，不會被「經濟性質的考慮」所沾污，這種感情能夠以極自然的形式流露出來。婦女經濟獨立對於戀愛所起的良好影響，就連資產階級學者，也不得不承認。亞爾列斯特·莫列爾說：

『婦女若果以自己的勞力，前去獲得從前以結婚作手段來取得的生活費用和一定的社會地位，則婦女想由結婚來保證自己的生活努力，就已經僅有很少的意義了。她達到了這樣的結論，除了直接關係於性生活的一切東西之外，幾乎一切慾望，不僅在結婚中可得到滿足，並且在結婚外也可得到滿足。所以，她也認爲結婚是戀愛和情感的實現——從這件事情的本身說來，則結婚的生物學的和社會學的因素就有很少的意義了。』

一一 神聖的一夫一妻制

要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家族和結婚制度，就要先來談一談它的倫理的，法律的外殼。

資本主義社會支配階級的道德，把一夫一妻制神聖化；在他們的法律機構上（這種法律機構對他們自己是很有伸縮餘地的）也把一夫一妻制當作唯一被承認被容許的結婚形態。恩格斯說：

「由於大部份的財產，被集中在一部份人手中（而且是在男子的手中），爲了要把這些財富，只傳給男子的子女，而不傳給其他任何人，所以就產生了一夫一妻制。」①

一夫多妻制的進到一夫一妻制，早已經發生於資本主義以前。在奴隸經濟時代，就發生了這種傾向，就是在隸屬男子的許多妻子之中，分出一個主要的基本的妻子出來，使她擔負家庭的管理，其餘的妻，只處於次要的地位，她們要受主妻的管理，所以她們變成了一羣特別的侍女，但同時她們也是「丈夫」的性的對象。這是走向一夫一妻制的第一步。這第一步，主要在於想使家政有良好的管理，並且想克服一夫多妻制中多數妻子間的反目。到封建制度和商業資本主義時代，由於各人手中財富的增加，更給一夫一妻制以更進一層的發展；因爲那些財富的所有者，需要把那些財富移傳給他們合法的子孫——這個在法律上所規定的子孫，應該是不會發生什麼疑問的——所以不論在民法中抑或教會法中，都以一夫一妻制的原則爲基礎。再到資本主義社會，一夫一妻制的前提條件，更有力量，它不僅保存了從封建時代繼承下來的一夫一妻制的形態，並且還發展了使它更鞏固的法律的強制和道德的制裁的新方法。不變的，強制的一夫一妻制，到工業資本主義時代，達到了絕頂。這種一夫一妻制，已被變成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律和道德所承認的唯一結婚形式了。資產階級，將這種形式稱讚爲最神聖的形式，但這在資本主義的現實中（正如性問題有名的研究家伊文·布洛霍所拆穿的那樣）是一個「不能達到，並且不能實現的理想」②。法國作家費洛說：

① 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② 伊文·布洛霍：現代的性生活。

「一夫一妻制，被當作對人間的法則和對神的法則都適合的基本的，第一位的，有益的學說來宣揚。但在實際上，所謂一夫一妻制，不過是不公開的，但是佔勝利的一夫多妻制簡單的例外。」

在資產階級的法典和倫理的經典中，當作唯一的結婚形式來記載的一夫一妻制，實際上只是資產階級一夫多妻制的例外。資產階級這種「二重賬簿」，馬克斯曾指出了它們下面的特徵：

「雖然淫蕩的資產階級，迴避結婚，而暗暗地沉溺於通姦。雖然商人用投機和破產，去欺詐他人的財產。雖然年青的資產階級，從自己的家庭獲得了獨立，實際上是只顧自己的利益而使家庭崩潰。可是結婚，私有財產和家族，在理論上依然還沒有討論到。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建立自己支配權的實際上的基礎。或這些都是在資產階級的形態上使資產階級所以成其為資產階級的條件的原故。」

貫穿資產階級全部存在的言詞和行爲，理論和實踐，理想和現實的二元性，很清楚的表現於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崇高理想和醜惡的一夫多妻的實踐的資產階級社會統一體中。這種一夫多妻的實踐愈加普遍，資產階級就愈加熱中於一夫一妻制神聖不可動搖的議論。

二二 「私生子」

一夫一妻制，是資產階級家族和結婚的最高理想。而一夫多妻制，則是資產階級家族和結婚的現實心髓。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對於一夫一妻制的狂信，加以讚賞，一方面對於一夫一妻制範圍外的一切人間性，拒絕法律的承認。一夫一妻制範圍外所生的孩子，在資本主義國家，被貼上了「私生子」這樣的商標。為資產階級的法典所不承認的孩子，從生到地下的時候起，就被蓋上了「叛教者」的烙印。資產階級的

道德輕視他們，法律迫害他們的一生。

資本主義制度，不僅替私通大開方便之門，甚至還造出一切手段，來挑撥私通。然而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和法律，却要用很重的處罰，加於這些「體現」私通的人們——私通的母和私生子——的身上。現代德國私通問題研究家西列德爾很痛苦的說：『許多人對私通的母親都不表示一點必要的寬容，反而用非人類的手段去對待她們！』他更還說：

『未婚母親的絕望的行爲——自殺，溺嬰，墮胎——許多都是由社會的偏見所惹起的，這不能不認爲是一件遺憾的事。社會的這種偏見，對待私生子也是一樣，這是當然的，所以就是在現在也還有許多人把私生子看做沒有生存權利的不潔淨的孩子。因爲這樣，所以私生子這一名字就犯了違禁所生的罪惡的果實和罪惡的結晶，——這種思想，纏繞着他們自己所暗淡的一生。』①

資產階級在取得權力的第一個時期，還要想隨便的來作這種嘗試，企圖使嫡出子和私生子相平等當時資產階級的代表者，甚至這樣的說：『由於法律的不完備或野蠻……被剝奪了自己出世的權利，即剝奪了自己的市民力量或這種力量發展方法的一切私生子，也就是剝奪了他們完全的生活權。』（一七九三年憲議法典草案時護民官契威里亞的演說中的一節）但是對一夫一妻制感到很大利益的資產階級，在歐洲所有法典中，幾乎都把不承認私生子的「剝奪公民權」，加以合法化。在拿破崙法典中，曾禁止私生子認自己的父親（除強姦或拐誘者而外）。德國的民法中有名的第一五八條也規定：『不承認私生子和他的父親有親族關係』。阿根廷的法律，更加來得厲害，認爲：『近親相姦或通姦所生的孩子，不得有父親和母

①西列德爾：私通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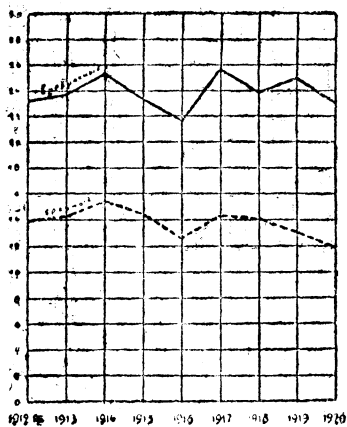
視，禁止他們探尋父親或母親。父親不能承認他們，甚至母親也不能承認他們」。

上述各種原則，在資產階級各國的家族法中，一直到世界大戰前，還一點也沒有改變的存在着。緊接大戰之前，法國家族法中某些部份的修正，只不過是例外。①

資產階級爲了保存一夫一妻制的光榮，不惜使幾十萬私生子，借「胎兒之罪」，剝奪了他們的公民權。除了這種公民權的剝奪之外，死亡率也以私生子特別的多。下面就是關於這一層的一些資料。

德國嬰兒生育每百人中的死亡數

年次	正式結婚所生的小孩	私生子
一九二二年	一三·九	二三·二
一九二三年	一四·二	二三·七
一九二四年	一五·四	二五·三
一九二五年	一四·四	二三·三
一九二六年	一二·六	二一·六
一九二七年	一四·三	二五·七
一九二八年	一四·一	二三·九
一九二九年	一三·〇	二五·〇
一九三〇年	一一·九	二三·〇



①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法律曾決定除姦姦和誘拐外凡是誘惑和嫖娼的同居，若果父親承認時，則可認父親。

由正式結婚所生的小孩的死亡率和私生子的死亡率，兩者的比例，差不多是一定的。據休列德爾的調查，由正式結婚所生的乳兒中，平均七個之中死亡一個，而私生子則四個之中，就有一個死亡。^①

年齡越大，這種死亡率的差異，也就漸漸的減小了，但這種差異，還是很明顯的能夠感覺到。連私生子的生存權，也被資產階級的法律剝奪掉，這個事實，下述一例，也能證明。林斯柏根據他在薩本杜所慎重舉行的私生子生育率的特別調查，七百五十一個男孩中，百分之七八·九六，都在未達徵兵年齡之前就死亡了。^②

資本主義國家中私生子所處的情態，已經達到了這種極度：或使他們成爲流浪兒，或使他們託庇於成爲出乎普通道德的、過着非人的物質生活的母親的贅累物。並且這些未婚的母親，大部份都是屬於無產階級。因爲資產階級國家並沒有給這個階級到交換市場中去締結當作「神聖宣誓」的結婚契約的必要和機會。

例如一九〇六年普魯士九四七七六個私生子的母親中，百分之四十二是婢女，百分之十是農業中的婦女勞動者，百分之二十一是在工業中的婦女勞動者。^③一九〇九年，在德列斯登，私生子的母親，有百分之七十一都是屬於婦女勞動者，而僅有百分之二十一是在屬於家內職業環境中的婦女。^④

資本主義國家，一面剝奪了幾百萬私生子的「公民權」（並且也加重了對他們死亡的威脅），一面又

① 休列德爾：私通問題。

② 林斯柏：薩本杜私生子的生育。

③ 休列德爾：私通問題。

④ 德列斯登市統計年鑑。

把自己的「正當性」打下了一個基礎，並使它得到道德的承認。這麼一來，資本主義國家，就跟着塞德爾或列德爾之流，用一些講屁道德的學問，去助桀爲虐地把結婚之外所生的小孩，宣告爲「缺少完全價值」的，或肉體上變了質的，或認識遲鈍，或有道德的缺點等等①的東西。

私生子，被當作了「缺乏人類價值的要素」，是「從生活的海打到岸上來的廢物」。與此相同的趨炎附勢的偏見的流布程度，我們也可以從下面這件事情看出來，就是：甚至有良心的資產階級學者，也逼得不得不出來和他們的同僚所散佈的對現實的歪曲作鬥爭，例如休列德爾就在他所專門研究的私通問題裏面，綿密的分析過通常所引用的認爲私生子在生物學、道德、及智慧方面的缺陷的各種證據。結果他達到了下面的結論：

「大多數的私生子，他們精神上的價值，是和嫡出子同等的。並不能够在比例上找出他們大半是「有缺陷的人」，「精神病者」，「在精神上有很重的毛病」的人。一般的說來，私生子和嫡出子是同樣的「稟有天賦的」……」②

爲了指出私生子在質素方面是有缺陷的這種議論的無根據，我們再從最近一個專門文獻中，引用一個完全不同的意見來看一看。例如有名的衛生學家特別塞爾教授曾經說過：

「私生子比由正式結婚所生的小孩，常常稟有肉體上及精神上更優良的前提條件，但他們因爲是在看護不周，營養惡劣，被劣視，被放任的環境之下，所以他們不能好好的生長。」③

① 塞德爾：從季節及社會地位來看的嬰兒死亡率的諸原因。漢斯·列德爾：對私生子問題的再一點貢獻。

② 休列德爾：私通問題。

③ 特別塞爾：社會衛生。

米赫里斯也有同樣的見解。他這樣的寫道：

「自然了或一般的私生子，是由兩親種種的選擇很自然的接近所生育出來的。大半均係兩個年青的男女肉體上熱烈的性的發作的結果。與此相反，得到教會的祝福和官廳的登記的結婚——這裏有許多都是完全沒有相互的戀愛或者戀愛只須很小的作用——而生育的小孩，常常都是在倦怠中、在欠伸中的衰老的男子，和叨叨嘮嘮地埋怨不平的冷淡的妻子兩者接近所生育的。」①

我們再引用一個最後的證言來看一看吧！這證言是現代德國最大的教育學者奧托·紐列所說的：

「私生子中，在肉體表面和精神方面確實均有退化。不過這種退化並不比正式結婚所生的孩子為多。寧可說私生子的生活力，常常要比由正式結婚者所生的孩子的生活力，還要圓滿。因為大部分私生子都是由真正的戀愛而生的，他們的兩親，都是像春天的花那樣的妙齡。」②

所以近代科學對於沙士比亞所著的李爾王中私生子埃特蒙脫對迫害自己的人所吐出的充滿憤激的言詞，認為很對：

「……然而究竟有什麼實備我的理由呢？所有的人都叫我私生子，把我叫做僕役，人類的渣滓，劣等人。但若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就要問：一方面是無聊，一方面只是服從為法律所承認的夫婦這種一無足取的習慣；一方面倦怠，一方面懷孕所生的蒼白貧弱的小孩，比之像烈火的燃燒，像暴風雨那樣的熱情的戀愛所生的小孩來，不論肉體方面或精神方面，那優秀的證據究竟有多少呢？」

資本主義國家剝奪私生子「生活權」的理由，並不是因為這些私生子很少有生物學的价值，而是因為

①米赫里斯教授：關於生活統計問題中的新的東西和舊的東西。

②奧托·紐列：無產階級的兒童。

私生子的出現，——借海德的話說來——要使一夫一妻制，即資產階級的結婚，發生動搖。謬塞爾曾寫道：

『給由淫蕩所生的孩子，與合法的結婚所生的孩子以相同的命運，對國家是不利的，因為這樣一來，就將不會有打算作正當結婚的動機了。給不結婚者的生活，與結婚者的生活以相同的幸福，對國家也是不利的。因為有家庭，比之沒有家庭的獨身者的狀況，對於國家更有利，更能給國家以很大的貢獻。』

這就是它的全潔哲學的內容。

但自然，即使有多麼嚴峻的法律，也不能阻止產生私生子的必然過程，因為這個過程是資本主義帶給家族制度和結婚制度的各種條件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結果。這種過程已經達到了怎樣的程度，請看下列的數字。

例如一八九六年到一九〇五年之間未正式結婚者的嬰兒生育率如左列一表：

荷蘭	二·五%	挪威	七·三%
英國	四·〇%	法國	八·八%
瑞士	四·四%	德國	九·六%
意國	五·九%	奧·匈	一·三%
一九一五年	一一·一九%	一九一八年	一三·一七%
一九一六年	一一·〇八%	一九一九年	一一·一九%
一九一七年	一一·五三%	一九二〇年	一〇·一七% ^①

這種比例在大戰後更急激地增大了。這裏就舉德國的數字來作參考罷：

① 休列德爾：私通問題。

私生子的數字，最近二十五年之間，在德國幾乎增加了百分之四十。①幾百萬私生子的存在（現在僅在德國就有二百五十萬），不就是表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夫一妻制的銅牆鐵壁的一個大破洞嗎？並且這個表還沒有指示出在神聖的一夫一妻主義的盾牌之下，其中半合法的私通，究竟不知有多少。最近關於這個問題的一本著作，甚至於說：現代的社會，「結婚已經不存在了」。②這決不是沒有理由的。

一三 無產階級的家族及其特質

資本主義國家，採用一切「說服和強迫」的手段，去守護一夫一妻制終身的強制性和它的神聖化。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結婚關係形態最明顯的特徵。

資本主義社會，把結婚當作商業契約（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那樣）；這個契約的鞏固性，永續性，及有效性，並不是根據個人的嗜好，同情，反感，戀愛，嫌惡等等這些實在的要因來建立的。資產階級，並不把家庭建設在這些容易動搖的主觀上面；它所需要的，就是想在有堅固的結合而且永久不變的社會上層，增殖財富；想在下層增大被榨取者的隊伍，不斷的製造貧富懸殊的家庭。所以，資產階級在冷靜的打算之後，就主張強迫性的終身的一夫一妻制。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得不停止一無用的感傷，去服從這個要求。

①西米特·蘭伯 母性與生計。

②格尼希：保護未正式結婚的關係者。

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常常想在自己小商人的現實主義上面，戴上高遠的理想和倫理的面幕，可是大半都因為手脚不高明而失敗了。

現代德國法學家奧托·馬克斯說：

「我們的法律上的結婚，並不是使兩者結合成相互調合的生活體的自由同盟，而是用莊嚴的格子窗緊閉着的中世紀堡壘……」①

資產階級，雖然讓希望走進這個「中世紀的堡壘」的希望者和渴望者走進去，但是他們以頑強的門門塞住了出口。資產階級，在堡壘的門上，很矜重的用福音書中「主所結合的，人們不能撕毀」這個金言，堅固的守護着。資產階級摧毀「失敗的結婚」，「難受的結婚」，這有很長久，而且很有趣的歷史。這歷史和資產階級對於私通問題的態度，同樣的是他們的進化的最好的反映。

法國大革命時代，資產階級曾經擁護過當作個人自由最重要的要素之一的離婚權利。資產階級曾將這種見解收入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法國國民會議所採用的法律中。但因爲另外還有拿破倫法典，所以這個法典，就無異於一紙空文。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時代關於家族關係的一切立法，對於嚴禁離婚，也不亞於教會法。所以，各國對於禁止離婚，雖有若干的差異和例外，但禁止離婚的原則本身，却沒有什麼變化，並且很普遍。

意大利，西班牙，和許多南美共和國，在現代還一點也不知道離婚法律這件東西。英國的法律，甚至

①奧托·馬克斯：結婚及戀愛的自決權。

在今天，還禁止夫婦相互同意的離婚。其他各國，例如比利時的家族法，也僅僅在條文上，允許上述情形的離婚。但實際上，手續的麻煩，幾乎使它不容易實現。在德國和其他許多國家，還存在離婚要經過裁判來確定罪狀。這些禁止離婚的政策，不管他們的表現如何，下面所解釋的德國民法的「動機」，正代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的共通利益。

「和德意志民族基督教的世界觀相適應，本草案是從這種情形出發的：即在結婚法中，個人自由的原則，並不佔重要地位；結婚應當看成獨立於夫婦意志之外的道德上和法律上的規定。」

爲什麼？某一資產階級的法學家反問道。帶有「道德上及法律上的規定」的這種「爲誰的幸福」而結婚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全家族法，究竟爲誰的幸福呢？是很明瞭的。

資產階級對於一夫一妻制最不合理的，就是它把一夫一妻制，當作資本主義國家民法中所承認的唯一的，終身不能破壞的契約。

一夫一妻制，是使個人終身奴隸化的契約，是兩當事者其中一個死亡或者（雖不一定就是這樣的）犯罪而中斷的一種約束。所以，在這裏就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及民主主義的分子，也反對這樣的一夫一妻制的原則。可是他們的反對，即使有時獲得了部份的讓步，但他們還不能超出改良主義者之上。有一個反對者曾說道：

「若果我履行合同，在今年十一月一日以前，要交出二百牛特納爾馬鈴薯給我的鄰人，是因爲我預料得到能够履行這合同的原故。但是要我從今天起以至二十年後，限定只愛一個女子，除了她以外任何人也不愛；對於這種規約，因爲

我不能知道將來，所以我不能保證。……①

英吉利的僧侶，結婚改革的觀念論的代表之一加本特（Carpenter）的議論，也屬於這一類，不過比較上更加嚴格一些。他會描寫青年人到結婚之際通常所懷抱的某種陶醉精神道：

「但是，經過了若干時之後，再來靜靜的思索一下，他們就似乎很確信的了解結婚是宣告無期徒刑。這種無期徒刑比普通罪犯還要壞，例如普通罪犯或許二十年就可終結了。最初欣喜的時期爆發過了之後，接着就是肉體的飽滿，其次就是代替愛情而來的空虛之感，再其次就是倦怠，不，甚至是嫌惡。……」

但是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者的抗議，並沒有看清楚資產階級的結婚最初就不是相互愛好的結合，而是當作商業契約產生的。這種契約的終身性，對於契約的訂立者，自然不像由真實感情所結合的人所感覺的那樣困難，照塞爾納納很正確的說法說來，只有岳父研究了未來女婿的商業賬簿，和女婿對未來的岳父說明了交易狀況之後，則結婚之後，丈夫和妻子關於自己結合的性質，就不會發生懊悔和幻滅了。因為只有開始就受算盤的打算所支配的結婚，才不會有幻滅的餘地。

在終身的竇淫契約存在的地方，當事者們都遵守這約束，履行法律所要求的「夫婦的義務」，而在背地下則偷偷地去探求「例外的可能性」……。幸而一夫一妻制的法律雖然嚴峻，已替只知道金錢的資本主義社會，安置了許多從通姦以至竇淫的一夫多妻的活塞了。

即使是深厚感情的結合，即由戀愛而發生的結合，在終身的一夫一妻制的鐵鍊之下，也會要使心的結合，變成強制同居的苦役，一夫一妻制的強制性和終身性，恰像拜倫的詩所說的：

「戀愛轉化成婚姻」

正如甘美的葡萄酒的變成酸釀。」

戀愛自從被「義務的法典」和「裁判所」合理化時起，就墮入終身實淫的泥沼中去了，淒涼的幽光籠蓋了結婚的墓場。

資產階級的法律，雖然盡力的去擁護「超然於夫婦意志之上的客觀價值」（德意志民法），可是它對於資產階級的法律，一天比一天的更加成爲困難的東西了。終身一夫一妻制的「中世紀的堡壘」的破孔，並不僅是私通，也不僅是與結婚有關的一切制度，就是從離婚曲線的向上看來，也可以看出它的終局的破滅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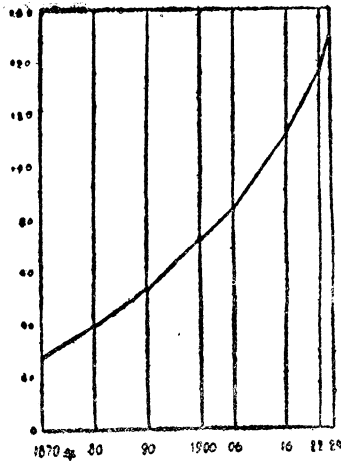
下面就是最近幾十年來的離婚曲線數字。

十萬人口中平均離婚數：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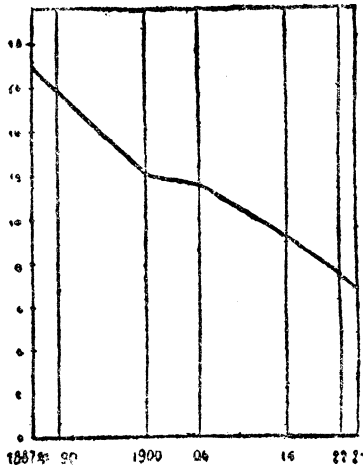
國名	一九〇〇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英國	二	三·一	一六·六	一八·六	一三·六	一三·九	一一·八
比國	一一	一五·八	二九·三	四九·〇	四九·三	四二·八	三八·四
德國	一五	二六·六	五九·一	六二·九	五九·六	五五·〇	五七·八
荷蘭	—	一八·三	二八·七	二九·〇	二七·八	二八·三	二九·八
丹麥	一七	二八·三	三八·九	四二·三	三九·四	五五·九	五一·〇

①根據克納得森的調查資料，現代婦女問題，第一次性問題研究國際大會討論集第三卷。

上列各國的離婚率，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二四年之間，全部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
 但這個數字還沒有把離婚的實際情形完全顯露出來，因為它並沒有把最近數十年來所廣泛蔓延的所謂「離棄家庭」這一事實包括在裏面。所謂「離棄家庭」就是不履行法律手續的離婚。據美國社會學家說，



美國每十萬人中的離婚數



美國每組離婚數對結婚數的比例

國家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挪威	—	二〇・三	二四・九	二二・七	二二・二
瑞典	八	一三・七	二二・三	二一・三	二四・四
瑞士	三二	四一・八	五七・九	五一・二	五四・四
美國	七三	—	—	—	一三五・四
法國	二三	三七・三	七四・四	四二・八	七〇・四
					五九・〇
					五三・〇
					一四九・〇
					一五一・一
					二五・五
					二七・一
					二二・九
					二二・三

這種「窮困人的離婚」辦法，正表現了資本主義社會離婚的困難，和離婚費用的浩大。

所以，用夫婦的分居或「失蹤」來代替離婚者很多。自然這一類事實上的離婚，不論在什麼統計上都

是不能看到的。

* * * * *

我們在前面曾論及資產階級家庭的崩潰過程，從社會方面說來，它帶有一種反動的性質；與此相反，無產階級的家庭崩潰過程，從歷史上看來，却是一種進步的現象。前一過程，是兩個異性的永遠的結合，由於已經失去了生命的社會構成體的衰落，而發生了動搖。後一過程，則是以從建築在男子的經濟、社會的優越權上的結婚制度及家族制度的舊形態，轉換到結婚的兩當事者經濟、社會的平等獨立的新形態為特徵的。

在資產階級的家庭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經濟的因素。所以夫婦間個人的愛慕和感情等等，都從家庭生活中完全消滅了。家庭中愛的軸心已被折斷了。爲了防止從這個土壤上所發生的糾紛之引起家庭的崩潰，國家就拿一夫一妻制的鍊子來把它束縛着。我們知道：要拿這種鍊子來挽救資產階級的家族制度，如像高貴的男子們之拿貞操帶去束縛他們的妻子一樣，並沒有什麼效果。

資產階級婦女，從幼小時起，就意識到自己是結婚市場中的特種商品，不久她們就完全了解所謂「有利的結婚」這種根本的人生問題。可是由於兩性的比例或經濟生活的狀況不同，發生了需要和供給的不均衡。因此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在男子面前，就出現了「勾引男子」的新典型女性，波爾·恩斯特會描寫

這一種過程道：

「男子跑出去女子前面去，女子追隨着男子，爲要吸引男子，人爲的強調天然所賦給她的一切魅力——所以就研究賣菜的各種媚態。姑娘們就像百貨商店陳列窗所排列的商品一樣，把自己裝扮得使男子眩目。……」

若果追求男子有了結果，而達到了結婚，即她成爲丈夫的寄生者時，則她就開始獲得經濟的「安定」。但感情一進到法律的領域，夫婦吵鬧的「鏽」，不久就要開始使強制的「一夫一妻制」的鎖鍊，發生腐蝕。出賣自己的女子，有時祕密，有時公開的開始要求愛的權利。恰如佛林生 (G. Frossen 德國的小說家) 的一個女主人公所吐露出來的話一樣——

「賢者們說要抑壓它，是容易的，……抑壓它？是不是說連我自己的眼，自己的胸，也要壓破的呢？假若我在他的更前變過了某一個人，而在這以前，那麼那時對他會有什麼事發生呢？我不問將要把自己的身體如何處置，誰會來管得着我呢？我是一個自由的健全的人，不過我使自己的身體卑屈和污穢了。我做了什麼反自然的，不純潔的事了嗎？可是我的心，是完全平靜的。」①

在資產階級的家庭內使婦女處於從屬地位的條件，和保障強制的一夫一妻制的前提條件，以及使戀愛和結婚之間隔着不可逾越的深淵的一切前提條件——一句話說，就是造成資本主義家族制度和結婚制度的特徵的諸要因——在無產階級的家族內，是不存在的。整個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無產階級日常生活的全部方式，使無產階級以完全不同的態度來解決家族和結婚問題。這件事情，就連它們的階級敵人也不得不承認。他們裏面最有見識的人，也認爲下述一事是不能抹殺的：

①波爾恩斯特：破婚。

「資本主義社會，產生把結婚看做完全是一件冒險事情的一個階級……對於無產階級，家政這些東西是不存在的，因為他們的「家」，不過只有床舖而已！丈夫和妻子，每天都同樣的在工作，僅僅在工場裏面的工錢有差異。所以小孩的教育，在家庭裏面就不可能了。」^①

糾纏在資產階級家庭上面的商業契約的因素，無產階級的家庭是沒有的。資產階級國家所以要採用一切手段去鞏固和保護一夫一妻制，僅只是爲了財產的命運，爲了這個財產的承繼，以及爲了財富的增殖等等的必要；但無產階級的家庭，就完全沒有這種必要，在資產階級家庭中受「算盤打算」所麻痺的個人的愛好，和互相愛慕的感情，在無產階級的家庭中，則能夠有極自然的發露。結婚不是根據「打算」而是根據「愛情」結合的。因此，在無產階級的家庭中，若果這種愛情消滅了，則結婚的關係也就斷絕了。

自然，帶有對婦女的社會底抑壓的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原則，也往往在無產階級的家庭上，投下了一種暗影。在無產階級的家庭中，有時也因襲了「德莫斯特洛依」（見二十二頁註）主義的傳統。但他們在無產階級家庭組織的本身中，在此種家庭內部的諸關係中，時刻都遭受強有力的抵抗。恩格斯說：「無產階級的結婚，在語源學的意義上，是一夫一妻主義的，可是在歷史的意義上說來，決不是一夫一妻主義的。」^② 這確是一句最適切的話。

若果說婦女的職業化，必然使家庭發生崩潰，則在這種過程中，無產階級的家庭，比較資產階級的家

① 謬勒·列拉：戀愛的諸階段

② 波爾恩斯特：破婚。

③ 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庭還要更健全些，這是當然的。無產階級比較資產階級患花柳病者的比例，非常之低，這件事實，就是一個間接的證明。例如據性病報告中所引用的普里亞西科博士的調查，柏林每年患花柳病者，兵士占百分之四一五，勞動者占百分之八，商人占百分之一六·五，學生占百分之二五，女招待占百分之一三·五，祕密淫者占百分之三〇。社會的上層（商人及學生）患花柳病者占百分之四一，可是勞動者却僅占百分之八，這件事實，就是無產階級的家庭組織和結婚組織比較上要健全的最好證據。

海克，高士登，巴威爾·赫爾，康普馬亞以及其他一連串的研究者，也同樣的承認勞動者患花柳病者比資產階級的比例遠為低下。因此，這些研究者，曾經指出，無產階級的利用妓女，較之資產階級不知要少幾倍！

男女勞動者，從妙齡時候起就互相結合，這種結合，既不能由公證人證明為合法，也不能得到牧師的祝禱。但比之受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法律所擁護的「合法的」結婚來，還要更為鞏固，更為長久，更為純潔者，非常之多。

但資產階級却使結婚變成契約，使戀愛變成消遣和愉悅精神的手段。我們把高爾基所寫的關於最近資本主義的野獸的文章，拿來一讀，將感到很大的興趣。

「在他（這個肥大漢），婦女，不能算作朋友和人類。她若不是和他自己一樣的是野獸，那對於他不過是玩弄品而已。在他，也不需要婦女來做母親。因為他雖然愛權力，可是有小孩却會使他不自由。對於他，愛就是淫蕩，就是日益

腐爛的淫蕩。」①

◎高爾基：肥大漢的音樂。

歪因為這樣，資本家，一面熱心擁護神聖結婚的不變性，同時在另一方面却又粗率地追求露骨的，或蒙着偽善面幕的賣淫婦女。他在左手拿着「擁護一夫一妻制」的旗幟，在右手却舉起「公認賣淫」的旗幟。

一四 資本主義下的賣淫

賣淫一事，在資本主義發生之前很早就發生了。但資本主義却給賣淫以新的飛躍的發展，在賣淫之前展開了新的發展門戶。資本主義把婦女的肉體變成了市場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將她們的肉體拿去和籐、橡膠、絲等商品一起，放在共通的商品流通法則支配之下。資本主義，在各方面都擴大了賣淫。資本主義榨取者的「先鋒」，當作封建時代顯貴名士所實現的性愛消費的繼承者而出現。但資本主義的上層階級，較之封建時代的上層階級人數更多，所以消費大增，當作商品而出賣的婦女肉體的需要，也就大為增加。而新的買者，也就一個接連着一個的出現了。受資本主義所限制而失去建立家庭可能性的人，以及年齡已經很大還不能結婚的人，就作為新的顧客而登場。

資本把藝術也性慾化。使全社會生活都解消於性的要素中。資本主義，想用性慾化去麻痺大眾；這個目的，就是想把性慾當作消滅大眾前進精神的麻醉劑。這一切情形。在資本主義社會，就造成對婦女肉體的空前需要。另一方面，有幾百萬婦女，被資本主義將她們無產階級化，使她們遭受周期失業的鞭打，而投入勞動後備軍中去；被農村所拋出，同時都市又不能把她們吸收的過剩婦女，及一切「婦女」專門職業

的工錢像討口那樣的低廉，未正式結婚者的生育所遭受的法律的限制，以及對於缺乏物質保證的母親和嬰兒的命運保護之缺如，這一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都是促成婦女肉體的商品化最重要的條件。所以賣淫已開始採取過去所沒有的有組織的形態。佐格教授說：

「對優雅的「愛的享受」的大眾慾望，也可在這方面促使能滿足最廣泛要求的資本主義大企業的發生，這是當然的。特別的性的興趣的滿足。並不有什麼麻煩。隨時可以希望，隨時都能滿足這種要求。——人人都希望以一星期，或一天，在某種情形之下或兩小時，獲得用最愉快的方式，且伴隨必要的快樂的滿足。所以根據這種方法，個個都完全像買買棉花一樣地買買愛，像供給棉花一樣的正確地來供給愛。」①

資本主義，徵募了龐大到難於正確計算的婦女隊伍到賣淫軍中去。資本主義各國的官廳，關於賣淫的統計，僅採取一些所謂合法的（在統制下的）數字而已。正如有權威的專家所認識的那樣，這個數字，並不能顯示問題的全貌。②實際情形還要比這些數字大幾倍。警察監視不到的賣淫的婦女人數，也要比在官廳管理之下的多幾倍。但就是這種官廳的統計，數目之大，也大有可觀了。

一八八二年，在巴黎共有三萬個娼妓。同一年中，有一萬七千個娼妓在聖·拉塞爾刑事處得到通過，同年，私娼的數目，據馬克西姆·狄卡爾等的估計，約有十二萬人。③

都弗爾估計一八九六年在柏林約有五萬娼妓。根據公報的計算，戰前娼妓在寬恩有七千人，在敏興有

① 佐格：賣淫史。

② 米赫里斯：關於生活統計問題的新的東西和舊的東西。

③ 米赫里斯：關於生活統計問題的新的東西和舊的東西。

八千人。甚至就連亞爾培特·摩爾那樣慎重的研究者，也認為全德國總共要有一百五十萬娼妓。^①

若果再來看一看其他的統計，則戰前的娼妓，在維恩要有三萬，在革拉斯哥要有一萬七千，在彼得堡（現改爲列寧格勒）要有四萬人。^②

我不再來繼續列舉這一類的統計了，但我確信，只要看一看我們所已經例舉的，就能夠充分了解賣淫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規模如何？甚至連年青的俄國資本主義，在這一方面，也不落後於其他先進諸國。在關於與販賣婦女作鬪爭的第一次全俄大會（一九一〇年）中，有一個報告者曾經說道：

「彼得堡充滿了稠密的秘密賣淫窟網和披着假面具的妓院網。若果在某個時候，把街淫頭的秘密賣淫完全扯開，則在我們的眼前將要展開可驚的情景。這裏，許多良善的妻子和有教養的姑娘，將要以完全不同的姿態出現在我們的面前。」^③

賣淫的社會規模，也是非常龐大的，資本主義的賣淫，奉侍一切社會層的「消費者」，供給一切社會層以活的「商品」。所以牠的交易市場，也有許多，並且有各種多樣的——歌舞劇場（歐戰後各國所流行的一種喜劇形式的劇場），跳舞廳，白天和晚間的咖啡店，旅館，按摩院，繁華港鎮的妓院，清靜的大學區的娼家，半裸體的、很煩悶地去吸引顧客的窰子，繞以青銅欄柵掛着重幃的貴族沙龍，「家庭浴室」和等候室，勞動者的小酒場和美容院，「良家婦女」的公寓，或妓藝館式的「小歌劇場」，用人介紹所及藝術家的工作室，這一切都是賣淫的交易所，是活的商品的販賣所。在這些人肉市場中，隨時都能夠簡單明

① 米赫里斯：關於生活統計問題的新的東西和舊的東西。

② 第一次全俄大會關於與販賣婦女作鬪爭的報告，第一卷。

③ 同上，亞西弗曼的報告：關於彼得堡的秘密賣淫及其原因。

賤的實現現貨交易。

正如這些買賣的場所有多種多樣，它的顧客和職員也有多種多樣。在它的職員中，有乘着優秀的汽車薄暮時候到古色蒼然的邸宅的淑女，也有「遵照契約」在妓院的一個房間裏面每日必需接待六十個客人的沉於孽海的女子；有內行人所希冀的當作純潔小鳥來獵取的十六歲的少女，也有馬路上拉客的多皺的大姑娘；有利用新聞廣告的「女按摩師」，「女模特兒」或「女美術師」，也有在街角盡頭處站崗的姑娘；有把自己的地址暗暗的遞給顧客的百貨商店的女店員，也有悠悠然找求客人的街中招攬室的職業婦女；有非通過特別介紹人就不能接近的有聲名的女音樂家，也有客人難以入眼的焦等的女招待；有預言命運的「女算命」，也有徵求做「獨身者的婢女」的女求職者。這一切，都共同規定市價和各種收費，依照職業的連帶關係，而相互連絡，佐革在他的賣淫史中，曾經描寫過各重要資本主義中心地的獨特的「風土記」，指出在城市各區營業的娼妓，與她們所得到的收入之間兩者的相互依存性。娼妓之間的連帶性，並不僅限於她們相互間「勢力範圍」的地域上的限制和價格協定。她們甚至還想到「組織的」統一。佐革曾引用關於這件事的有趣味的文件。這是一九一四年一月所印刷的散布於柏林娼妓中的東西：

【注意！下面一件事對娼妓們很重要，娼妓同盟在柏林的○、三四街E……茶館內……同盟對於陷於窮困的會員，每週有二十馬克的補助。入會費為一馬克半，每週繳會費一馬克。事務所隨時都在辦公——理事路德爾夫·金特。】①

但同時，米赫里斯說，娼妓之間也有種種的等級和差異。純粹墮落的女子，和「街頭女子」，她們的

①佐革：賣淫史。

身份前者則適合於銀行家，後者則適合於小掌櫃。美人，衣服華麗，價錢高的娼妓，對於比較窮困的，服裝不好的同輩，顯明的取一種輕視的態度。①法國娼妓並且還以價錢的名字，來互相呼喚，稱爲「一法郎女子」，「五法郎女子」。所以會有過：「你是一法郎女子！」這樣的侮蔑話。②

娼妓是人肉買賣的主要活動人物（主要的苦惱人物，這種說法恐怕要更正確些罷），她們的周圍，有許多寄生者，這些寄生者就從這種寄生生活來獲得財富。這些寄生蟲就是買賣活的商品的各色各樣的商人，榨取者階級中最醜惡的廢物們，妓院主人，妓院中的許多管理者，誘騙婦女者，上流婦女的野漢子，寶淫介紹人，旅館和侍候室的招待者，跳舞廳，樂劇場，以及其他這一類的經營者，娼妓的房東，鴇母；等等。這一切貪婪不知飽的人，都將娼妓牢固地抓在自己的手中，而將從顧客的錢包落到她們錢包中的一切東西，都括取了去。鮑威爾·康普夫梅亞說：

「在墮於地獄的婦女的屈辱和不幸上面，生長了資本主義的暴利的大樹，正如在黃金的周圍之能够獲得財富，在寶淫的周圍，也能够獲得財富。所以爲想獲得財富，不知有多少手都向她們伸了出去。」③

一五 被當作資本主義企業的婦女人身買賣

活的商品的買賣，在資本主義市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這種買賣是幾百萬寄生者生活的泉源。所以

① 赫米里斯：前揭書。

② 洛普洛沙及菲列洛：狽罪女及娼妓。

③ 康普夫梅亞：當作社會階級現象的寶淫。

曾經有人寫過幾十種關於這種買賣的專門研究書。①

而且這種買賣，範圍非常廣大，甚至成了國際的組織。這個組織的中心就在布宜諾斯·愛利斯（阿根廷京城）。②這種組織的規模，只要看一看現在單單在紐約就有兩萬個買賣「活的商品」的商人，就可想見了③。這些商人，在他們的手下，還有一批稱爲所謂「市井少年」的助理職員，這些職員的義務就是募集女子。會受美國社會衛生局委托，在大戰之前數年，漫遊歐洲各國，寫過關於歐洲的賣淫很有價值的著作的弗列克斯納爾教授，會指出「活的商品」被榨取的過程如下：

「有許多女子從匈牙利，加里西亞，波蘭和羅馬尼亞輸出，被驗送到巴西，阿根廷，南非洲和小亞細亞去。」④

他並且還供給我們許多關於歐洲妓院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有興趣的情報。在布達佩斯開設了一所最新式的妓院，用去了五十萬科羅納（Krone 每科羅納約合五角五分）的資本。在巴黎，就是第二流的企業收入，每年也要有七萬法郎。柏林有一個最新式的經營機關，共有一百萬馬克的資本，在一九一二年，曾支付兩成的紅利，一九二六年國際聯盟的特別委員會曾調查過歐美二十八個國家及埃及的賣淫狀態。該委員會曾經確實證明：確有有計劃的活動着的買賣妓女的交易機關的存在，牠們組織得非常精確，那一個地方有

① 西布蘭卡特、巴夫曼、希巴克、德亞爾、普洛荷等等。

② 普洛荷：現代的女性生活。

③ 同上

④ 弗列克斯納爾教授：關於歐洲的賣淫。

需要，牠們就能把妓女轉送到那個地方。①

資產階級把賣淫事業資本主義地合理化，將它放進廣泛的商業河床中，給它以各種新的組織形態，而把宅當作最重要的營業之一，可是他們却竭力想證明這種事業和他們無關。照他們說來，當娼妓的女子，生來就是淫蕩的女子。

把這種思想加以公式化的，是羅普洛梭。這個學者曾發表過「先天的娼妓」這種假說，資產階級首先很敏捷的採用了這個學說。根據這個學說，娼妓生來就是有道德缺陷的人。賣淫是在精神上和肉體上生來就備有不健全的素質的女子的行爲。這種主張，結果就要認爲賣淫是歷史上的恆長的，和任何社會制度都沒有關係的現象。所以，實際上也是羅普洛梭的一個追隨者的彼得堡塔爾諾夫斯基教授，這樣的說道：

「消滅娼產者！解散軍隊！用很短的時期去普及教育！給一切渴望者以結婚的可能！保證他們的家庭生活！……但就是到了那個時候，賣淫依然還會存在。」

就是在其他的出版物和專門大會中，贊成「娼妓之先天的性質」說的人們，也都出來證明：「賣淫首先就是說明社會的無道德狀態的概念，而不是說明社會的經濟條件的概念。」②

這種糊亂的理論，是不值得批評的，這種理論不過是使我們把科學當作很卑屈地去順應資本主義的利益的實例來申敘而已，賣淫的產生並不是資本主義制度——這是我們已經說過了。但這個制度却是一塊助長賣淫的非常適宜的土壤。在布里西科、杜希特勒、斐奧、布羅荷、布菲弗爾、奧加納、康普弗米亞等

①英國倫理學及社會衛生協會的書記亞里松·納爾斯的報告，一九二七年。

②亞納·沙巴洛夫在關於防止婦女人身買賣的第一次全俄大會上的報告。

人以及其他研究的著作中，都曾確認資本主義社會豐富的具備使賣淫倡盛的社會和經濟的一切條件。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一切防止賣淫的方法，都不過像唐·吉訶德和風車鬥爭一樣。在以榨取和買賣爲基礎的社會，是不能使性慾的滿足從商品流通的暴威之下挽救出來的。資本主義的全部家族制度和結婚關係，必定要產生幾百萬婦女肉體的買者和幾百萬婦女肉體的賣者。認爲在資本主義之下可以消滅賣淫的，只有馬尼洛夫主義者。賣淫是由寄生階級和被榨取階級所構成的社會之不可避免的產物。所以下面所寫的話，是很正確的：

「若果我們想打算在這裏提議一個從社會的有機體消滅賣淫的完全綱領，實在說起來，則我們應當寫出一個勞動階級社會主義鬥爭的綱領。……只有當階級的矛盾消滅和全般的幸福樹立成功之時，才會消滅是一種社會和階級現象之賣淫。」①

一六 康德、叔本華和尼采的結婚觀

資產階級一夫一妻制「中世紀的堡壘」，就是支撐在有經濟特權的男子地位和由此所產生的對婦女榨取之上的。男子爲要把資本主義一夫一妻制的全部負擔，轉嫁給婦女，就利用幾世紀間的社會遺產，利用使婦女難於參加社會經濟生活的許多生理上的特性。

婦女之探求解放自己的道路，探求「中世紀的堡壘」的大門，這是當然的。但這種探求，資產階級的婦女和無產階級的婦女所走的方向，却完全各不相同。

資產階級的婦女，努力仿效男子減輕一夫一婦制的重擔，並且就是在「家庭外面的享樂」，甚至也常常不落於男子之後。家庭對於她，是財貨的源泉，是「社會地位」的保證。至於她的感情、情慾、戀愛的滿足，則甯肯求之於家庭之外，並且也能夠求得。在這種情形下面，婦女的權利，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之下，還及不上男子，但已經獲得很廣泛的自由了。

資產階級婦女，特別是有教育有知識的婦女，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在法律上把婦女奴隸化，已開始作有力的抵抗。在法國大革命時代，女權運動的創始者米琳·瓦登克蘭弗特女士，曾公布她的有名的女權擁護論（一七九二年）。這本書，指示了那時以後指導資產階級婦女解放運動的原則。

這個運動，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後，就成爲廣泛的運動。在十九世紀的前半，是在「爲女子教育而鬥爭！」「爲打開資本主義國家中把婦女關在外面的中學及大學的大門而鬥爭！」這種口號之下展開的。女權運動一擴大，後來連「爲婦女勞動權利而鬥爭！」「爲男女在法律上政治平等而鬥爭！」也提出來了。資產階級婦女要想獲得和男子（和她同階級的男子）同權，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是忠實於自己的階級性質的她們，却說這是「爲一切階級和一切黨派的女子完成這個目的而努力！」在這個鬥爭中，她們應用所有一切手段，去達到廣泛的煽動和普遍運動的激烈行爲。並且不僅想爭取和男子的同權，甚至還很奇怪的思想爭取對男子的支配權。但是，最特別的，是這種種嘗試，和資產階級觀念論的代表者爲要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家庭及社會的活動中婦女的隸屬地位加以正常化所利用的論據（加以必要的修正），完全一致。例如，據前世紀中葉在北美發生的所謂「婦女反叛學校」的創始者亞麗沙·法倫克姆女士所宣稱的：

「我們所要求的，不是平等，不是政權，不是解放，而是個統治權，我們比男子更良善，更賢明，更強有力。只有這，才是能够救濟世界的福音。」

法倫克姆說：男子的肉體組織比婦女的粗雜，神經比婦女的遲鈍，精神比婦女的愚魯。婦女在任何點上都優於男子，與男子之優於猩猩，一切動物的牝之優於牡無異。

有趣的是，與此相同的主張，就是在俄國也發生過。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時，在俄國曾經出現過一本在植物界、動物界、及人類界的男性的滅亡這樣的書。這書用誇大和莊重的形式，大吹其新社會制度的到來。說這個將要來到的制度，是創造全人類的調和和女愛生活的可能性的制度。

「男性——由物質的必要所產生和扶養的這個寶貴的獨子，在革新後的社會制度之下，將要失去其生長的土壤。先進各民族男子的死亡，首先就要走向世界一切民族的雜交。在地上將要出現更其同型的人類。接着男性就要完全消滅。同時，人類相互間的不平等、反目、排斥等的最後根據，也將消滅了。」①

無產階級的婦女，對於占人類一半的男子，決不是那樣愚暗的光景，她們要爭取自己的權利平等，但並不是爭取勞動權利的平等，而是爲了廢除階級，與無產階級男子共同參加鬥爭。當資產階級婦女最進步的分子在女權運動的旗幟上寫上「勞動權」這句口號之前，無產階級的婦女就已經知道勞動並不是什麼權利，而是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之下最困難的，使她們變成殘廢的強制義務。

爲要維持一夫一妻制，資本主義國家，除了採用強制的武器之外，還利用說服的論據。這是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的。資本主義國家，認爲有：「關閉婦女進學校之門，使她們離開政治生活，用權力來保護完

①科基特可瓦：在植物界、動物界、人類界中的男性的滅亡。莫斯科一九一五年出版。

全終身把她們購買了的丈夫，剝奪她們「非法」所生的小孩之權利」的必要，就是這樣還不夠，並且還要再把他們這一切行爲神聖化，證明這些行爲是和理性的命令一致的，是和道德的要求一致的，是和科學的權威一致的。除了牧師、公證人；等等這些替他們服務的人之外，就連哲學家、經濟學家、文人學士等等，也被資產階級所動員，當作它的最忠實的御用學者來把這種主張在理論上宣傳爲最合理的。用科學思想的權威來把資本主義的家族、結婚制度神聖化的最大的資產階級學者，我不想說他們有意使自己的見解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但他們關於家族、結婚、婦女的思想，却能夠被支配階級所利用，幫助資產階級去固守一夫一妻制的『中世紀的堡壘』。關於這些學者，可以用普列哈諾夫的話來說：

『各個人的思想和感情，固然是由教育和周圍一般事情的影響所造成的。但是每一個人，多少都在狹隘的階級利益的土壤上，對於歷史地發生的各種見解，表示忠實地遵守的態度。』

康德、叔本華和尼采關於家族和結婚問題的見解，都激頭激尾浸透了狹隘的資產階級的階級內容。我們不能單把這些思想家認爲是趨炎附勢者就算事。他們都是一定資產階級集團的意識形態的代表者，他們的一般的世界觀，也反映到了他們對於婦女的態度中，以及對於家族及結婚問題的處理方法中。

使我們發生興趣的是康德的見解。他的見解，是「合法」結婚的小資產階級的辯解，和偏狹的俗人對於不受國家所認可的那種性的關係的侮蔑之實際化。康德聲稱：『若果男女間要想相互利用性的本性，他們就有無條件結婚的義務，根據純粹理性的法律法則，這是必須的。』所以照康德的意見，一切結婚範圍之外的結合，都喪失了人類的價值。照康德的表現說來，就是人類的獸性化。這個哲學家，結果把結婚範

圍之外的結合，都看做了專門的「性的交接」。更能代表康德的意見的，是下面他所展開的議論：

『人類在結婚關係之下把自己轉化成了物。爲什麼呢？因爲獲得一個肢體，就是獲得全部的人格，而這後者就是一個物，若果一個人格被其他的人格當作物來獲得，那麼同樣的情形，對於其他的人格，也可以說。由於這種關係，這個人格，才能回復牠的人格價值。』①

康德說，當接近性時，爲要用人格來維持自己的價值，則除了結婚之外，是沒有其他方法的。結婚是性的當事者保持他們的人格的唯一保證。

『男子若果只把婦女當作物件來臨時利用，換言之，就是專門和她們從獸性的關係來探求直接的快樂，則就不能心愛婦女；婦女除了爲得不要喪失他們兩人的人格之外，也不能隨便使人親近自己的身體。肉的性交或獸的性交——這就是意味着缺少「要求相互占有人格的結婚」這個前提條件。只有結婚，男女相互的肉體利用，才是不會喪失人類面貌的不可缺的必要條件。』②

康德說，一切結婚之外的關係，都是將人格轉化成物的東西。但是他知道，資本主義的結婚，不是別的，正是人類的人格之買賣行爲。就是使人類的人格降到物的階段之最露骨的行爲。甚至就在康德把結婚當作關於性器官的相互利用的法律協定的結婚定義本身，也有使一切社會價值都變作商品的庸俗臭味。康德對於私生兒的態度，更加露骨，對結婚問題忠實於自己的庸俗見解的他，把私生子看成了獨特的祕密輸入品。什麼原故呢？

『從私通生到世上來的小孩，是非法的，所以他們不能受法律的保護。他們（像違禁品一樣）是在一般的存在中，悄

① 道德的形而上學。

② 同上。

悄悄地存在的東西。所以，一般的存在，能够否定他的存在，但不管他們的繼續或否定，都不能消滅私生子母親的不名譽。……」①

私生子照神聖的一夫一妻制的辯護者說來，是一種假貨。

康德把滲透了買賣觀念的一夫一妻制的資產階級見解，在最直率的形式上反映了出來。康德對於合法的結婚及私生兒的思想，被他以後的許多流俗學者承繼了去，例如，像現代「新社會倫理學」的一個探討者洛列得爾所說的：

「從來沒有比這樣再野蠻，殘忍，或者借康德的話說來，食人的境遇落在私生子這種可憐人頭上的了。」②

小資產階級的結婚觀，是非常虛偽的。它的階級特質，已深印於這個小資產階級偉大觀念的代表者對結婚的態度中。與上述康德的結婚見解對照看來，弗朗士·梅林格下面的指摘，也是很諧謔的。

「他拒絕結婚，而把結婚認為像一種慈善事情。但他還警告自己的學生要借助婦女的能力，來增進物質問題。關於這一點，正像他的傳記作者很當然地敘述的，說他曾做過了幾次媒人。」③

我們已經說過，資產階級的一夫一妻制，只有在男子維持他們的特權和擷取者地位的時候，才能存在。兩性關係的平等，在終身強制性的一夫一婦制，即在適應於資本主義支配階級利益的結婚關係的諸形態上，是不可能的，對於維持終身一夫一妻制感到切身利益的資產階級，不僅在經濟方面和法律方面統制了婦

① 道德的形而上學。

② 洛列得爾：性哲學和性倫理學。

③ 梅林格：論哲學和文學的主題。

女，並且還給此種統制以原則的和思想的基礎。最忠實的把婦女奴隸化加以哲學的基礎的（完成這種使命的雖然很多）是康德最大的弟子——叔本華。

叔本華努力想證明『在一切方面，婦女都是下等的，第二等的性』。照叔本華說來，婦女是處於『小孩和男子中間的性，也是另一種人類。』叔本華對婦女的這種觀念，並沒有超過拿破崙的粗猛一步——拿破崙說：『婦女生小孩越生得多越偉大。』我們的哲學者也認為：『婦女只是爲了保存人類的存在的，婦女的使命，除此以外，就沒有什麼了。』勞動者只有資本家雇用，替資本家生產財富，才能存在。同樣，婦女也只是爲了作爲男子享樂的對象，作爲保證他們資本的承繼者而存在的。勞動齎來了財富，婦女齎來了流傳財富的子孫。——所以，『婦女的使命，除此以外，就沒有什麼了。』

叔本華關於婦女和結婚的議論，比康德更加直率。康德還帶着一些庸俗的偽善，但叔本華已經表現出過分相信自己榨取者的銳利的直率性。照他說來，婦女「生來」就是虛偽的，卑屈的，浪費的，賤劣的，不易接近文化影響的，而對婦女加以大胆的非難。叔本華又是一個把婦女當作簡單的「物」來處理的伊士蘭教（即回教）的熱烈擁護者。他更在東方去尋求自己的婦女社會生活的理想，而在閨房裏面找出了這種理想。『婦女的地盤是家庭，不是社會的活動。應當善爲教育她們，使她們有宗教的信念。政治和詩歌，不是她們的工作。只能給他們看關於宗教和烹調的書籍。要教她們音樂，繪畫，和跳舞，也要教她們農事和園藝。』給資本主義婦女奴隸化作辯護所形成的叔本華的形而上學哲學，如上所述，已墮入最惡俗的「托謬斯特洛依」主義去了。在叔本華所到處搜求的婦女「天生的」各種性質中，也包含着婦女的浪費性。浪費

在資產階級眼中是最不好的人類的缺點之一。因為婦女有這種缺點，所以這個哲學家要求國家剝奪婦女處置物質價值的權利和拒絕給婦女以經濟的獨立。他寫道：

「男子長期勞動所獲得的財產，一落到婦女手中，她們轉瞬之間就把牠浪費掉了——這是世間一般的情形，實在太不公平了，所以，應當限制婦女的承繼權和所有權，以防止這種不公平。婦女決不能讓她們自由管理和處分自己的財產（即資本，家屋和土地）。對婦女常常有某種監督的必要。」

說出這一類支離破碎的資產階級的言辭的人，在哲學家家中，是很少見的。

叔本華關於一夫一妻制問題，講得特別直率。我們已經說過，資產階級一夫一婦制的刀子，只向着婦女，而對於男子則有廣泛的自由。但爲了要相當的顧到「禮儀」，他們對於這種自由只是偷偷地半祕密地去應用。叔本華企圖把一夫一妻主義從「地下」取出，而給它以原則的基礎。他建設了二重哲學（對婦女的一夫一妻主義，和對男子的一夫多妻主義）的基礎。他極其大胆並且不加思索地把生活中的男子的專橫合法化，要求將一夫多妻的權利給與男子。對於婦女則恰恰相反，強迫他們遵守資本主義社會利益所嚴然要求的一夫一妻制的鐵則。

「關於一夫多妻主義，沒有議論的餘地。必需承認牠是現實所存在的事實。問題只在如何調節。隨什麼地方都能找到真正的一夫一妻主義者嗎？我們都是（至少在某些時間）過一種一夫多妻的生活，所以在實際上若果男子享有多數的妻，則給他此種自由，而把照顧多數的妻子的義務，托付給他，是合理的。因此，婦女也將要回復到「被隸屬的人類」這種本來的和自然的狀態，並且淑女（這是歐洲文明和基督教的總意志愚劣的怪物）也將要跟着對她的尊敬和崇拜的滑稽的要求一齊從地球的表面消失了。……男子結婚的忠誠是做作出來的，但婦女則是自然的。妻子的通姦，從任何一點看來，都是罪惡的，比

之男子的通姦，更加不可饒恕。」①

關於資產階級結婚和家族制度觀念的代表者中，第三個，同時也是最後一個代表，就是尼采。

尼采也是以男子在任何點上都優於婦女作為出發點。他斷言：「男子不論在肉體方面，在精神方面都比婦女要強。」婦女是殘忍的（她們時時都以欺服弱者為得意）。婦女是危險的，並且是奸惡的掠奪者（她們的顯著特徵就是「狡猾」，「陰險」，「任性」，「偏狹」和「粗雜」）。婦女是說謊者（她的偉大藝術——就是說謊，她的最高問題——就是作偽和化粧）。婦女是最無用的人，她們的頭腦是空虛的（誰担負我自己的幸福呢——神和我的女裁縫）。尼采認為婦女只有當作有錢和有閒的上層階級的「床上的玩弄品」，才能承認他們的自我和天賦，而宣言這些都是婦女「天生」的各種特質。

尼采還聲言婦女是「危險的美麗的牝猫」。他所理想的處理牝猫的方法，在他著作查拉圖斯特拉以前。已經由回教君主和提督所實現了：

「具有深遠知識和情慾的男子，關於婦女常常不得不僅作東方式的思考，同時也能够思考。就是說把婦女當作占有的對象，或能够封藏的財產，為男子所預定的某種東西來理解，同時也能够理解。」

尼采這些話，正表現了破廉鮮恥的金融寡頭上層支配階級心中的秘密思想。這裏面雖然還沒有反映這個階級的典型的婦人觀，但就在上面的言辭中，也能夠看出淫蕩者的胡亂行為來罷！

現在資本主義的榨取者最普遍的情形。就是他們並不以已經實現了的榨取為滿足。他們還要打算更努

①巴爾列卡·奧巴拉里波米那。

力鞏固自己支配的基礎，打算努力證明他們的支配，是依然「世界調和」所設計的東西，是由不變的「自然法則」而來的。這個自然法則，就是海涅所說的世界萬物都是合理地預定了的這一類的自然法則。牡牛是爲了製造肉汁而生的，驢馬是爲了馱載東西而生的，而人則是爲了食肉汁和驅使牛馬而生的。這是尼采想從這種自然法則的觀點，把男子對婦女的支配權建立起基礎來的辦法。

就是在兩性對戀愛之不同的態度上，這說來也是實在的：

「男女對戀愛這個名詞總是理解各不相同。婦女有些什麼觀念和戀愛這個名詞發生連繫呢，這是不難想像的。所謂愛，在她們是一件無條件的，無反省的，奉獻全部身心的事情。婦女期望自己成了爲人「所有」的對象。她想進入「所有」這個概念中去，成爲「所有」的構成部分。所以她們所期望的，不是沒有所有欲的，不是不堅固地占有自己的，或反過來說，是可由她們的力量、幸福和信仰使自己的內部世界更加豐富的那樣的人。實在她們只要這樣的人。婦女獻身自己。男子則受她的贈物。我想，這種自然的對照，不論是社會的約束，是期望公平的心，都是不能排除的。」①

從他的「男子的藝術是意志，婦女的藝術是準備自己的身體」這樣的「自然法則」的基礎，又從所確立的「男子替自己創造了婦女的影像，而婦女則摹倣這個影像創造了自己」這件事，尼采要求不要被壞這個自然法則。

「超人的」個人主義信徒，慮考到一定的社會條件，可以使他所信仰的自然法則歸於水泡。所以，他極力想證明把婦女關閉在有名的三K (Kinder, Küche, Kleider——小孩、廚房、衣服) 的棘籬中，是婦女生活的自然正常條件。對於企圖破壞這個棘籬的「婦女愚蠢的友人和破壞者」，尼采帶着強烈的敵

①尼采：熱鬧的科學。

意這樣的說：

『他們復希望把婦女提高到男女平等，教育平等，甚至讀新聞，參加政治。這樣允許婦女任意活動，說不定要妨礙婦女完成她的主要使命——生產健康的小孩。』

尼采這樣的苦心思慮，他一點也不懷疑婦女的唯一使命是生育孩子，柴拉圖斯特拉說：『在婦女之中，一切都是個謎，而這個謎就叫做懷妊。』^①但尼采自己親眼看見，現實不惟如何的使婦女閱讀報紙，並且使她們積極參加勞動、社會的活動、和科學——這時他曾吐露了下面這樣有名的警句：『若果婦女有嗜好學問的情形，則通常都是她在性的方面有某種異樣。』^②

當看見自己的財產不是物而是人時，奴隸所有者們，就認為是發生了某種畸形病。他們就要默想這可「非同小可！」

尼采在「超人的」個人主義的思想假面具之下，成爲涉及一切方面的資本主義奴隸所有制的辯護者而登場，他又從萬能的榨取者的見地，對於一切社會的弱者——婦女也在裏面——作爲權力的辯護者而登場。所以，柴拉圖斯特拉說：『男子必須爲戰爭而受教育，女子必須爲戰爭中的解悶而受教育。除此之外，一切事情都沒有什麼價值。』而這也就是資本主義市場中一切戰爭的——很勇敢的掠奪騎士，銀行的幹部，煤油大王，石炭大王的——金言。

照尼采的信念看來，只有對於男子（他們是主人，是君主）有經濟的必要，才能忍副去結婚。所以，

① 尼采：查拉圖斯特拉。

② 尼采：善惡的彼岸。

他主張：

「結婚是建立在氏族的本能、所有的本能（妻子和小孩都好像財產）和支配的本能之上的。這種本能，是組織（支配形式的最小細胞的）家庭的東西；這種本能，是爲了生育使權力、勢力、和財富所達到的程度，在生理上鞏固起來所必要的小孩和繼承人的東西。」①

尼采這些話，是把資產階級結婚的目的定式化的最露骨的公式。我們已經充分的說過，資產階級結婚的目的，已經完全排除了結婚要素的個人嗜好，親密感情和戀愛了，我想已沒有再重述的必要。尼采所以無視結婚的前提條件的戀愛，實在就是這個原故。照他的意見，陷於戀愛的志同道合的結婚，『平常都爲父親所誤解，爲母親所不滿。所以，禁止由戀愛來決定一生的問題，是必要的。公然宣佈愛人之間的宣誓無效。而拒絕他們的結婚，是必要的。』②

尼采從結婚驅逐了戀愛。不論在結婚的時候，或是在結婚的存續狀態中，他都沒有給戀愛留一個地位。爲了滿足男子的戀愛慾求，就不得不存在和結婚平行的蓄妾——就是他和給他以戀愛之喜悅的女子合法的同棲。尼采把擔負生育和家政等許多義務的妻子，從她的最後職能——給男子以戀愛的喜悅——解放了出來。結婚的「犧牲品」的妻子們，還要替自己的丈夫探求情婦。我在尼采毫不知恥的替男子提出一夫多妻的要求上，看見了這種主張和叔本華的完全吻合。

查拉圖斯特拉說：『到你的女人那裏去，不要忘記帶着鞭子！』手裏拿着鞭子去對待勞動者的階級

① 神的黃昏。

② 黎明

他們的意識形態的代表者，也同樣的要求用鞭子去對待婦女。

我們在上面已經大概的敘述過了很清楚的反映資產階級的結婚和婦女問題的意識形態三個最大的思想。這種迷戀合法結婚，以及小資產階級式的激烈的對於越出神聖的合法結婚範圍之外的一切性關係之憤懣的庸俗見解，首先反映在康德的見解中。叔本華，不論在什麼場合，就是對於結婚也是一樣，都表現出自己是站在特權的，和支配地位上的粗野而自滿的資產階級的氣分。尼采則是在「善惡」的彼岸，耽溺於超人的自己陶醉，向着自己所屬目的目的，用充滿自信的步調而突進的掠奪者和榨取者的信仰的象徵。

上面所述的哲學家，多少都在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反映了這些集團的意識形態。結婚對於資產階級是什麼東西？家族制度何以是必要的？而性關係要怎樣來建立，才對他們有利呢？他們對這些問題，常常都有充分的說明。在他們的理論體系中，我們能夠看出對於資本主義是必要的並且由它所培養出來的家族、和結婚制度的思想解釋。

一七 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家族制度的批判

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代表者關於家族和結婚問題的見解，和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代表者的某些思想拿來作一比較對照，不是沒有興趣的。在歷史上必需担负改造全社會生活的這個階級的意識形態的代表者，自然不會忽略家族和結婚制度這一社會生活的重要組織形態。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資本主義的家族和結婚形態，已經受過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無情的批判。傅立葉和

馮文，一面要求男女的完全平等，一面很正確的指出在資本主義下婦女奴隸化的社會意義的理論上的根據。他們宣言：『婦女權利的擴張，是根本的社會進步的主要基礎。』空想的社會主義者，把婦女在資本主義的軛下所受到的壓迫，不容情的暴露了出來：剝去了資產階級虛偽的家庭道德的王冠，非難資產階級的二重的性道德，指出『哲學家和詩人所謳歌的戀愛，在文明的各種條件之下，怎樣轉變成了陷阱——結婚，轉變成了生育和強姦的手段？』他們拿出了他們的將來性關係的理想來給人比較。但這個理想，結果不過是從抽象的「自然的要求」，或「道德的命令」等架空的原則描畫出來的。

科學的社會主義者，給了這個理想以必要的科學分析，把它經過唯物史觀一般原理的洗禮而實現，並且把這個理想從形而上學的東西轉化成辯證法的東西，而繼承下來。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家庭和結婚所寫的一點點東西，是關於這個問題所有的國際文獻中最好的部份。這一部份雖是一種社會學的敘述，但這個敘述的一切特質，却可以在最近八十年間資本主義的家族和結婚制度的命運中找到活生生的確證。這一部份正是對於家族及結婚問題唯物辯證法的理解的唯一的模範。他們所說的那些話，決不能用其他的話來代替——只能重述這些話。我在本章結束的時候，也把它裏面的幾行重複引出罷。

——現在的資產階級家族制度，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面呢？它是建立在資本和私有上面的。這個制度的完全發達的形式，只有在資產階級裏面才存在。但在無產階級強制的獨身和公娼制度之中也可看出這個制度的補充物。資產階級關於家族制度和教育，以及親子之間的親密關係的各種各樣的談論，每逢看見隨

着大產業的發達而發生的無產階級一切家族關係的破壞，和勞動者的兒童變成簡單的勞動要具時，就要使我們嘔吐。

——你們不是想實行公妻嗎？——資產階級向我們異口同聲的這樣大叫。但資產階級自己明白他們是把自己的妻子僅僅看作一種生產工具的，他們聽說生產工具要歸公有，則婦女也不勉要遭受同樣的命運；所以，他們達到這種結論，不是沒有理由的。問題是在廢除把婦女當作生產工具的狀態，但這一層，他們却連想也不願意想。

——再沒有比我們的資產階級先生們對於他們自己所任意製造的「公妻」這種幻想所抱的道德的義憤更滑稽的事了。我們沒有再來實行公妻的必要，因為它已經是普遍存在的事實。

——事實上，資產階級的結婚，就是「公妻」。所以若果非難我們，則至多只是非難我們想以公然的正式的公妻，去代替偽善的隱蔽的公妻而已！但是也可以說，我們一旦廢除了現在的生產關係，則由它所造成的公妻，即公的和私的賣淫制度，也就要跟着消滅了。

從此以後，勞動階級意識形態的代表者所展開的對資產階級家族制度的一切批判，都是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來進行的。他們每一個——我在這裏首先就舉出倍倍爾，拉法格，和蔡特金來——都是一面深化和豐富科學的社會主義創始者的論據，一面又能夠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家族和結婚制度加以根本的，致命的體無完膚的批判。

第四章 帝國主義時代的家族和結婚

——世界大戰給家族關係的影響——

『戰爭所造成的結果，在各種社會制度上都發生影響，但影響發生最快的，就要算家庭；戰爭所造成的滿目瘡痍，也以家庭方面表現得最爲顯著，並且破壞性最大。』^①

現代家族制度的研究家美國有名的社會學者所說的上而這一段話，正指示結婚、家族、以及性關係問題，在資本主義諸國，當世界大戰之後，已經達到了怎樣的嚴重程度了。

戰爭常常使性的關係發生變化，——這是一切社會學者和理論經濟學者所肯定的事實。

戰爭使家庭解體。戰爭撕毀了家庭的束縛，使男女趨向於暫時的結合，造成了一批跟在軍隊後面的娼妓，並且產生對性問題「輕佻浮薄」的態度和心理，解放了性的本能。戰爭從生存者的隊伍中，奪去了大批強壯的男子，大大的破壞了男女人口的均衡；^②並且還造成不能實行性生活的許多殘廢的男子，以及使花柳病可怕的蔓延。而且伴隨戰爭而來的經濟混亂，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職業的娼妓，以及以賣淫爲餘業的

① 亞納斯特·克洛維斯教授：家庭的社會問題。

② 一直到世界大戰時，男女的比例，還只是一·〇〇〇對一·〇三六人之比；可是現在已成了一·〇〇〇與一·一一一人之比了。所以今日的歐洲幾乎要有兩千萬女子成爲「過剩」。

女子軍。

一切戰爭之所以使結婚消滅，而破壞了家庭者，即在於此

這種情態，在第一次大戰中表現得最爲明白。世界大戰的結果，在家庭生活上所留下的可悲的痕跡，非常巨大。

這種變化，因爲太厲害了，以致在一時的混亂之後，不能夠恢復安定。因此現在資本主義諸國，遭遇到非常露骨的家庭危機，這個危機有怎樣的嚴重？我們只要看一看戰勝國，戰後，以及中立的各資本主義國家關於這個問題的許多資料，就可以明白了。①

家族關係和結婚關係的危機，表現得特別強烈的，是資產階級還是照舊的把國家認爲是家庭的搖籃，認爲是家庭生活的支柱，又認爲是神聖的家庭基礎的擁護者的德國。

我們在前一章已經說過，資本主義，它把戀愛、結婚和家庭引入資本主義的利害打算和金錢契約的範圍內去，使它們包圍在物質利益、利潤、和商人習性的霧圍氣裏面，所以從它最初發生的時候起，就對家庭起一種解體作用了。

這個解體作用，很快的就展開了。所以在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有這種可能去最澈底的批判資本主義的家族和結婚制度了。

①關於這一點的各種資料：可看下列各書：布倫納爾：風俗史。戰爭與性生活。哈白林博士：軍隊中的娘子軍制度及其克服。里赫亞特·德米爾：站在民族和人類之間。亞爾弗斯·西勒：戰爭與性的狀態。米赫里斯的論文：關於生活統計學問題之新的東西和舊的東西，及其他。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者所指出的資本主義家族制度的特徵，大部份都是以他們對於他們那個時代的德國所作的種種觀察為基礎的。所以，德國的家族制度，在八十年前，就已經呈現出與平和的、牧歌式的情景大不相同的危機了。

資本主義越發展，就越加加強榨取制度和利潤制度的「法則」和「要求」之對家庭的束縛程度。資產階級的一切行為和舉動，使家庭弄得四分五裂，使它成了資本主義契約的對象；可是同時他們又要用非常冠冕堂皇的語調，不倦地鼓吹家庭的神聖和尊嚴。他們把家庭宣傳為道德的搖籃，文化的溫床，和人類共同生活的「阿魯法」與「奧米加」①等等。

德意志的資產階級和牠所支配下的小資產階級，極端的表現出無比的偽善和信口雌黃。他們的「精神」的有意識和無意識的代表者——德意志資產階級意識的代表者，一直到大戰前夜，還對於德意志家庭的潔淨性，和它的不能污損的道德面貌，以及它的堅固性和不動性，奉獻了美麗的讚歌。

曾經在一九一〇年寫過各民族生活中的婦女一書的亞爾培特·弗里丹達，對於德國婦女，他認為她們最大的價值，就是把自己貢獻給家庭的幸福：

「她們的全部思想，都只集中在一個思想上——使丈夫幸福和滿足，更重要的是把小孩子們扶養成有用的人。在貞節方面，德意志婦女，要居全世界的第一位。她一生忠實於她的丈夫。德意志的婦女，作為一個家庭婦女看來，已經獲得

①「阿魯法」係希臘字母的第一字，「奧米加」係希臘字母的最後一字，「阿魯法與奧米加」即「始終」，「首尾」，「全觀」之意。

上面是戰前德意志所有資產階級的研究家——雖然多少有些差異——對其本國的家族制度所異日同變指出的特徵。在世界大戰的第三年時，西得爾克更在他的著作德意志的家庭一書中，稱讚德國的家庭比較其他歐洲各國民族的家庭更為優美。他說：德意志人的親切性（西得爾克所使用的是 *Genüthlichkeit* 這個名詞，他認為這個名詞是任何一種國語都不能找到適當的字來翻譯的），是非常緊密的融合在德意志人的心的深處，而對於德意志人的家庭生活賦與了一種特別性質的。

「愛情是其他婦女也會有的。但無論如何應當在結婚上面去看出牠的榮冠的，就要屬於德國的婦女了。德國的婦女，對於性的關係，決不會把牠當作遊戲。對於結婚的態度，德國的婦女，比較任何民族，都要大為嚴格。」②

對於世界大戰以前的德國家族制度裝出崇拜者的樣子的胡說八道花言巧語的讚美。是與用強烈的速度使家庭崩潰、動搖了它有名的地基的資本主義的現實，非常矛盾的；所以，這些言辭，完全是顯明的最弄現實的鬼話。正因為這樣，就連上所述的著者，也不得不一面嘆意一面說，那樣被讚揚的理想而德國家族制度，已經開始成了過去的了，對於家庭制度的價值，有從新評價的必要了等等。這些言辭，已在深刻的起變化了，以致西得爾克不得不在一九一六年自己問自己說：「德國的家族制度，能夠通得過這個非常時期嗎？」

這個問題——提起這個問題的，並不僅是西得爾克——正確的說來，就是下面這樣的意思：在表面上

① 亞爾培特·弗羅丹達：各民族生活中的婦女。

② 卡爾西得爾克德意志的家庭。

112

隱蔽着使德國資產階級家族制度內部早已呈現着的崩潰過程的，就是那種家長制的性質，但這種性質，在戰後還能夠繼續維持下去嗎？或者怎麼樣呢？

在大戰末期和大戰之後，德意志出現了許多提起這個問題並且很狼狽的來討論這個問題的著作。

德國資產階級談論家族制度的那種古香古色老好先生的感傷心情，現在已爲神經質的狼狽心情所代替了。家庭的「牧歌」，已經在他們前面永遠消失了。於是，關於這個問題，他們就亂打警鐘。西得爾克在自己全部著作上大聲疾呼：德國家族制度受威脅了呀！非把這種威脅消滅不可呀！克列達·米塞·赫斯在她一九二二年所著的結婚嘗試^①中，也有同樣的意見。「敵人就在我門前——這個敵人就是性的革命。」……法西斯評論家哈特納爾——有名的戀愛文學和人種的著者——這樣報告了這種危機。現代資產階級德國思想界的反動指導者所謂「達爾馬西塔特哲學派」的首領保羅·加塞林克，對於結婚之正在經驗着的「可怕的重大危機」，也曾非常狼狽的說及。有名的小說家華雪曼說，在現代結婚這個名詞所指示的意義之外，所有一切男女關係都可以叫做結婚。在德國資產階級女權主義者協會機關雜誌婦女一九二七年七月號上，協會活動家亞里卡·列普弗爾日暮途窮般的這樣問：「我們究竟是在什麼地方？我們現在爲什麼到這個地方來？實在說來，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②

在現代的德國，有好幾千人，都多少有點痛心地的反覆着亞科夫·華雪曼的拉維定及其一族的主人公下

① 赫斯：結婚嘗試談

② 哈特納爾：戀愛文學與人種。

面的話：

「不吉利的命運，瀾漫了一切的結婚制度。結婚的形式，已經不適合生活的要求了。所以，我確信，那樣的形式是不能復活的。但是當這個形式完全破壞，甚至這個形式所剩下的可憐的影子也消失了的時候，要發生什麼事呢？並且改造我們的生活的新的東西，是取一種什麼形式呢？——這件事情我完全不了解。」

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拉維定——但是像拉維定這樣的人，在德國不知有幾千——下面的話中，飄蕩着怎樣絕望的氣味啊。

「你高興做什麼事情就做吧。但是千萬別叫我做今日所叫做結婚的這件事情。焦慮風紀的頹廢或一般的放蕩，是沒有用的。現在壓在我們心胸上，使我們的理性黯然無光的，究竟還有什麼比結婚還要壞的嗎？」

正如我們所看見的，德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大約有十五年間，都是在兜圈子（在「德國人對家庭之虔敬態度的甜蜜的偽善的讚美，和處於「性的革命」及「崩潰」之前的可憐無力的歌斯特里的痛哭」這個圈子中兜來兜去）。而且這種崩潰，在現實中成了非常深刻的問題。這有許多證據。家族及結婚問題在現在的德國不僅成了藝術創作的中心，其他的專門學者——理論經濟學者、生物學者、哲學者、法學者、社會學者、醫師及其他——也對這個問題給了很大的注意，這決不是偶然的。

一 家庭崩潰的原因與資產階級學者

資產階級研究家關於現代德國的家族和結婚問題的思想，主要彷彿在下面這兩條道路上。

一、「崩潰」的原因是在那裏？敵人是在何處？

二、應該怎樣去促成崩潰？又應該怎樣去阻止崩潰？應該怎樣去收回資產階級的家長制的家庭幸福，和失掉了的樂園？

關於崩潰的原因問題，他們彼此之間，並不一致。

有一個臆斷者，指摘出蘇聯。歐洲各國，關於我們的非常奇怪的謠言很多。資產階級的報紙和改良主義者的報紙關於蘇聯的無稽虛構的宣傳很活躍。但最利害的恐怕要算關於性問題之一點也不和真實情形相符合的那種誇張的隨口亂說。這種隨口亂說的假話，不用說，資產階級的偽善者以及一切階級的俗物，都在熱心的宣傳。「所有一切」都是紅色的莫斯科所做的。德國的自誇於全世界的家庭信仰的腐敗，也說是受了莫斯科的惡影響。資產階級之集中指責蘇聯，正說明了他們還保留有小市民道德的觸鬚。在這種場合，細心的新聞記者所草率地塗抹的蘇聯恐怖的光景——家庭被破壞呀，性關係幾乎完全受原始的混亂狀況所支配呀，梅毒極其猖獗呀，可怕的墮落像暴風雨一樣非常的狂猛呀，等等——對於他們是很有用的。

例如德茲這個所謂社會民主主義的出版機關，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加林的著作，就是這樣的來描寫蘇聯情形的：

「家庭生活被破壞了。男子不能夠識別他們自己的妻子，婦女也不能夠識別她們自己的丈夫。一切的人，都是在噴火上的火山上亂舞。為機克、酒、女人，和利那的享樂……這一類亂七八糟的惡習所支配。」

在前面我已經講過的哈特納爾著的書中，就有如像「共產黨天信件」①的再生產那樣的很好的資料。

①一九二二年英國新政府因釋放共產黨領袖圖爾寧，引起保皇黨反響，保守黨遂假借第三國際季諾維埃夫致英國共產黨信，藉以攻擊共產黨，結果工廠失敗。

「蘇維埃給精列寧星沙寧也夫以不權，讓他把六十個屬於資產階級和技術分子階級的妻子和少女，送到莫魯茲羅夫卡去，供駐屯該地的砲兵團使用。」

就在佐草的賣淫史這樣的一本大著作中，在十九節上也特別的解說和引用過薩拉托夫無政府主義者俱樂部部的「婦女私有制的廢除」，和宣佈婦女為「共有物」的有名的「布告」。^①

甚至連一部份法學上的專門文獻，也說蘇聯的親族法，差不多等於制定男女混交；所以他們憂慮：「俄羅斯的民族精神，正急切的向着原始狀態後退。」^②

不錯，德國官場的司法機關，並不像其他國家（例如匈牙利）的司法機關那樣極端的把蘇聯的結婚形容成「苦妾」，或者說「從我們的法律觀及倫理觀的見地看來，不能看出它是結婚」，而拒絕承認這是結婚。可是連德國的法學家們，也往往同意匈牙利最高法院長西斯得爾所如下確明的意見：「這種（依照蘇維埃法律舉行的——著者）結婚，喪失了沒有它就不能認為是結婚的一切法律上倫理上的基礎。」^③

資產階級，對婦女固有，試驗結婚，或其他各色各種漫畫雜誌的譏刺的記事以及評論所造的謠言，都相信是實在的。

所以，他們一追究到危及德國家庭基礎的根源，首先就注視到赤色的蘇維埃，並且開始考慮對抗的政策；他們說：「我們正遭遇重大的危險。可是布爾塞維克的戀愛道德的猖獗，還是能夠預防的。我們為要

① 佐草：賣淫史。

② 參照 [D. J. Z.] 的「法學評論」一九二六年第一分册哈亨普克博士的論文和克利登格教授的論文：論蘇聯親族法的改正。

③ 東方法律時報一九二七年第四號蓋爾曼的論文蘇維埃的親族法和匈牙利的親族法。

獲得新的堅實的大地，是應當有充分準備的。」①

但他們的眼睛，有時也注視到遠方的、強大的、大西洋對面的美國。現在德國一切生活方式上所表現出的美國思想的支配力，就是在家庭方面，也十分顯明。

認為家庭的崩潰，常常受美國的影響，就是這個原故。家庭各種基礎的崩潰，是因為它的美國化。然而所謂美國化，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全部生活的美國化，第一就產生工資的追求。男子完全把頭在賺錢裏面去。他們受「時者金也」這種觀念所支配。這樣一來，結果就發生男子之離開家庭。因為他們對家庭只有一點點時間去接近。另一方面，德國的婦女，也退隨美國的婦女之後，漸漸從丈夫的經濟依存解放出來。就是說，她們已開始成為走向經濟獨立的勞動婦女、女大學生、汽車夫、新聞記者了。婦女也和男子一樣一天比一天增多的捲入社會生活、議會和政黨裏面去了。所以婦女也像男子一樣把她業餘時間，都花費在家庭外面去。就是說：花費在咖啡店、運動場，劇場，電影院，俱樂部裏面去。從前，德國的家庭，曾經是藝術的暖爐，可是現在藝術已經從德國的家庭裏面離開了。要看繪畫就到展覽會去，要聽音樂就到音樂廳去。「家庭文學」這個術語，已變成了一句空話。家庭已經不是組織營養的團體——生活已經「飲食店化」了。西得列克說：

『在這種生活方式之下，家庭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的是生活的中心了，牠已變成僅僅只是爲了食和住的家庭分子的寄宿會

101

① 亞里加·林普弗爾：婦女的獨身生活，德國婦女聯合會的機關報婦女一九二七年，第十號。

② 卡爾·西得列克：德國的家庭。

其他著作家，也有把這一類現象和家庭崩潰的全過程，解釋爲受了猶太人的影響的。他們說，猶太人給全人類，特別是德國人帶來了性的革命，正就是這個革命，造成了一切東西裏面最恐怖的，而且最大的不幸。猶太人使他們的放縱的性的本能和它的無限的精力，風靡了整個歐洲。他們通過馬克思的唯物論，通過文學，通過電影，通過社會的流行，通過報紙，而促進了家庭的崩潰。猶太人出過顯尼志勒 (A. Schatzler) · 出過華塞曼 (August von Wassermann) · 出過諾大衛 (M. S. Jordan) · 出過弗洛以特 (S. Freud) · 出過亞特蘭 (A. Adler)。這些人或在文學方面，或在科學方面，或在哲學方面都把性的放縱神聖化。使歐洲的婦女穿長不及膝的短裙，誇耀打扮修整的剪髮者，實在就是他們猶太人。

最後，最有趣的，是想把現代的家庭狀態，從無產階級的影響來說明。例如保羅·恩斯特——卡塞林克伯爵的一個戰友，有名的劇作家又是馬克斯主義的破產的作者——就作過這種嘗試。

恩斯特是從一個完全獨特的前提出發的。這個前提就是，在現代社會，思想上的領導權，是屬於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對於現代社會的各種破壞的傾向，並不是積極的。沒有高尚的人生目的，不理解世界的調和性，不論對於什麼事都帶着一種無責任的感情，這就是無產階級的特徵。因爲是這樣的一種世界觀，所以無產階級對於結婚這種一定的歷史形態不僅抱有敵意，並且他們還是結婚本身原則的破壞者。資產階級也從無產階級借用了這種思想。這樣一來，兩個極端，就一致了。

「舉行自己的第二十五次離婚式的美國女百萬財主，與做了工回家，用廉價的裝飾品修飾之後匆忙的到跳舞廳去，在夜間，和將來或許嫁給他的男子或第二次不會再會面也未可知的男子一道回家的工場女工之間，並沒有什麼區別。爲了

到病家去診病，把自己的小孩附托給婢女，自己還以為是援助女性解放的女醫生，與爲了要到工場去，任隨自己的小孩流浪街頭，自己還以為是已經走進小孩由社會照顧的未來國家的第一步的女工之間，並沒有什麼區別。……」①

因此，恩斯特歎息：私生子的生產之多，某一方面說來，就是被看做最高道德的指標的我們的德國家庭，變成亂七八糟的原故。

二 家庭改革的嘗試

我已經從資產階級方面引用過一大串他們對於現代家庭危機的評價了。這些評價——雖然大不相同——只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探求家庭災厄的禍根，而且苦心孤詣的計劃與他們所自由設想出來的禍根鬥爭的方法，而把全體的危機，看成一時的現象。但是今日的家庭所正在經驗着的狀態，却是和資本主義同時產生的，而且是天戰後達到異常尖銳的長期歷史過程之當然的，並且是不可避免的結果。資產階級意識的代表者，要想從今日的危機狀態中把家庭挽救出來，使它回到快樂和安穩的虛偽德行的懷中去，這種嘗試之所以太無能爲力，太朴素者，就是因爲這個原故。這種種嘗試，例如像維爾德甚囂塵上的著作完全的結婚中所指出的，想把結婚關係，完全當作生物學的範疇，而且以爲結婚是超越空間時間的先驗的範疇，甚至還把結婚還原於神秘的宗教儀式。使我們發生興趣的是關於後者方面的卡塞林克的見解。他在結婚書這本著作中，網羅了從太戈爾，恩斯特·克列奇米爾到圖斯·曼，亞弗列特·亞特拉這些有名的藝術家，哲

①保羅·恩斯特：結婚與無階級化。

學家，社會學者，醫師的主張，究極目的，就是要想用抽象的、哲學的理想去和結婚的具體的、社會學的內容對置，而把結婚建立一個先驗的超經驗的理解的基礎。但是生活是依照歷史來進行的。所以，在資本主義的各種條件之下，「要想『實現結婚的本來的觀念，並想再復興這種觀念的價值』，而建立新的結婚形態」這種馬尼洛夫的夢想，正和女詩人米薩·赫斯所做的一樣，歸於徒勞。

三 「性的和平主義」

現代資本主義各國的特徵，就是獨特的「性的和平主義」這種改良主義的種種嘗試。

這些嘗試裡面，特別惹人注目的是所謂「INTRA」(「立脚在性科學基礎上的世界性改革協會」)的創立。以奧古斯特·福勒爾、馬古勒斯、喜斯法特及哈維洛克·愛里斯爲主腦的這個「世界性改革協會」站在「把自然的要求和適合於自然科學的地方，看成是道德的」這種根據上，努力想建立新的性倫理學。

這個協會的基本原理，就是下面十條公式：

- 一、結婚改革 結婚應當提高到兩人之間真正的能够百年偕老這個水準。這是母婚姻法及離婚的改革爲前提的。
- 二、婦女的社會地位 婦女還沒有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中得到充分的權利。
- 三、對生育兒童能够有完全責任的產兒限制 爲了這個目的，我們就要努力使無害的節制生育手段普遍的採用，同時還要與墮胎或懲罰墮胎者實行鬭爭。

四、在尼采所說的：「你不惟不能使你自身繁殖，而且不能使你自身哺育長大」這種意味上，從優生學方面來造就子孫。

- 五、正確的限制不適宜的結婚者，首先要限制性的畸形者。
- 六、寬容自由戀愛的結合，特別保護私生子的母親和私生子。
- 七、豫防賣淫及性病的各種方法。
- 八、不把錯亂的性的本能，像從來那樣的理解作犯罪、非法行為和罪惡，而理解為多少由病態的性質而來的現象。
- 九、創設性的犯罪法，但這個法律不能侵入成人有調和性的自由領域裏面。
- 十、性教育及啓蒙問題。

D'AZAR 的改良主義者們，和其他大多數「新的性道德」的代表者相同，在實現他們所擁護的諸原則上，迴避了『全社會制度的根本改造，是必不可缺的條件』這個問題。他們所稱呼的「結婚的向上」，他們所要求的一切方面的男女平權，以及他們之用鬭爭手段要求承認自由戀愛，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之下，是不可能實現的，他們對於這樣的事實，却熟視無睹。不提及全社會體制的變革問題，而說什麼性關係的新制度，只不過是把自己限制在民主主義的「美麗的心」的文學裏面而已。

要想救濟現在家庭危機的各種各樣的嘗試，在法國也發生過。近年一聯串的政治家、文人、學者，就在一定的前提條件之下，携帶了寬恕一夫多妻的提案出場。這種提案引起我們一種什麼興味呢？我們只要看一看熱烈擁護一夫多妻制實施的安格德爾所著的一本合法的情婦，在很短的期間，就銷售了大約六十萬部這種反應，就可以窺見了。

四 德國和美國的家庭崩潰

家庭的危機，在美國表現得特別尖銳。

載於卡塞林克全集中的美國精神分析學者巴特里斯·漢克爾的一篇論文，正暴露了今日美國家庭的私室中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情。①

『現在美國所最煩悶的一切問題中，像對美國將來的結婚問題那樣以猛烈和頑固的形式出現的，還沒有。譬如對結婚問題議論的出發點之宏大的變更——對於舊的結婚理想和結婚道德像暴風雨那樣的憤慨，是常常傳到我們的耳朵裏來的。可是他們的主張非常模糊，由對這問題缺少確實的透澈認識來說，也恐怕沒有像今天表現得這樣明顯。』

『現在大多數的人，已覺悟從來的制度正在發生動搖。他們想把非常有力的落在這個舊制度上來的不可避免的變革潮流，努力很快的停止下去，而從一切角度上來論爭，執筆，和宣說這個問題。』

巴特里斯·漢克爾的論文冒頭這個很長的引用文，就是現在美國以曠古未有的嚴重所正在經驗着的結婚的危機之最雄辯的敘說。

這個論文裏面所包含的各種資料，證明像巨人那樣成長起來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家族、結婚關係的傳統形態，正發生毀滅式的崩潰。並指示出在美國現在的階級構成之下，要從這個崩潰裏面產生出新形態來，是不可能的。這個學者的論文裏面，對於她所生長的美國，還寫有這樣悲嘆的話：『結婚非常輕率 and 隨便，加以甚至常常舉行試驗結婚和試驗離婚，離婚和再婚，急忙的接着舉行，孩子輾轉於兩親之間，他們的相互關係只有通過律師才能實現。』

而且把美國現代的結婚狀態，用「混沌和破產」②這種名詞來形容的，決不是僅只她一個人。

① 巴特里斯·漢克爾：新世界的結婚。

② 巴特里斯·漢克爾：新世界的結婚。

還有離婚統計，也可以說明美國現代家庭的狀態。

照美國聯邦統計局的資料看來，美國在一九二三年中發生過一六五、〇〇〇組以上的離婚事件。就是說結婚數與離婚數的比例是七·五對一之比。可是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離婚數只不過有六八、〇〇〇組，所以離婚數在十八年間已經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以上了。但是同期中人口的增加只不過百分之三十，所以，離婚數比人口數增加的速度要快四倍乃至五倍。並且這種傾向現在還沒有停止。①

米左林大學社會學教授察里斯·亞爾弗特一面註解美國的離婚統計，一面同時拿其他國家來作比較，得到下面這樣憂鬱的結論：

『這些數字，不過是表現我們美國家庭生活現在的症狀的材料。這些數字，指示我們美國家庭生活必需根本改革。美國只在一年之間所出現的離婚數，比所有其他基督教國國民所總共發生的還要更多，美國真是有資格去談論基督教家庭生活的理想嗎？離婚恐怕是我們家庭生活中最大的不幸。不管怎麼樣說，離婚，正指示我們有把巔端者的見解，把我們對家庭問題的個人主義，用較為社會的，較為基督教的見解來替換的絕對必要。』②

在這裏所引用的美國哲學家的言辭中，甚至還有連晴雨表並不是「製造」氣候的——這種非常平凡的真理也不能理解的樸素的理想主義的雛形。所以現代家庭危機晴雨表的指標——離婚，被他們認作正在使家庭崩潰的要因。但是，正如我們在前章說明資本主義對家族制度和結婚制度所發生的影響的時候所詳述了的那樣，經濟的社會的條件，是家庭崩潰的要因，所以我們看見這種崩潰出現最厲害的是美國。因為美

① 羅貝爾特·米赫里斯：關於生活統計學問題之新的東西和舊的東西。

② 察里斯·亞爾弗特：社會與現代的社會問題。

國近幾年所開闢出來的技術革命，給了尚保存有清教徒傳統命脈的美國舊家族制度以高度崩潰的影響。所以美國在離婚方面之超過其他各國，是沒有什麼驚奇的。

很有趣的是：現代美國的上層階級，把離婚當成和平常的解除商業契約一樣的很平常的事件。以下就是關於這一點的一個典型的說明。這是巴黎一個辦理結婚和離婚事件的大律師安特里昂·巴西曼所說的。

美國十萬富翁和百萬富翁，到巴黎去做離婚旅行已經成了「習慣」。過去時代的「新婚旅行」，在今日已爲打算到離婚手續麻煩最少的地方去作「離婚旅行」所代替了。

下面就是巴西曼所說的話。

「美國婦女結婚或離婚的輕率，真是使人料想不到。她們對於結婚並不加以深思熟慮，所以對於離婚也並沒有什麼躊躇。我沒有看見過離婚的人，不論是男子或婦女，覺得有什麼苦悶煩惱。雖然有時他們裏面的某一方面，看來稍稍像有一點輕微的悲痛樣子。

「他們正如有一點不大要緊的病弱就到醫生那裏去一擲，抱着滿腔希望到這裏來。但是她們——我敢保證——比較敏捷的人愉快得多了。在必要的文件快活的簽了字之後，他們就從這裏很倉卒的退回去——去向恐怕就是裁縫鋪，女帽製造處，或夜總會去，巴黎有無數爲失戀 (broken heart) 者而設的歡樂地方。但是我對於美國人的失戀，却一個也不能設想出來。」

跟着家庭的崩潰，以及想借助牧師的說教、思想的吼呢和改良主義的治療來阻止這個崩潰的無用的嘗試同時，和它正反對的傾向——把山外部的法規所規定的國家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的無條件的自由戀愛的原則拿來和資本主義社會崩潰了的家庭、結婚形態相對置的傾向——也正在發展起來。

例如費里茲克斯·泰爾諾博士，在「王國主義者」出版所所出版的小冊子「夫一婦制的失敗中，提倡

應當專門順從「自然」來建立性關係，所以他一面無視社會的輿論，一面說：『太陽照耀，薔薇開花，男女在戀愛上結合起來，——這一切都是與道德並沒有任何共通的，常見的自然現象。』①

鮑爾·亞弗列赫特也大略與此相同的來解決這個問題。他說：

『今後，無論什麼所有權，都不能拘束戀愛或牠的對象，跟着從經濟的私有財產制的軛下把人類解放出來，戀愛的解放，也將要自然的澈底的被實現。在東德戀愛的舊的虛偽建築物中，今天已經只存在無用的石塊了。……』②

「企圖除去」無用石塊的無政府主義的嘗試，用種種的形式表現出來。例如一九二二年由莫克·拉姆伯第所組織的二十五個青年男女，差不多巡迴遊說了整個查里庚，結果……甚至出現違法的自由戀愛同盟這樣獨特的性的宗派形式。

家庭的崩潰，已經達到很深的程度，對於想把這個崩潰合法化的一切嘗試，資產階級表示風狂的抵抗，而用殘酷的手段去對待企圖做這種嘗試的人。這件事情最具體的例子，就是急進的結婚改革」的熱心宣傳者左翼作家弗哥·伯特威爾的命運。一九二四年伯特威爾在維也納創刊他與她這種雜誌，伯特威爾說：現代結婚的形式和內容已經硬化了。他曾攻擊保衛結婚——從基督教時代起幾乎一點也沒有改變的一個制度——的社會輿論。『離婚是犯罪；私生子就是蓋上污辱的火印的小孩；沒有正式結婚而把身子委給男子的女子，就是墮落的女子，若果她因為窮困而賣身，則她就是違犯法律的賣淫婦……』一面雖然把賣身式的結婚視為神聖，一面却偏偏要把不結婚的戀愛當作犯罪；一面把沒有結婚的女子稱做「老密斯」，用輕視和嘲笑去

① 費里茲克斯·麥爾精博士：一夫一婦制的失敗。

② 鮑爾·亞弗列赫特：戀愛的自由。

對待她們，一面却偏偏要非難她們知道不結婚的戀愛，對於這樣的「社會輿論」，伯特威爾宣布和他們宣戰。伯特威爾說，資本主義已經部份的把婦女從寢室、廚房、從小孩房間裏面驅逐到工場、事務所和學校裏面去了，可是婦女還依然原樣的停止在奴隸化的地位上。伯特威爾的雜誌流行很廣，轉瞬之間就銷售了四萬部，而且在伯特威爾的周圍不久就捲起了暴風雨。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和法律的護守者，對伯特威爾所播種的「可怕的放蕩的說教」，大加攻擊。

維也納大學的教授們，對於這個「性的巨大」(Morgens sexualis)，羣起反對，警察也把他請到被告席上去，但是當法庭判決伯特威爾無罪時，報紙就嗾使起一個更加強烈的鬥爭來。這個爭鬥的效果，馬上就出現了。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一個年齡只是二十歲的學生——爲了擁護「社會道德」起見的一個齒科技工——就把伯特威爾殺害了。

這個小小的插話，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對於他的已經朽腐滅亡了的家庭基礎的一切襲擊，究竟採取怎樣的——就把伯特威爾殺害了。

但是他們的基礎，實際上，怎樣的會連根基也腐化了呢？這件事，只要直接接觸過現代資產階級家庭生活的方式，就會了解，只要看它反映在藝術文獻中，和看一看科學文獻中今天如何尖銳的提起了這個問題，也可以瞭然。所以像鮑威爾^①在奧國社會民主主義的雜誌鬥爭一九二七年七月號上，把這個問題，用

① 鮑威爾：社會層與結婚。對鮑威爾所論的若干駁論，載於同誌第八號當作社會問題的結婚這篇勒西·菲茲西亞的論文中。

完全與事實相反的光景來描寫，這不得不說是機會主義傾向的可憐的趨炎附勢者。

究竟資產階級家族制度上發生了些什麼呢？這樣的自問着，而把資產階級家族制度的現狀，看成青天霹靂的結果，也是錯誤的。我們不能說破壞家庭信仰之永遠的牧歌的機械力，是突然出現的。只能說它早就在資產階級家族制度的胎內發生了。資產階級想用僞信和僞善把它隱蔽着的家庭崩潰的「事實」，到了被世界大戰的陽光照耀時，就俄然的表面化了。

「家族制度日益崩潰。若果社會組織越高，則家庭的職能就越加轉化到社會的職能中去。「家庭崩潰」的這個過程，只有到了家庭把一切社會的職能移讓給社會去，轉化到種然的現象學的組織去了時，才能够停止罷！」②

一個很出色的家族制度研究家德國社會學者米列爾·里爾，早就在一九一二年像上面那樣把這個過程的特徵指出過了。

戰時和戰後的經濟狀況，不僅把在家族制度的胎內正在發生的過程，非常清楚的暴露出來，並且還使這個過程尖銳化，深刻化。家族制度，用非常狀態的速度，開始崩潰。勞動的分化，影響了最廣大的婦女人數。婦女的經濟、政治、及家庭的解放，已經震撼了歷史使命已經完結的「終身強制性的一夫一婦制」。它的結果就是今日的家庭危機，這個危機，從來就有許多雀子，在新聞雜誌的屋頂上，喧嚷的呼叫着。

爲要把現代德國的家庭狀態作一個周密的分析，自然首先就應當來研究現代德國家庭詳細的階級分

②里爾：家庭。

化，再沿着階級的區別線，來進行討論。這必需是專門研究的對象。所以我只能限於指出這個過程之採取最複雜的形式展開了出來這件事。例如在家庭危機時代最安定的，是富農的家庭和中農的家庭。農村中產階級的家庭，還保持着大部分的生產勞動性。這裏，婦女大多數都是在自己的家庭圈子之內來實現自己的勞動的。在她們裏面，已婚婦人到家庭外去做工作的，只是很少的例外。所以使現在家庭非常厲害崩潰的力量——婦女的職業勞動，幾乎沒有影響到中農的家庭。自然，這種情形，並下限於德國，其他各資本主義國家，也能夠看到。在這些國家裏面最發達的國家——美國，格洛維斯曾說道：

「自耕農和他的妻子，很少感受到逼迫他們離開自己的家庭那一種反家庭勢力。」①

所以崩潰的過程，最嚴重的還是都市的中產階級，更正確的說，還是在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裏面。最後，在無產階級裏面，現在還只能夠看到還沒有結晶成熟的新原則——未來社會的家庭組織的幼弱的萌芽。

五 結婚率的低下和離婚的增加

資產階級結婚的特徵，就是大多數並不是建立在相互愛慕上的雙方的自由結合，而是建立在經濟打算上的。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結婚介紹業，在大戰前就已經開始從手工業式的形態轉變到資本主義式的有組織的專門事務所這種形態了。

① 亞納斯特·格洛維斯：家庭的各種問題。

結婚介紹的形態問題，曾經成了德國各種雜誌活潑討論的對象。^①

可注意的，是一切爭論者，都只討論到結婚介紹目的之最適當的形態。至於結婚介紹本身的原則上的各種疑問等等，他們根本就沒有發生過。

由於結婚日甚一日的從屬於「買賣」這種資本主義形態，所以新聞廣告對於結婚開始演着重大的作用。在馬達雅教授的結婚媒介和結婚廣告這本著作中，曾指出大戰前新聞廣告在結婚問題上就已經占了重要的地位。大戰後，這種作用，更達到了大規模的程度。^②

維納爾指出，大戰前夜，十二種報紙中一星期裏面共有一、三〇二件結婚廣告。我也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從同樣的十二種德國報紙中在一個星期裏面統計出二、七三四件結婚廣告來。就是說，數量已經比戰前增加兩倍了。

但這些結婚廣告表示什麼意思呢？說的是些什麼呢？

現在在我前面的是洛卡·安茲阿加報的普通的星期日號。和其他的星期日號並沒有什麼特別不同之處。但在這一期上，就載有三一四件結婚廣告。這些結婚廣告之中，是各種各樣的假面具之下（如按摩、體

① 一九一三年在新時代上，曾繼續的揭載過西德克·魯特格、勒溫德爾特教授等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一九一六年在民族與社會生物學文庫中，德維阿爾特又提出了這個問題。一九一八年在維恩醫學週報中，西迪克列爾教授，又重複討論了這個問題。一九一九年社會科學雜誌中，克恩教授也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② 維克多·馬達雅：結婚媒介和結婚廣告。

育)，半職業的賣淫婦，說出了她們各個的事務。但是絕大多數的廣告，都完全帶着「商業的」性質，都

是從想結婚的候補者方面發生的。

那麼，這些結婚廣告所提出來的要求，是些什麼東西呢？百分之

八十五，都是以物質問題為根本的前提條件。正確的舉出了所要求的

嫁資的數額。未來丈夫的俸給有多少，他有多少財產等等，都要規規

矩矩的說出來。經濟的要求，占了結婚廣告的支配地位。諸位已完全不

能想到兩個活人的真正結合的問題了，諸君將以為一方希望「嫁到」另

一方，不是完全和兩個企業間的契約一樣麼？「青年女財主，希望嫁

給世界的木材輸出商人」，「有精力，才能，教育的商人，希望到雜

貨商那裏去入贅」……等等。

帶有所謂生理學性質的要求，比之經濟的要求，僅占很小的地

位。我現在所看見的新聞廣告，不過只有百分之二十五要求未來的結

婚對手要有一定的身長，豐滿，髮色，姿容，氣質等等。

條件是完全確切明白的。要求未來的丈夫要有一七〇厘米以上的身

長。對未來的妻子也提出要有「均勻美好的腳」這種要求來。某一商

人，曾提出能夠同伴同到郊外散步這個條件來等等之類。並且，在百分之二十五中，也包含有所謂精神上的

徵求女伴 某君現年卅歲，誠實，勤勞，有理想，有抱負，欲求一志同道合之女性為伴，不計名譽，不計金錢，有意者請函寄本報，地址：上海某某路某某號。

徵求女友 某君現年卅歲，誠實，勤勞，有理想，有抱負，欲求一志同道合之女性為友，不計名譽，不計金錢，有意者請函寄本報，地址：上海某某路某某號。

徵婚 某君現年卅歲，誠實，勤勞，有理想，有抱負，欲求一志同道合之女性為妻，不計名譽，不計金錢，有意者請函寄本報，地址：上海某某路某某號。

徵求女伴 某君現年卅歲，誠實，勤勞，有理想，有抱負，欲求一志同道合之女性為伴，不計名譽，不計金錢，有意者請函寄本報，地址：上海某某路某某號。

徵求女友 某君現年卅歲，誠實，勤勞，有理想，有抱負，欲求一志同道合之女性為友，不計名譽，不計金錢，有意者請函寄本報，地址：上海某某路某某號。

徵婚 某君現年卅歲，誠實，勤勞，有理想，有抱負，欲求一志同道合之女性為妻，不計名譽，不計金錢，有意者請函寄本報，地址：上海某某路某某號。

徵求女伴 某君現年卅歲，誠實，勤勞，有理想，有抱負，欲求一志同道合之女性為伴，不計名譽，不計金錢，有意者請函寄本報，地址：上海某某路某某號。

徵求女友 某君現年卅歲，誠實，勤勞，有理想，有抱負，欲求一志同道合之女性為友，不計名譽，不計金錢，有意者請函寄本報，地址：上海某某路某某號。

徵婚 某君現年卅歲，誠實，勤勞，有理想，有抱負，欲求一志同道合之女性為妻，不計名譽，不計金錢，有意者請函寄本報，地址：上海某某路某某號。

徵求女伴 某君現年卅歲，誠實，勤勞，有理想，有抱負，欲求一志同道合之女性為伴，不計名譽，不計金錢，有意者請函寄本報，地址：上海某某路某某號。

徵求女友 某君現年卅歲，誠實，勤勞，有理想，有抱負，欲求一志同道合之女性為友，不計名譽，不計金錢，有意者請函寄本報，地址：上海某某路某某號。

徵婚 某君現年卅歲，誠實，勤勞，有理想，有抱負，欲求一志同道合之女性為妻，不計名譽，不計金錢，有意者請函寄本報，地址：上海某某路某某號。

上海某大報中的徵婚廣告

條件，而提出所謂：「愛好自然」，「愛好音樂」，「嗜好運動」，「對繪畫有趣味」，「愛惜動物」，「有詩學知識」等等要求來。

德國的小市民所反覆稱贊的把結婚當作「精神，肉體，和業務」(Geist, Körper, und Geschäft)的輝煌的安息所的時代，早就消滅了。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在德國報紙中滿載着的結婚廣告的典型的實例，「精神」(Geist)「經跑掉了」，「肉體」(Körper)也「已經推在一邊」；所以結婚已經轉化為普通的「交易」(Geschäft)——是交織在資本主義社會全部生活中的無數條件之一——了。

通常局外人的眼睛不能夠看見的人類相互關係的全世界，也被結婚廣告所隱蔽。最近萊翁·伯雷博士曾經做過想把結婚契約這個小世界的内幕暴露出來的有興味的嘗試。伯雷把揭載於各種報紙裏面的許多戀愛、結婚廣告的兩百個回答，印成一個小冊子發表。伯雷這個小冊子，是一個指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風俗特質的有很大價值的人類文獻。它是「資本主義社會性關係正在怎樣的變化？」「資產階級正在把結婚轉化成什麼？」的活生生的指標。胡行亂爲的戀愛術和追求金錢，就是「戀愛市場」的基本法則。所以，伯雷帶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特有的恐怖，在這個小冊子的序文裏面這樣叫道：

「我們若果進一步去看一看：在街頭上過着的人，一齊在餐桌上吃飯的人，我們在社會上不得不對他真誠和尊敬的人……這些人們的內面，是怎麼樣的不相同呢？……這不得不令人悚然！」

德國話所謂「買婚」(Kaufhe)這個特別名詞，本質上就是「打算結婚」的極正確的定義。這種結婚，要想作爲把家庭建設在它上面的土壤，自然是最不安定的土壤。大家都知道，現在在德國，這個建築物，

已經變成充滿痛苦的牢獄，走向毀滅或犯罪，或轉化成表演大小悲劇的鬪爭舞台了。雖然這樣，可是現代的德國，却還要想借道德神聖的威力，用國家強制的籓子，把這個建築物堅固的箍起來。德國的現行法，完全把離婚的原則關閉在狹小的範圍裏面。一直到現在，它的離婚法還是依照三十年前所公佈的德意志民法的舊原則所製定的。這個民法，是以夫婦裏面的一方有了過失這件事為離婚的基礎的。而且，夫婦的一方雖然對他方提起了離婚訴訟，但大多數的場合，所謂「法律」和「公平」的保護者，常借裁判之名，把離婚駁回下來。正如某報的記載所宣告的：「X夫人今後必需對主人Y完全履行法律上所規定的夫婦的義務。」

自然，德國在這一點上比之一直到今天還依然存在着中世紀式的否定離婚的奧國和意國來，是進步的。但是德國的親族法，它還保留有許多中世紀的殘滓，這是不容爭論的。

要把當作離婚必不可缺的前提條件應當是主觀的過失這種不幸的原則歸於消滅，在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國，碰到了無數的障害。結婚改革的贊成者各種各樣的提案，已經消滅在幾年間的一切準備和立法的審議手續之中了。一九二五年司法部長從德國國會的演講台上，對改良主義者們，說出了下面的話：

「我可以重複的說，要想使離婚容易為目的的法律的改正，我決不能贊成！這個法律，在丈夫的意志還沒有指示給我其他道路時，不能有什麼變更！」①

從那個時候以來，不僅德國的司法部長變換了，就是國會的構成也變化了，取得政權的政黨也變化

了。但是結婚改革的贊成者還沒有變，他們還是不倦的主張：若果兩個人裏面希望離婚，他們裏面的一個人，不是不會被認爲犯罪嗎？①

雖然這樣，然而現實生活的巨流，却突破了橫在它的道路上的反動法律的堤防。德國的離婚數，就是在戰前，就已經徐徐的，很經常的增大着，到了大戰時代，離婚曲線更開始急激的向上飛躍。在一九一三年時，每十萬人共有二六·一對離婚者，但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已經增到五十五對，一九二四年增到五七·三對，一九二五年增到五五·三對了。就是說，近年來這個固定化了的數字，幾乎要超過戰前的數字兩倍了。

六 友愛結婚

這個時代的比離婚還要更進一層的本質上指標，就是所謂友愛結婚（這是現代德國流行最廣的結婚前的，或更正確的說，類似結婚的一種制度）。所謂友愛結婚，就是各別生活的兩個青年男女有計劃的會見的結合。這樣的結合，通常可以繼續很長的時間（從幾個月以至幾年），有時也會變成正式結婚。但是這類的結合，最後大多數都趨於分裂。這個分裂，是由於對手之一已走進經濟上有利的結婚去。我已經說過，在友愛結婚期間，兩當事者，通常都是各別居住，各自維持經濟獨立的。友愛結婚，德國在戰前，就已經流行了，到了現在，因爲小有產的人家，不得不把未成年的青年送出去做事，所以有了非常的發展。

① 諸參照性科學雜誌一九二八年第十五卷二六——四〇頁所載的弗里特里奇·托拉曼的論文：離婚改革的期望。

爲八十馬克做工的十七歲的女打字員和女店員，自己已感到經濟的獨立。同時，她也不大要依靠父母的保護了。和同樣狀況的青年結合，在她們裏面也很快的發生了。

遺憾的是，沒有表示友愛結婚的特質的統計材料。然而我有討論這個題目的機會，大多數深知德國生活方式的人，都斷言說，這種友愛結婚，已經影響從十七歲到二十五歲不下於四分之三的都會青年了。

因此，和和法化的結婚同時，現代德國還存在一種非常普遍的，資產階級自己認爲是野合的類似結婚的制度。

關於大戰後德國的不正當結合的流程度，只要看一看一九一八年所調查的，單單私生子就有二百五十萬這個事實，就能夠充分的明白了。

在評價這個數字時，若果一方面再考慮到避姪法和墮胎的廣泛流行，另一方面再考慮到私生子死亡率之高，將要使我們更加驚心。恐怕沒有像德國資產階級的偽善對私生子的態度表示得那樣可驚的露骨了罷。德國的親族法，禁止「私生子」承認它們的生父是他們的親族，並且禁止指定「私生子」的母親做他們的女保護人。因此，私生子的境遇之日愈惡化，私生子因這種規定——資本主義「合法性」的許多犧牲中之一——所使然的死亡率之增高，這些事實，我們在前章就已經說過了。

若果拿引用過的這些數字來看，被德國親族法所宣佈爲「不合法」的小孩，又被奎弗伯克教授的法則宣佈爲正在滅亡着的小孩，在這幾百萬個小孩的命運上，這個法律，有多大的影響呢？這是非常明白清楚的。①不錯！韋馬憲法（共和國的立法）會宣言爲了私生子肉體的，精神的，和社會的發達，要使他們與

①要更詳細的知道德國法律中私生子的地位，可參看奎弗伯克教授的比較親族法。

正式結婚所生的小孩有同等的待遇（一百二十一條）；可是這並沒有一點效果。這個宣言，在德國的親族法中，結果連一點痕跡也沒有了。所以共和國的德國，在實際裁判上，關於私生子問題，和革命前並沒有點差異。^①

就是在現在，「私生子」死亡的比例也還和以前一樣。在一九二五年中，由正式結婚所生的嬰孩，每百人最初一年的死亡率是九·六人，但是私生子則有一七·三人。^②

德國的資產階級，不惜用一切的努力，去廢除憲法的自由主義精神，去維持「私生子」的無權利的狀態。關於這一層最明顯的文獻，就是所謂「克服社會不道德的德國婦女協會」所呈給國會的請願書。在這個可注目的文獻中，德國資產階級婦女，在「結婚神聖和家庭生活的純潔」的名目下，在和「不知恥的自由戀愛」鬥爭的名目之下，向議會要求廢除規定結婚子和私生子在法律上平等的憲法第一百二十一條。

資產問題，若果不把它當作資本主義社會不可避免的產物，就不能夠充分了解現代德國及其他一切國家的結婚制度和家族制度，這是不待言的。

例如，戰前德國，每年在賣淫方面所耗費的金錢，照魯茲修的計算，要達五億馬克。弗列克斯納教授把這個可驚的數字，拿去和普魯士政府的全部教育經費的豫算額作一比較——就是說，大學，第一級學校，第二級學校，工業學校及技術學校網的必要經費額，在一九〇九年，也還不到兩億馬克。^③

①關於這點，亞斯·拉維其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後的資產階級民法的歷史概觀中，曾引用了很有興趣的資料。

②安尼·弗里特林德博士：陶汰的青蕪。

③弗列克斯納教授：歐洲的賣淫。

今日德國的賣淫問題，應當是一個專門著述的對象。我只限於來指出戰後德國賣淫的非常增人，和賣淫婦數的巨大增加這個事實。賣淫婦的比例顯著增大的原因，是因為在戰前還自鳴得意的確信以為「出賣肉體，僅只是下層階級的命運」的中等階級，到了戰後，也開始像下層階級那樣，出來供給肉體的出賣了。

這裏應當特別提出來說的是柏林，在這裏，人類的肉體，完全和火柴、報紙一樣在街頭出賣——所不同的只是販賣的方法，因為它的販賣方法比後者較為麻煩一些。

在戰前，柏林出賣自己的肉體來維持生活的職業賣淫婦數，就運最小心統計學者，已經承認有兩萬人。①所以「柏林每二十五個成人婦女裏面，就要有一個把自己的肉體出賣給幾個男子了。」②

戰後，在德國的首都，賣淫婦的數目，不論絕對方面和相對方面都顯著的增大了。據索弗爾說，柏林的賣淫婦已經增到了五萬個。③若于著者的估計，比這個數目還要大。

但是要了解現代德國賣淫的實際規模究竟有多大，還應當考慮下面的情形。

一，當作餘業的非合法的賣淫婦女數——這個數目，超過了職業的公娼數目十倍或二十倍。④
二，不僅要注意賣淫婦的數目，同時也應當注意她們營業所迎接的男子的數目，在這裏，就是用最低標準來計算，也

① 洛貝爾特·米赫魯斯：對於生活統計問題的新的東西和舊的東西。

② 洛貝爾特·赫森：德國的賣淫。

③ 威赫爾姆·索佛爾：自己肉體的權利。

④ 洛貝爾特·米赫魯斯：對於生活統計問題的新的東西和舊的東西。

怕也有幾百萬吧！

而且因爲供給常常很顯著的超過了需要，大多數的賣淫婦，都是過着一種半饑餓的生活。

七 資產階級家庭改造論的命運

若果把德國的家庭現狀，只看做一時的危機之結果，這是最可憐的自己欺騙自己。只有卡塞林克那種典型的反動空想家，才能夠夢想：過了若干時之後，若果河水倒退，則德國的家庭將要再穿上潔白的僧服而登場。

德國的家庭今日所正在經驗着的事，是長期歷史過程的一種結果。它不是一時的危機，而是婦女極普遍的走向經濟獨立道路所喚起的一個轉換。

對這件事情比較理解的，是美國的社會學者們，他們曾說：

『在人類家族制度的一般歷史上，像我們今日所正在經過的，立腳在婦女經濟獨立上的這種激進的變革，是沒有的。』①

戰前，德國的資產階級，是用憐憫和輕蔑的感情，來看待勞動婦女的。現在，柏林二百二十七萬五千婦女中，要有七十九萬九千人，即百分之三六·八在工業、商業和官廳的種種部門中工作。若果再考慮到因年齡和肉體的狀態不能工作的婦女人數，則事實上，柏林要有過半數的婦女從事職業勞動。

大戰已使勞動婦女問題走到一個新的方向。關於婦女勞動可能性的爭論，在實際生活上，已經無條件

①阿勒斯特·格洛維斯教授：家庭的社會問題。

的，確定的解決了。婦女在戰時占領了生產勞動大多數的部門，這些部門，在以前是完全拒絕她們工作的。不錯，跟着戰時狀態的恢復，許多職業開始驅逐婦女勞動，但在根本上，婦女勞動的地盤，已經擴大和強化了。

大戰所造成的婦女經濟地位的變化，是家庭崩潰的最重要的原因。

認為復古可以防止這種崩潰，這是全無意義的。問題的解決，必然是結婚關係和家族關係的新形態。而這個新形態的實現，又不得不達到這個結論：『在階級社會是不可能的。』

我們在前面已說明過，結婚制度和家族制度上的危機，在德國和美國表現得特別顯著。這是因為在大戰後十年中，他們的技術進步，超過了其他資本主義諸國之故。由於這個理由，家庭崩潰的諸原因，在這兩個國家最露骨最尖銳的表現了出來。

自然，這樣的說，並不是說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其他諸國，情形是比較良好的。

例如只要一看『英國家庭崩潰過程狀況如何？』這個問題，已成爲英國近年文學上中心的主題之一，就可以知道一個大體了。這些文學之中特別值得注目的是一九二八年的匿名小說結婚難。這本小說，是某個著名貴族所寫成的。把碰到了「結婚難」，而粉碎了自己的命運的英國婦女說不出口的狀態，如實地描寫了出來。

就是在西洛特·布霍·賀馬雅用充滿了絕望的言辭所寫的下文裏也能看出家庭和結婚制度的崩潰來。

『病態的敏銳的感覺，性關係上的嫌惡的心情以及由此產生的青年的早熟和墮落，放恣和變態——這裏是禁慾主義和僞信——那裏是無數的離婚，男子的「結婚恐怖症」，男女的無節操和賣淫行爲，國民間像鼠疫一樣的性病，不幸的結婚和婚後僵化而彼此離居的夫婦，因經濟必要和個人便宜所使然的產兒限制，私生子，和因不生育而被誹謗爲無用物的

女子軍，——總之，這充滿窮困和不幸，無良心和屈辱的女魔的廚房——這一切，都是從離開正軌的性生活這個共通的土壤所生長出來的。」^①

這些特徵，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多多少少都帶得有。但是，若果我們主要的以德國和美國來論，則我們可以指出這樣的事實，就是，這兩個國家，危機的尖銳，特別的達到了病態的性質。所以在其他各國僅僅不充分地出現的那種現象，在這兩個國家，已完全清清楚楚的表現出來了。

德國和美國，現在正特別真摯地在探求這個苦惱境遇的出路。

最近數年間，很快的抓着美國中，小資產階級所關心的思想之一，就是把家族、結婚上的舊制度，從一夫一婦制的結婚，移到「友愛結婚」(Companionate)——一九二四年尼特博士^②所開始使用的用語——上去，再把它建立起來。

友愛結婚的一羣熱烈的支持者，爲了改造結婚，就在口頭上和文字上積極的鼓動。他們用大量的出版物，和聽衆滿場的演會，動員廣大的中、小資產階級大眾，來贊成友愛結婚。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狀態，到了漸漸的把財產之血統的保存者繼承者的一夫一婦制度的根本目的，變成了無價值的時候，現代家庭的崩潰，就在這些社會層上，開始特別病態的出現。現代美國的中、小資產階級說：有如繼承財富，不如製造財富。這種說法，是很適當的。正因爲這樣，他們輕視家庭繼承者的職務和機能，而把重心移到破壞最拘

① 賀馬雅：暫時的結婚。

② 揭載於一九二四年五月號的社會衛生雜誌。

束他們的家庭的特性上去。強度地職業化了的美國婦女，最歡迎走向這條道路去。

對於普通的美國事業家，家庭已開始變成了拘束自由的，可嘆的必要了。格洛維斯教授說：

「男子的資力僅僅只能夠維持自己一個人，可是反而不得不養活一家人，這種情形非常多。妻子一生生了小孩，通常都放棄了自己的工作。這樣的家庭，雖然就是縮減了家庭預算，時時刻刻對家庭生活及收入不絕的掛念，但家庭的維持還是漸漸的困難起來。在我們的若干都市中，由於這樣的經濟條件的結果，可以看出建築在相互同意之上的不合法的舊時的家庭生活這個傾向來。」①

這就是我們在說到德國的時候，已經在 *Freundschaft* (友愛結婚) 之名下說過了的 *Companionate*。

我們再來談一談美國友愛結婚觀念的代表者最有聲名的林西罷！

在善良的清教徒大多數人的眼光看來，林西是一個用革命手段來破壞家庭的人。但是事實上，這個「家庭的震撼者」，不過是美國普通的自由主義者。他在丹維亞法院三十年服務的結果，對於家庭事件和少年犯罪者各種問題。有了這樣的確信：認為現代的家庭已經崩潰了，所以在家庭和結婚的關係上，有建立了完全新的形態的必要。他出現於哥洛蘭得州的立法廳中，要求承認這個新的形態。而「百分之百」的美國人，和民主黨②的武士們，誣毀他是革命家，對他加以頑強的迫害，就是完全因為這個原故。

① 阿勒斯特·格洛維斯：家庭的社會問題。

② 三K黨為 *Ku Klux Klan* 之略，南北戰爭後（一八六五年）美國南部地方所發生的一種秘密結社，發生的原因，是憎惡北部諸州勢力的增大，恐佈黑人，和嫌惡平等思想等等。他們目的是為白人佔絕對優勢而戰。對黑人和反對他們的團體的人加以極度的暴行和私刑，漸次變立了反動的暴徒團體。政府曾於一八七一年下令禁止，故其勢漸衰，歐洲大戰時又再出現，現在已成感震擊黑入，襲擊及對戰爭者，襲擊勞動運動家的資本家以御用的暴力團。

在他與達普魯·愛維亞斯合力所著的友愛結婚 (Companionate Marriage) 中，林西從他所處理的訴訟事件中，證明在現代的美國，Companionate 卽「友愛結婚」，已是一種風行最廣的普通現象。

西林的證明看來的，依照舊約全書形式的一夫一婦的結婚，在現代的美國已經不存在了。夫婦之間的貞節的破壞，不僅很普遍，甚至有時還看出想在道德方面而使這種破壞舉動正當化的傾向來。他說：

『現在美國所發生的一切可注目的現象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或者在某種意味上說來，最危險的，就是大多數國民對夫婦間貞節的破壞，態度大爲改變。不只是盛行通姦，最厲害的現象是並且還要擁護通姦，而且努力使通姦正當化。』^①結婚正在日盛一日的讓位給支配美國性關係實際形態的自由結合的形態了。西林以爲，對於美國最重現的現象假裝不見，就是使全社會走上最大的危險去。因此他中訴道：

『現在正基社會應該理解負責的時候——就是說，自由結婚的異常的增加，並不能僅僅以簡單的輕率，或每兩個月需要一次新的戀愛來說明。所以社會必需理解，只有使這個問題不陷於空洞的七嘴八舌，而努力使牠與現在實際進行的事實接近，才能够得到正確的解決。』^②

西林在已經完全壓倒了事實上的一夫一妻制結婚的友愛結婚之合法化中，看出了家庭現在所正在經驗着的一般危機的活路。

『我們所應當做的，除了正直的承認我國的知識分子，和中層階級商人中有教養的各等級今日已經實行的友愛結婚，並且在法律上給這種結婚加以強化之外，不能有任何事情。』^③

① 林西和愛維亞斯共著的：友愛結婚。

② 林西和愛維亞斯共著的：友愛結婚。

③ 林西和愛維亞斯共著的：友愛結婚。

林西的結婚改造案，是從現代的科學已經有可能性給我們去統制人類糊裏糊塗的生育，和人類已經能夠有意識的去調節子孫的生產過程這樣的命題出發的。（這裏要加以註釋的，就是其他美國著作家也斷然這樣確實的說：在現代的技術之下，像列塔·霍林克維亞特教授所稱的「勉強性的母親」Mother by Coercion 這種典型女子，已經不存在了。）

他的「友愛結婚」的概念，也是根據於這個前提條件。就是說，他們認為友愛結婚這個名詞的意義就是：『以法律所承認的產兒限制和相互當心——要常常是無子的夫婦——為原則，而獲得不需支付扶養費也能夠離婚的結婚。』

林西要求國家做做紐約產兒限制聯盟的方法，設立特別的顧問處，由這個顧問處，去指導民衆採用適當預防妊娠的手段。這樣一來，生育就成了服屬於兩親的自覺的意志的東西，而且被隸屬於國家統制的特別機關下面。所以，夫婦就是基於相當長的期間的同棲。到了他們能夠確信他們的結合安定了的時候，並且兩親的經濟狀態能夠保證孩子的教育的時候，他們才能開始生育他們的小孩。當已經有了幾個小孩子的小婦離婚時，則他們財產上的相互關係和小孩們的教養問題，就由離婚裁判所來解決。

林西對於他的提案，不承認它是革命的。他再三再四的反覆強調的說，他『不是革命家，而是實際家』，並且說，『這本書表面上是急進主義的，將來就要成為保守主義的了。』①

① 林西和愛維亞斯共著的「友愛結婚」。

自然，他說的話是不錯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傳統形式，已經不能夠滿足了；想努力從與它相連繫的經濟上的重荷把自己解放出來的實業家們，以及中、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者們，就跟着它而登場了。這一章人，在最近甚至連支付妻子和小孩的扶養費問題，也要反對，這不是偶然的。紐約最高法院控告部指導者斯托隆格最近曾經說過：

「扶養費會使婦女變成懶惰的人，默認了她的復仇的感情，使男子破產，並且不能預料有什麼好事情出來，所以不得不把牠廢除。」

根據前面的敘述，我們已經明白，吸引一夫一婦家族制度崩潰的遠心力，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胎內正在發展。在資本主義發展程度超過一切國家的現代的美國，這些遠心力特別尖銳的被感覺到。美國已經達到了資本主義的頂點。所以家庭的崩潰，也同時達到了頂點。傳統的一夫一婦制的家庭，在事業家的眼中，已被看成「時代錯誤」了。甚至連現在美國的社會學者，也把家庭制度之不適合新的社會生存條件這件事，用「文化停頓」這個特別名詞來表現，友愛結婚就是實際清算「文化停頓」，造成結婚關係新形態的嘗試。法律承認不承認這些新形態都完全沒有關係，它已經深植在生活之中，最近支加哥費了很大功夫舉行的房屋住客的調查，已經指明出來。這個調查，暴露了在這些屋子裏面所居住的夫婦，百分之六十都是沒有正式結婚的。

主張友愛結婚的人們。在爭取友愛結婚的合法化的過程中，常和反對者作最激烈的爭論。一九二八年

①威廉·費爾登·奧克西恩：文化和天生的性質之社會變化。

二月在加勒吉廳中，林西和美國最有名的演說家猶太律師司替芬·亞斯·維斯博士兩人之間關於「友愛結婚應當合法化嗎？」這個题目的爭論，等等，即其一例，反對林西的人，都非難友愛結婚是「性的衝動的無規律、放縱、無統制的混沌。」①

在德國，演林西的角色者，是堅信「暫時的結婚」(Zeitehe)的西洛得·普賀維·霍馬雅女士。

「暫時的結婚，就是在法律上限制了若干期間(大約在五年上下)男女的共同生活。在原則上，這個期間，兩當事者，都要受家庭拘束，不能把牠破壞。若果這種結合發生生育小孩時，這個結婚就要從最小的孩子生的時候算起，至少還要延長八年。」②

暫時的結婚的著者，曾斷定說：在這書裏，並不有發明什麼新的結婚形態，恰恰相反，只不過把現在實際上到處都已實際流行的事，提議在法律上加以承認而已！她一面說明她自己的提議，一面主張，互相在經濟上各自獨立的結婚者，是可以預想的，不過「暫時的結婚」，斷然不是建築在把生活和經濟作爲義務的原則上。

結婚改造的多種多樣的小資產階級的嘗試，以及對它的活潑的反響，清楚的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怎樣的遭遇了家族制度和結婚制度的破局時代，它的崩潰過程怎樣的深入。

在資本主義輪船的思想甲板上，無論何處，都發生了圍繞結婚問題的像老鼠那樣愚蠢的吵鬧，這不是偶然的。可是這些愚蠢的吵鬧的伙伴們，却暴露了他們互相間巨烈的矛盾對立來。例如有認爲最必要的是

① 巴勒勒爾博士：一九二八年二月紐約的信，性科學雜誌一九二八年第十五號。

② 馬雅女士：暫時的結婚。

婦女經濟獨立的準備首先在根本上就是教育婦女^①。可是在另一方面，有的又在婦女經濟獨立的本身中，看到了「惡的根源」，所以他們爲了反對婦女的經濟獨立，就提出了像：「禁止婦女職業勞動，或使職業勞動失去經濟上的意義」這一類提案來。^②

對照一下下面這些主張，也可看出許多特徵來。像保羅·恩斯特這一類對家庭的崩潰非常煩惱的德國反動家，他要想依賴基督教的禁慾思想去挽救家庭，所以說『若果女子墮落了，這個時候，男子的唯一手段，就是離開女子，變成禁慾主義者』。但對於這同一問題抱着悲嘆態度的美國資產階級意識的代表者，還提起「更實際的」提案來。例如上議院議員杜邦·里格列 (Dupont Ridgley)，很熱心的提倡實行一年的試驗結婚。最近發表過戀愛和自由這篇論文的亞弗·斯蒂芬遜，更加大膽，他從青年人們很混沌的去滿足性的慾望完全是出於「不得已」這件事情裏面，看出了現代家庭崩潰的原因。克服這個混沌的手段，就是要訓練出依照專門醫生的指示，能夠治癒這些患者肉體和精力的不滿之特種的性的「看護婦」。上面這一切沒有道理的想頭，結果都不過是無味的喧擾而已！但是若果作爲一些特徵，這種無味的喧擾也能夠給我們一些很好的暗示。

大家競相寫出了「積極的家庭改革」的綱領，一個接着一個的宣佈了「家庭戰略」的口號。然而這些綱領和口號，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支配階級的一切戰略的命運完全一樣。結婚改革的各種嘗試裏面不論

①馬雅女士：暫時的結婚。

②亞爾·克西維特拉：婦女的職業活動與民衆的庸俗化。

是那一種嘗試，一就是在最優惠的條件之下，也僅僅能夠收到極短時間的成功。①——這種可悲的結果，甚至資產階級意識的代表者，也逼得不得不承認。

資本主義國家對現在的家族和結婚問題的特別注意，還要怎樣來說明呢？我已經不止一次說到過的格洛維斯教授，已給這個問題以完全明瞭的回答。格洛維斯說：

『家庭制度的缺點漸漸加多，到了牠已經明瞭的時候，往往就出現爲了維持家庭的安泰的各種要求。在暴風雨地緊張的鬭爭中，是不能猶豫不去嘗試給家庭的發展一個方向，而一任家庭獨自的力量去處理的。』②

資產階級，把家庭看成他們的支配最堅強的防壁之一，看成防衛「財產，法律和秩序」的重要制度之。這個防壁開始發生動搖時，當然他們是不能安心的。空想的烏托邦主義者，要想用他們自己的結婚改造案，救出遭遇崩潰危機的家庭；吝嗇的實業家們，也要想像補綴爛破布一樣，去救出遭遇了崩潰危機的家庭。但是這一切，在非現實這一點上看來，他們都是一樣的。他們閉眼不看必然要發生家庭危機的制度。只和結果鬭爭，而忽視了原因。這個問題的正確解決，就要把全社會的有機體用外科手術加以解剖。只有這個外科手術，才能在現實中造成兩性相互關係的新形態。

歷史使命已經快要完結了的資本主義家族制度，關於它的學說，對於我們，不僅有歷史的興味，並且還有現實的興味。這種學說，是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將來家庭和結婚的各個階段的。正如普列哈諾夫在論黑

① 亞納維特·莫列爾：家庭的崩潰。

② 格洛維斯家：庭的社會問題。

格爾的詩文中所說過的，馬克思主義能夠判斷何者的歷史使命將要完結，則在它的基礎上，何者將要生長起來；反過來說，何者將要生長起來，則我們就能夠判斷何者的歷史使命將要完結，因為這是必然的結果。

第五章 過渡期的家族和結婚

——蘇聯的家族、結婚問題——

一 資本主義的崩潰和家族的轉變

和資本主義制度和適應的資本主義下的家族制度，是與資本主義本身的命運一道的。資本主義的諸關係一經消滅，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家族在社會主義時代以前所盡的各種職能，到了社會主義時代，就要萎縮了。社會主義社會，是和各色各樣的家族職能「無緣」的，它把這些職務從狹隘的家庭圈子裏面拉出來，而將它放在自己的肩上。關於這一點，正如我們所觀察的，在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已經開始了的家庭崩潰過程，到了社會主義下，就被完成了。在資本主義末期，家族已經差不多完全失去了生產的職能；它的教育的職能，也受了很大的限制；政治的職能，完全消滅；而家政上的職能，也漸漸的減少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下面，家族的崩潰，就要達到澈底的完成了。

二 家族解放問題和無產階級國家

但若果以為從資本主義崩潰的瞬間起，家族也就跟着馬上消滅，這是很大的錯誤。家族只有在社會主

義制度已經完成的社會，才能夠完全消滅。我們充分知道，人類要進到這種社會，「由必然的王國進到自由的王國」。決不能夠一步就走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還隔着一個很長的過渡期。這個過渡期，充滿了「舊經濟制度的殘存物及其新芽，與社會主義形態的」鬭爭。在過渡期中，社會還不能廢除家族，因為這時還不能將家族中的許多職能，担負在自己的肩頭上。過渡時期的國家，還不能繼承家庭所盡的在養育上保護上有時還有家政上的種種職能。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家就不得不利用家庭，將它當作補助的社會構成體。資本主義崩潰的事實本身，在家族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家族從資本主義的市場法則解放出來，又重新在個人自由結合上面建立起來了。照現在資產階級看來，這就等於家族的毀滅式的革命。

『廢除家族制度！對於共產主義者這種可咀咒的企圖，就是連最急進的人也發生了憤怒。但現在資產階級家族制度，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呢？牠不過是建立在資本和收入的私有上面的。這種制度完全發達的形式，僅僅在資產階級裏面存在。而在無產階級強制的獨身和公娼制度中，則找到了它的補充物。……』

資本主義的崩潰，使家族的形態發生了變化。在過渡期間，家族已從小商人的私有財產的影響解放出來，同時，家族的各種職務，也漸漸的引渡給國家。當國家進到社會主義的建設時，就漸漸的能夠担負起這些職務來了。

以上就是我們能夠直接課給過渡期國家的實踐的理論的前提條件

三 蘇聯的男女政治權利的平等

蘇聯在過渡時期的最初階段，是處在下面這種狀態之下的。即家族在法律上，是依俄羅斯帝國法令全

書第十卷第一中所記載的農奴制原則規定的。並且爲資產階級制度以前的意識形態所支配的沙皇主義的親族法，還用了許多半封建的規則使家庭奴隸化。例如『現役軍人及官吏，若果不得長官的許可，則禁止結婚』呀！『若果丈夫因職務關係，或因其他事情丈夫需要遷居，則應當跟隨着丈夫』，這也是妻子的義務（第一〇七頁）呀！『服從作爲家長的丈夫，對他保持愛、尊敬、和無限的服從，應該表示對一家之主的丈夫完全的滿足和愛慕』，這（一〇七頁）也是妻子的義務呀！現在看起來，完全是一些非常滑稽的規律，可是一直到革命的前夜，它還是壓制幾百萬人的生活很有力的法律上的基準。

所以，蘇維埃國家成立的第一天，就最先考慮到家族和宅的最受壓迫的分子——婦女法律上的解放。這個問題很快的就被蘇維埃國家所解決。蘇維埃國家宣佈了兩性在家庭上及政治上的澈底平等。十月革命取消了結婚的一切阻礙，規定離婚自由，打破了「私生子」這種概念，給與婦女在家庭方面及政治方面男女平等以許多法律的保證。

『在我們蘇維埃的俄羅斯，法律上的男女不平等，一點痕跡也不存在了。婚姻及親族法裏面的特別討厭的，下賤的，虛偽的不平等，以及關於小孩的不平等，已被蘇維埃政權完全取消了，這不過是婦女解放的第一步。但即是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就連這第一步也不敢走去。』①

四 爲事實上的男女平等而鬪爭

但是法律上和政治上的男女平等，決不能夠就會走向事實上的、社會的、家庭內的男女同權。因爲還

①列寧·國際婦女勞動節。

有許多很重要的複雜條件妨礙它做到這一步。關於這些條件，我們以後還要詳細談到。目前先來把這些條件作一個簡約的列舉，計有下列五項：

- 一、婦女勞動熟練程度，比男子勞動熟練程度低下。
- 二、我國最大多數的婦女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落後的。
- 三、婦女埋頭在家事裏面。
- 四、担负有妊娠和子女養育的責任。
- 五、習慣的惰性，還繼續着二重的性道德。

蘇維埃國家，在過渡時期，不得不暫時維持作爲社會細胞的家庭。因爲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代，社會還不能把家庭的許多職能接受過來。但同時，這個國家，在他的階級性質上，正碰着最複雜的任務——就是：繼續實現法律上的婦女解放之後，接着就要實現事實上的婦女的解放。下面所公佈的事業，就是蘇維埃國家在這一方面經驗的總結，而將它作爲蘇維埃政權的根本任務的：

『在法律上和道德上男女的社會平等化。婚姻法和親族法的根本改革。承認母性爲社會的職能。保護母性和幼兒。實現關於兒童的社會保護和養育(托兒所，幼稚園，兒童之家，養育院等等)。創設使家事的負擔漸次消滅的各種設施(公共食堂，公共洗衣場)，有計劃的對婦女奴隸化的意識形態和傳統，作文化鬥爭。』

這個任務，在蘇維埃國家存在的十多年間，自然僅僅實現了一部份。

蘇維埃的法律，對於結婚登記，僅只認爲有技術上的補助意義。結婚登記制度，是『爲國家和社會的利益，爲個人和財產上的各種權利，爲夫婦和孩子的權利等之容易保護這個目的』^①而設的。

^①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婚姻、親族及保護法第一章，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和白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法典，關於此點，在原則上也完全相同。

同時，結婚的事後登記和結婚關係的實際存在，也是爲法律上所容許的。在這種場合的結婚，也和依照登記法式的結婚，有同一的財產上的效果。蘇維埃的婚姻親族法典，特別是它的改正法（俄羅斯共和國——一九二六年，烏克蘭及白俄羅斯共和國——一九二七年），對結婚和家族的弱小部份（婦女、小孩、有病的丈夫）的保護，給與特別的注意。從這種目的出發的法典，承認了不登記的結婚，承認幼兒，和承認不能工作的窮困的丈夫，雖能工作，可是因失業而窮困的丈夫，以及妊娠和產後的母親，都有收受扶養費的權利。

在蘇聯，離婚是由配偶者自由商議決定的，離婚的手續，也極其簡單。

這種離婚的自由，最顯著的例子，是某一法律學者所說的話：『在我國，離婚手續，比僑民的僑居手續還要容易。』①蘇聯的親族法，對於濫用一定自由的人，無疑地給他們大大的開了方便之門；在法律上並不對他們與師問罪，但在社會方面，利用蘇維埃家族法去作犯罪行爲，這已經不止一次的在報紙上登載過了。就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審查新的親族法的會議上，地方代表者也提出過許多問題。

『現在不論是男是女，都非常地放縱了。某個男子有二十個妻子——和這個妻子同住一個星期，和另一個妻子又同住兩個星期。所以，無論那個妻子，每人都生了小孩子。』②對於這一類的性的無政府主義，在國內有時惹起近於復活法王道德的反動主義。我們一方面聽到了粗野的性的放縱事件，同時在另一方面也聽到了人們想用「德莫斯特洛依主義」的道德來限制性關係的行動。真理報對於這種現象寫道：

① 耶林斯基：法律與習慣。

② 第十三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

黨內的輿論，是不容許任何人拿「布爾塞維克黨並不是修道士團體」這樣的強辯來隱蔽自己的放縱的。但是同時，『對於過分的細心注意家庭神聖的擁護者，也請他們注意，布爾塞維克黨並不是加特力教會。』真理報主張展開兩條戰線的鬥爭。就是一方面不得不和莫罕麥德教徒實行鬥爭，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和加特力教徒實行鬥爭。①

想用「十二戒律」那樣的道德說教，來限制革命的無產階級的行爲的嘗試，也出現過。高舉這種戒律而登場的，是薩爾金特教授。布哈林曾批評薩爾金特教授這種嘗試說：『薩爾金特說：倘若共產黨員拋棄了妻子，她可以到黨的支部裏面去控告。這樣一來，則黨的支部就要決定他的階級態度是始終如一呢？或者不是？……我敢斷言，這不過是囁語，這不過是小商人皮氣的殘滓。』

蘇聯親族法所確立的離婚自由，發生了一些被人濫用的情形，這是無疑的。並且和這種情形相同的，對於濫用施行親族法中扶養費條款的事，也發生過。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同一會議上，曾報告過這個法律有時被人利用去獲取利潤的許多可惡的例子。

但是這些現象，只是從封建農奴的親族法出發，走向遙遠的超過了世界上一切國家立法的新親族法去所難於避免的生活方法上歪曲的像貌。這是親族法受了最根本的變革的革命「代價」。過渡期的國家，大的努力使這些代價儘量的減少和免除。過渡期的國家，爲了防止濫用親族法，會作過普遍的宣傳，有時甚至於訴諸壓迫手段。但國家所遭遇到的困難，還不是在於各人利用革命的親族法去犯罪，而是實施這個

① 真理報一九二六年六月份。

法律時，往往碰到風紀上的障礙。

我在敘述蘇聯親族法碰到風紀上的種種障礙這事之前，先引一個潛伏在我國習慣內部的家長的、農奴的傳統，是如何的頑強的一個例子來看看。

在婦女是物件，是丈夫的財產的時代，當她們嫁了進來的時候，同時自己的姓也失去了，這是當然的。這是象徵她們已變成「家長所有物」的，綽奪了她們的個性的行爲。

蘇維埃的親族法，已拋棄了這種家長制度的遺物。蘇維埃的親族法，對於結婚的兩當事者，給他有維持自己原來姓氏的權利，有使用集合起來的姓氏的權利，並且給妻子有採用丈夫的姓，給丈夫有採用妻子的姓氏的權利。但實際上像後者那種情形是很少的。十個人裏而有九個都是妻子採用丈夫的姓。只有極少數是把丈夫的姓和自己的姓結合起來。這是家長制傳統的力量，就連意識很高的革命婦女，也不能從這種傳統力量之下解放出來。

「傳統」在蘇聯東方各民族共和國中特別的堅牢。它們的封建習慣的殘滓，還沒有根本拔除。所以蘇維埃的法律，不得不和回教法典的權力，嫁金（啓爾吉斯人，韃靼人問娘家向女婿所徵收的金錢）制度，用契約婚來買得婦女，以出嫁來出賣女兒，把婦女幽閉在閨房裏面等等這些複雜的習慣鬭爭。^①

亞塞爾拜然、啓爾吉斯、卡查赫、烏斯別克斯坦及其他蘇聯各東方共和國，在革命後已有了很大的進步。這些成果，是單獨研究的對象。在這裏我們只指出現在在蘇聯已經有五萬個東方民族婦女蘇維埃代表

①參照雅可夫的：蘇領亞塞爾拜然的結婚、親族法發達的諸階段。

這件事情就夠了。

五 蘇維埃經濟中的婦女勞動地位

但過渡時期的家族狀況，並不是僅僅受法律所決定。

在蘇聯，對於婦女的地位和家族狀態，比之法律的各種原則還要有更大影響的，是國民經濟中婦女的勞動地位。

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所課給一般國民的義務勞動制，對於婦女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有很大影響。它使安坐而食的婦女和妻妾沒有生存的可能。因為它以糧食分配券，取得國家從公有的生產物中分給消費品的權利為代價，要求婦女也和男子同等的參加勞動過程。關於這件事，柯倫泰女士曾說過：

「達到成年的有勞動能力的男女均等的實施一般義務勞動制，造成婦女的命運從古未有的變革。這是革命的最大功績。從對於這時以後的婦女的命運，和國家、家族及社會的婦女地位根本的變化等等所發生的影響說來，義務勞動制所演的作用，比之十月革命的宣佈承認婦女政治及公民權利平等所演的作用還要大。義務勞動制，使「婦女勞動，從國家的見地看來，是必要的，並且有益的勞動」這種見解確立起來。由此使得我們承認婦女勞動的價值也是平等的。」①

到一九二一年末，蘇聯從事工業和運輸業的婦女人數，已超過了兩百萬，已等於在國民經濟中這些部門工作的全部勞動者三分之一。

從戰時共產主義轉變到新經濟政策，對於婦女的勞動地位，自然也發生了影響。一般的義務勞動制一停

① 柯倫泰：經濟進化中的婦女勞動。

止，生產勞動生活的婦女人數，也就跟着減少了。當淘汰冗員的時候，較為不熟練的婦女勞動，在許多部門中都被取消。但是婦女勞動，雖然有許多不順利的客觀事實，可是已漸漸的強化，已在確實的地盤上，確立了她的地位了。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工作於聯邦工場工業的婦女人數，有四二三、三〇〇人（占全體百分之二五·五），到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已有七四三、〇〇〇人（百分之二六·九）。工會裏面的婦女會員的絕對數，在一九二八年，已增加到二、五六九·〇〇〇人（百分之二六·一）了。

下表就是表示一九一三年與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婦女勞動者對產業勞動者總數的百分比：①

產業別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七年	
絲織工業	六七·六%	六四·七%		
綿織工業	五六·一	六〇·四		
亞麻和大麻工業	五三·九	六三·〇		
毛織工業	四一·一	四八·九		
化學工業	三四·八	三四·四		
陶磁器工業	三六·八	三九·四		
造紙工業	三一·四	二九·八		
食品，嗜好品工業	二一·四	二六·七		
玻璃工業	一九·四	二八·三		
印刷業	九·一	二一·六		
木材工業	八·二	一五·八		
金屬工業	四·八	九·三		

①拉西揚：蘇聯的婦女勞動。

在這裏所引用的數字，證明了在十二個部門裏面，婦女勞動採用率有若干減少的，只有三個部門；其他的九部門，都有顯著的增大。蘇聯雖然在一切方面實行了同工同酬的原則，可是在實際上，婦女勞動，比男子勞動的工錢要低。因為婦女勞動比男子的勞動較為不熟練。所以，蘇聯政府，就以提高婦女勞動的熟練程度為最要緊的任務。解決這個任務的手段，例如吸收未成年的少女到工場藝徒學校裏面去，這一方面，已收到了若干的效果。

普及職業勞動最重要的障礙物，是蘇維埃制度下依然還遺留着的「家庭的權力」。國家一時間還不能使她們從種種的家庭的職能裏面解放出來。

世界大戰後許多國家（加拿大、瑞士、挪威）生活方式的電氣化，已成爲普遍的現象。這一層，無疑的給了婦女解放以有力的刺激（在電力支配權不是擗取者的托拉斯的國家，特別是這樣）。①

跟着家庭各種職務的社會化，——這自然是與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般過程相聯繫的——婦女勞動，在一個國家的經濟裏面，將要漸漸的和男子勞動占有同等地位。

六 家庭職能的社會化和蘇聯

在家庭的職能儘量的社會化這個總目標之下，蘇聯在這方面到現在做了些什麼呢？

①人口還不到四百萬的瑞士，每年在電氣烹飪方面就消費了一億基羅瓦特時，夜間熱水就消費了五千萬基羅瓦特時，電氣燙髮方面就消費了二千萬基羅瓦特時。在瑞士，用電氣烹飪食物的家庭，有二十萬戶，平均每十個人有一個電氣燙斗。在加拿大，八百八十萬人口中，使用電力的廚房要有十萬。

對於兒童的社會保護，很普遍的創辦了許多各種各樣的設施（顧問處、托兒所等）。這些設施，在一九二八年，全蘇聯已有了三千二百五十個。它的預算是四千三百萬盧布。蘇聯對於母性社會保護，規模之大，也是任何國家都不能比擬的。國家關於這一方面的預算，在一九二七年共支出了九千二百萬盧布。①在社會保護政策的保障之下，勞動婦女，在產前產後期間（有二——三個月的休假），可以不必工作。幾乎在婦女勞動支配地位的一切大工場中都設立得有托兒所。這種工場托兒所，在一九二七年已經有八百六十四所。不過若果要把兒童的保護完全從家庭中接收過來，這些顧問室網和托兒所網，還是很不夠的。所以，上述的組織網，縱然不能增加二十倍，至少應當增加十倍。但是因為國家財力的缺乏，還不能做到這種地步。

幼稚園也是同樣的。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時，全蘇聯有收容六〇、一九六個兒童的幼稚園一、一三九所；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時，已經有收容八五、三四九個兒童的幼稚園一、六二九所了。②在最近，幼稚園在農村也漸漸普及了。在那裏，幼稚園主要是以夏期森林學校的形式來活動。這些帶有多種多樣設施性質的蘇維埃幼稚園網——兒童室、爐邊，兒童之家，寄宿舍中心，俱樂部、廣場，在蘇聯，還只不過吸收了一千萬未達學齡兒童中的十五萬人而已。這個意思就是說：這種年齡的兒童教育，由國家來辦理的，還僅僅占很小的比例，其餘兒童的教育和照管，依然要由家庭來擔當。這也就是國家在過渡期，還不

① 勒伯得夫：十年間的母性及兒童保護。

② 維林斯加亞：過渡期前的活動。

能廢除家庭，當然不得不保護家庭，使它作爲補助的社會細胞的一個實例。

到學齡期這個階段，被吸收到社會教育設施中去的兒童，比學齡期的前一階段時期，多得多了。根據最近的國勢調查，全蘇聯共有一一八、一八四所社會的教育學校（第一級初等學校，第二級中等學校，七年制學校，低能兒童學校，農民青年學校和兒童公社等）。這些學校共有一一、三七二、五〇七個學生。這個數目，等於當該年齡兒童及未成年者的百分之七〇·一。

革命所創造的這些社會教育設施，雖然還不能充分的收容兒童，但它已演了很大的啓蒙作用。社會教育這件事，已經把比個人的家庭教育遠爲優越的教育法很清楚的指示給大眾了，所以並不是「共產主義的童話」。這些設施所顯示的成功，已經使蘇聯沒有再去宣傳社會教育的優越性的必要了。許多父兄現在反而苦於這些社會教育設施增加的不夠了。

庸俗教育家恐怕這種教育的結果，『將要毀滅血族感情及其實際生活中的複雜韻律，致使個人呆板沉悶。』又恐怕『失去了這種血族結合的溫暖感情的社會教育，往往會使人類走上原子化，分裂化的前途去。』①但十多年以來的大眾教育的經驗，已經指出這種庸俗的教育家的杞憂，是毫無價值的。要想正確評價庸俗的人們（他們讚美家庭的「賦有生氣的力」）的豫言，以及與此同類的言說，只要稍微用點時間去接觸接觸在托兒所、廣場、爐邊、遊戲場的小孩子，到他們的生活和相互關係的列隊中去看一看，就已經夠了。某教育家關於所謂使家庭「賦有生氣的力」說的很對：『在外觀上，家庭似乎是有生氣的，但是它已經是

①魯濱斯坦：家庭教育？還是社會教育？

沒有內容的容器，沒有核的皮殼了。……家庭本身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的世代，在蘇維埃國家的胎內，已經萌了芽。」①

生活方式的社會化，不僅僅只是發展社會教育。這個社會化的一個最重要形態，還是社會的給養。它的使命就是把桑姆巴特所稱爲的家庭最主要的職能之一，從家庭接收過來。「結婚和廚房分離」，比之國家和教會分離，是更有意義的歷史現象，這種思想，並不是什麼奇怪的議論。

爲了分配食糧而特別組織起來的戰時共產主義制度，把大都市中大部分的人口，都轉爲社會的給養者。當時，在列寧格勒，受社會給養的人口比例，達到了百分之九〇；在莫斯科，超過了百分之六〇。在一九二〇年，有一千二百萬都市人口，都是由社會的給養機關來給養的。②

到了新經濟政策時，社會的給養機關顯著的縮小了。社會的給養組織在質的方面不十分良好（雖然它已經利用了一切的可能性），是發生普遍地回復到家庭給養這個現象的重大原因。從新組織包括廣大勞動羣衆的社會給養這個任務，就發生在蘇維埃國家的前面了。擔負這個任務的，是消費合作社和特別成立的「給養人民委員會」。消費合作社，在一九二六年末，已經有每日容納三十萬人以上的六百餘個食堂。「給養人民委員會」也開設了六百五十多個工人食堂。更進一步的新現象就是在聯邦內某些工業中心地（伊凡諾夫·伏茲涅森斯克和尼悉尼·洛弗哥洛特）所開辦起來的烹飪工場。但這一切，若果要做到國民給養真

① 奧托·魯列：無階級的兒童。

② 柯倫泰：經濟進化中的婦女勞動。

正的社會化，當然還相差很遠。

在過渡期間，國家對於家族中的殘廢者，年老者，和病人的社會保障，以及他們的醫療，也着手使這種責任從家庭「解放」出來。這個保障，在數量上，雖然未必能夠充分的做到，可是對於都市的無產階級已經完全實現了。

家庭職能的社會化，這種思想，曾被資產階級意識的代表者們認為是一種如何意外的事。『把飢餓者送到飲食店去，把產婦送到一切產院裏面去，把生出以至發育完全的兒童，送到教育的地方去，這是要想把社會轉化成追求享樂的利己的流浪人羣的東西。這些流浪人的大部分，因精神病、和神經過度的昂奮的結果，都將成爲瘋人院的候補者。』①

西莫得爾所認爲的「世界末日」的開端，已在蘇維埃國家出現了。但不幸的是，因爲國家的物質力的缺乏，它還只是不充分的，並且僅僅在小範圍裏面被實現。

七 蘇維埃國家的家庭危機

在蘇聯內部還有相當勢力的小資產階級要素，和男子要比婦女處於優越地位的歷史傳統力量，往往使國家在兩性生活平等化和家庭生活的健全化方面的一切政策，歸於徒勞。在這種只是片面的兩性形式上的平等之下，常常看到殘酷的侮辱婦女人格，對婦女道德上的壓迫，男子在事實上的虐待婦女等事情。蘇

① 西斯達夫·西莫列爾：一般經濟學原理。

聯的社會批評家，常常把這些事件裏面最露骨的事情，提出來討論。①他們明白幾世培養成的兩性生活的偏見，即使在蘇維埃制度之下，也是非常執拗的。同時還知道：舊的，腐爛到底的革命前的家庭崩潰，是引起無數「病態問題」的非常痛苦的過程。家庭一面在崩潰，一面還在它的破片之下，繼續不斷的把人類活生生的埋葬了下去——而且它的犧牲者，大都係婦女和小孩。革命給了幾十萬從人民大眾的最下層和被壓迫階級中出身的人，有「走上」社會、政治鬪爭舞台的可能性，有接受理論鍛練的可能性和文化薰陶的可能性了。他們成了在國內正在實現着的偉大創造過程的積極參加者。男子比婦女更容易並且更迅速的獲得了這種可能。所以成爲普遍現象的各種家庭爭論，也就從這裏產生出來。埋頭於國家社會、政治生活的「有責任的活動家」的丈夫，和革命前的、不文明的、沉溺於無知的境遇的，除了市場中購買物件討價還價、在廚房燒火煮飯和看護小孩之外，一點也沒有興味的舊式的妻子。在這樣「剪刀形」的夫婦之間，當然要發生相互的不理解，不和，反目，有時甚至於分離。在一九二五年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審查親族法案的會議上，一個中央執行委員——在機械工業中工作的一個女工，對於這個很普遍的現象說道：

「男子不參加社會活動時，他就規規矩矩的工作，尊敬妻子。但是若果稍微出頭，則夫婦之間，就說不定要發生什麼事情。男子開始與自己的家庭和妻子疏遠，因為她已經不合他的意了。」②

還有下面這種另一種形式的例子：因為妻子是忙碌的社會活動家和官吏，所以在家庭裏面就不免有一

①例如蘇斯諾夫斯基和佐理奇在《真理報》和其他報紙所連載的新聞小話。

②第十二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的記錄。

點兒雜亂，丈夫沒有辦法，就變成從舊官吏，將校，商人，地主等家庭中生長出來的有教養的「傀儡」式的小資產階級婦女的俘虜。在這種場合，也發生同樣的家庭爭端。因為和這樣的婦女結合，在一天勞動以後他不能得到家庭的「安慰」的原故。

以上不過是過渡時期典型的家庭爭議的兩個形態，一個是婦女成了家庭的奴隸所惹起的，另一個是婦女想努力參加文化、政治、生活，或想努力於經濟的獨立所惹起的。

這些家庭爭議，往往有人根據蘇維埃法、和新的性道德單純化的無政府主義的解釋，亂用離婚自由的機會這種不健全的形式來解決的。

過渡期的家庭，大多數還藏有非常濃厚的「德莫斯特洛依」和農奴的要素。列寧曾攻擊過和無產階級國家的性質與目的不相容的這些殘存物，但是沒有效果。

『若果自己打算幫助做「婦女的工作」，那麼自己能够減輕妻子們的重荷和操心到什麼地步呢？並且怎樣完全把妻子這些重荷取消呢？這樣想的男子，就連無產階級裏面，也是很少的。這不是和「男子的權利與尊嚴」相反嗎？他們要求的是能够給他們以休息和安慰。婦女的家庭生活，就是每天將自己當作幾百幾千沒有什麼價值的工作的犧牲品。以男子為支配者的舊法律，依然用遮蓋的形式繼續存在。那女奴隸客觀上也對他復仇。這種復仇也以遮蓋的形式流行着。』①

在這種情形之下，不消說，家庭是處在一種不安定的狀態中。所以一碰到從外部來的一個大刺激，家庭的崩潰馬上就出現。我們將要在下面摘引代表這個崩潰的特徵事實。

① 克拉拉·蔡特金：關於列寧。

在過渡期，結婚方面，雖然已有顯著的變化，可是因為私有經濟的諸關係還演着相當的作用，因為還有小資產階級要素的壓迫，所以結婚尚不能從經濟的打算解放出來，在農村裏面，特別感覺是這樣。我在後面將要來談一談農村方面的現象，可是在都市裏面也不能忽視這種現象。

關於暴富階層，沒有說的必要。那裏結婚仍舊還是商業的契約。革命只不過變化了市價的尺度。但還嚴格的維持了嫁奩的比例。「嫁奩的講定」，技師比醫生多，醫生比法律家多。二十歲的姑娘，比較三十五歲的姑娘，僅有較少的「嫁奩」等等。結婚介紹業，即使在蘇維埃聯邦，也存在著，這種事情是納卜曼^①所經營的。

在小資產階級裏面，和都會的小商人裏面，追求「得到便宜的」配偶，是最普通的事。但是追求的對象，已不是林家、銀行家，而是有力的專門家，和「處於責任地位的官員」了。在奧里加·佛西的小說裏面，一個舊貴族出身的女子決心想嫁給一個已經成了「有責任的官員」的工人，而對自己的朋友，像下面那樣的辯解（這種情形，決不僅只她一個人），她說：

「現在是德莫克拉斯西時代，所以愛由平民變成了高官的男子，不是一點也沒有什麼可恥麼。最要緊的，亞洛奇加，你知道，最要緊的是這一類的男人是跑不了的，並且，我們除此以外，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出賣。」

八 蘇維埃農村的家庭

革命前農村裏面農民的家庭，比都市中的家庭更要鞏固和安定。俄國年青的資本主義所給都會家庭崩

①「納卜曼」(Nepman)是蘇聯在新經濟政策下所生長出來的以利潤為目的個人企業家和投機商人。

潰的影響，在農村裏面幾乎沒有感受到。農民的家庭，一直到革命的前夜，還是農民基本的經濟細胞（家庭）。在家庭內——家業內，很顯然的還是由家長制的原則和半農奴關係所支配。

十月革命，使家庭澈底的革命化，它的影響，在農民裏面，造成了特別複雜的情形。革命所造成的家族關係的新制度和舊時家長傳統的殘存物，革命的原則和原始經濟的保守主義，異教的習俗和「新道德」的幼芽——這一切對立傾向，就組成互相交錯的極不安定的農村性關係的本性，組成十月革命以後十幾年間在這裏盡了家庭組織的作用的本性。要從蘇維埃農村家族關係的繁複的景象中，把握着它的主流，首先就要注意到革命齎給結婚和離婚自由這種事實的意義。這個意義就是使青年從全能的家庭保護的權力之下解放出來，把結婚問題的決定權（照家長制的傳統本來是兩親的特權），轉到青年手中。妻子對丈夫，也得到了了一定的獨立性，婦女已從結合的終身強制性的軛下，解放出來。

圍繞着結婚之禮儀的神秘的圓光，已開始在蘇維埃農村中烟消雲散了。對於法律上結婚手續的簡便，最初時期，曾發生過半譏刺，半猜疑的態度。——

現在是新的法律了，

還用得着結婚式之類嗎？

甚至只要在委員會吃飯時，

簽一個字就行了呵！①

①是馬哥佛斯克（秋勒波維克省，伯洛生斯克州的農村）所流行的俗語之一。見學生俗風學調查隊所調查，但·波克拉斯教授在一九二三年所編輯的舊生活方式和新生活方式一書中。

「新法律」已奪去了兩親對於結婚的決定權。在革命前俄國農村中被看作稀有事件的「熱戀結婚」，「自由結婚」，在蘇維埃農村中已成了普通的現象。選擇結婚時，兩親的權利，也從命運的決定者轉成簡單的貢獻意見者，同時，青年對於解決結婚問題的完全自主，也廣大的流行起來。北部大俄羅斯現代農村民俗研究者們曾說過：關於求婚方面，「青年不服從兩親的意志，甚至堅強的反對兩親的意志者，正在日愈加多」。^①他們也搜集了好些兩親想強制配偶者，而青年則表示反抗的事件。青年反抗兩親，兩親也不讓步時，就照着他們自己的選擇而不娶，或者從家中逃出（像維得辛斯克地方那樣），和所愛的姑娘私奔去達到結婚，然後，就分得兩親的財產而獨立生活。而女的對於「合意」的配偶者被兩親拒絕時，她們就吐露小兒似的執拗話，說不嫁人，由此而獲得兩親的讓步者也很多（加特納克郎）。在克列斯得郡州，若果兩親拒絕，女的也有其他辦法——由和她有戀愛關係的青年把她從家中「拐誘」出來。她對兩親這樣的說，「准許我走也好，不准許我走也好，不論如何，我都要去。」^②自由結婚，例如在秋列波維克縣柏洛森斯克區的農村，就非常風行，這就是說，某一晚間，女的從父母的家裏而把自己的財產（嫁奩）的一部分，偷偷地拿出，搬到自己未來丈夫的家裡去。到第二天早上，她已經在自己丈夫的田地裏面工作了。^③這樣的結婚方法裏，就在下面這首民謠裏面也反映出來。

①關於蘇聯各民族的結婚及家族制度的資料。民俗學學生調查委員會發行。

②同上。

③前揭書：舊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

自由結婚罷！

爸爸雖可憐，

爸爸雖可憐，

牛羊還是耍。①

革命不僅造成了結婚的自由。並且還大大的改進了農村青年在結婚前的地位。大家都知道，革命以前在農村裏面，就有一種獨特的，稍稍有點粗暴的，原始的放浪無度，這是不會使我們忘記的。農村的青年和姑娘，從來都是在各種各樣的「夜的集談」和「夜會」中遊玩過日子，在「休息時間」和「集會」上互相「念慕」，或「一齊跳舞」。這一切舉動，大半都帶有找女婿找新婦的性質。這種結婚前的放浪無度，得到年長者的同意，依照他們的指示有了結果，終而至於結婚者，也不少。倘若「遊玩」的結果而受了孕，則不獨她自己，就是她的全家，也要認為最不名譽。這種不名譽，往往使她走到自殺的道路去，不然就用種種狡猾手段巧妙的隱藏起來，使人一點也看不出。小孩子生了下來，就把它殺害或拋棄。革命以後，農村中未結婚的性的結合，已成為很普通的現象。有時結果發生墮胎，並且這種墮胎往往還是以極原始的野蠻的方法來做的。有時結果生出小孩來，就發生請求養育費的訴訟。但是不論怎麼樣，結婚前的結合，在蘇聯農村中，已經不會喚起在革命前所遭受的那種憤激了。生了小孩的女子，並不會像以前那樣的被認為是可恥的事。學生風俗學調查隊的參加者，曾經說明農村對於今日女子不正當的行為所取的態度，已

經非常緩和了。下面就是他們所引用的典型的例子。

「在亞力山大洛夫斯克區，有一個女子生了小孩。老人們認爲這事非常的不妥當，而說：『壞蛋做出來的事，不知恥的東西！若果在從前，是要趕出家去的，但是你究竟到頭怎樣去養育那個孩子呢？』她就說出一個青年的名字，但這個青年，拒絕承認自己是這個小孩的父親。於是她就告到法院去，法庭判決她向他領取小孩的養育費。同一區內另一個村子裏的姑娘們，是算得全區裏面行爲最好的姑娘的，但是在這個村子裏面，最近也有三個姑娘生了小孩，可是這些小孩都死掉了。這些姑娘裏面的一個，就嫁給了她生小孩的男子，而第二個姑娘，她意中的男子要想領她去，但是她的母親不交給他。第三個姑娘，又是他的兩親願意男的領去，可是男的又不願意領去。據里普林斯基區的一個女教師說，在這裏：私生子的姑娘雖多，但輿論並不因此而責備他們。這一類的事，就是這個地方的農婦自己，也加以認可了。」①

農村家庭生活最革命化的，是離婚的自由。但這個自由，並不僅只法律方面，就是經濟方面，也有了保證。所以農村裏面有這樣的歌謠：

現在不是蘇維埃政權嗎？

不要害怕男子！

若果生活不好，

拿着錢分開就走了！

蘇維埃農村中，離婚是普通的現象。農婦也向自己的丈夫說，『現在法律已經不同了』，或者說，和他結婚，已經不能夠再忍耐了。所以這個「不圓滿」的結婚，就破棄了。在以前，這不僅在法律上是極度困難的，甚至在經濟上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一旦脫離了父母之家的農婦，要想再回到那裏去，已經不能夠

①關於結婚等等的資料。

了。既已送出去的多餘人口的農村經濟農戶，仍然回轉來是不能夠允許的，回轉來並且還帶着孩子來，更加不能夠被允許。但蘇維埃的親族法，已造成了離婚實際上的自由性。所以在蘇維埃農村裏面就廣泛的利用這個自由。農村裏面的老人們嘆氣說：『農民的妻子，現在和從前不一樣。只要有一點兒不高興，馬上就說出離婚來。』①下面就是現代蘇維埃農村穩健派的觀察者莫林教授質問農村婦女關於她們決心離婚的動機所得的回答中一個典型的例子。

『爲什麼我應當是男子的婢女呢？爲什麼？爲什麼男子有常常向我怒吼，責罵，有時甚至毆打的權利呢？』『我就是怎樣的勞苦，怎樣的耕種，一過了冬天，男子們就開始在穀物倉庫的旁邊跑來跑去，所有的穀物，甚至最後一普特，也被他們拿去作酒錢去了。這我怎樣能夠忍耐到一個冬天呢？』『我雖然厭煩，但被出嫁了——這是雙親要使我出嫁的。雖然這樣，可是我目己在那時也沒有深深的考慮過。但是現在，他實在討厭。已不堪再和他一齊過日子了。總之，他的粗野地方，完全真使人失望的。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樣的走一步。也不能像普通人一樣的說一句話。這就是我的離婚理由。』②

上述一切，就是革命在農村的家庭道德裏面所造成的急劇轉變的證明。這個轉變，主要的表現於下面這件事情裏面。就是，農村青年，當結婚時，就極力爭取處理自己本身命運的權利。在農婦的感情中，已增高了自覺和獨立的感情。結婚已從強制的終身的結合，轉化成能夠打破的結合了。雖說是這樣，但還不能夠過火的評價這種轉換的深度。就是在農村的全部習慣方面也是這樣，即使在性關係方面，已經無用的東西，往往還繼續糾纏着活着的東西。

①關於結婚等等的資料

②莫林：農村青年的風紀和風俗。

青年自己決定了自己的命運。但是已經從家裏而逃出的姑娘，被雙親逼迫回家，然後，再來正經的出嫁，這種情形，也常常有。①或者兩親因為自己的息和不適的對手發生關係，認為他們不懂事，鞭笞考問他們，這樣因變親而停止本人不願意停止的結婚也有。②

舊的殘障，甚至在集體農民的生活巾，也還存在着。在雙親，和支持雙親的農村公社的壓迫之下，婦女公社社員，違反自己的意志而結婚者也有。③

農村裏面「德莫斯特洛依」的傳統，對於婦女的态度，特別頑固。從前真理報會登過在伏洛格達縣的若干區——曾有過把自己所戀愛的姑娘，當作奴隸來看待的野蠻遺風。這種習慣之一，就是所謂「契約」。青年陳訴了自己的戀慕之後，就請女的吃點心、麵包和金平糖。從這一瞬間起，她就成爲從屬於他的了，就不能夠和其他男子去過自由的時間了。假使違背的時候，她就要被打。這還算不得什麼，若果要想打算和「愛著的他」分離，則她就應當賠償他：一、一切贈品 (Present) 的代價；二、對於她和他一同過活時間的損失的代價；三、穿舊了的衣服和穿壞了的鞋子的代價；四、吃過的私造酒的代價。爲了支付這些錢，她就不得不偷盜父母的穀物。若果不是這樣，她將要被毆打。④

① 舊的生活和新的生活。

② 關於蘇聯各民族的結婚和家長制度的資料。

③ 參照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真理報所載亞斯·烏斯金的論文。

④ 勒奧泰·可特姆加：殘存物。

革命期間，農婦的自覺，她們的獨立感，他們的法律上和經濟上的地位，雖然已經有過很大飛躍的進步，但是在農家庭裏面的婦女，還依然沒有解放。她們在農村裏面還依然是最下賤的存在——還依然被看待成「拙劣的東西」。在她們的上面，往往還橫着家長的專制主義和男子的權力這兩副轆子。到秋列波維克縣去調查過的風俗學調查隊的人，曾經說：

「農民常常是非到妻子分娩的時候，不論在妊娠中，不論在月經中，都不設法使她休息。她們沒有反抗的權利，因為農民認為「正是爲了這樣才結婚的」，若果抗辯，農民就毫無忌憚的打她的妻子。」①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審查家族法的會議上，中央執行委員修爾波娃女士曾經很不平的陳訴過關於農婦的命運。農婦「要照顧家庭，又要縫衣服，又要洗衣服，並且還要和男子一齊去刈草。若果她做得不滿他的意，他就像丟掉一頂舊帽子那樣的把她丟掉了。」

不論長期的傳統力量如何強大，以及引起農民中間發生反動的各種客觀條件怎樣地想和家庭上的「新的事象」對立，可是農婦還是向着革命爲她所取得的地位著着前進了。農婦中參加公共職務者的數目，一年比一年增加，例如在下面這個表中即可看出全聯邦蘇維埃代表的動態來：

一九三三—二四年	一一一、五〇一人
一九二四—二五年	二四六、七〇二人
一九二五—二六年	二九七、三六〇人
一九二六—二七年	三八五、八九〇人

①舊的生活和新的生活。

在村蘇維埃內服務的農婦也增加了。一九二二年，村蘇維埃內的婦女，僅佔百分之一。但是到了二九年，在俄羅斯共和國，已經增加到百分之十二，烏克蘭共和國，已經增加到百分之九·七了。同年，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三共和國婦女被選爲村蘇維埃委員長者共有六八三人，即百分之一·二。所有依照選舉而產生的各機關的一切方面，婦女的參加率，有如下的增加，就是：在鄉執行委員會及區執行委員會，由一九二二年的百分之〇·三，增到一九二六——二七年的百分之一〇·一。——縣執行委員會和郡執行委員會，則由一九二二年的百分之一·三增加到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八·四。——省執行委員會及管區執行委員會則由一九二〇年的百分之一·五，增加到第十三屆大會後的百分之九·八。——蘇維埃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則從第一次大會後的百分之七，增加到第三次大會後的百分之一四。①

我們已經述過，革命在農村的家庭道德和農村的性關係上造成的變革所引起的反動的作用，不只是因爲歷史的傳統，也是因爲有若干客觀條件的影響。那麼這些條件是什麼呢？

這些條件的根源，就在於家庭道德，是和農村經濟不可分的聯繫着的；就在於農村經濟的根底，是和農村家庭組織^{（註）}相聯繫着的。所以經濟上的因素，不僅在農民家庭的性質上，就是在農村的一切性關係上，也蓋上了最深刻的印。

*

*

*

*

蘇維埃農村中的農民家庭，還保持着結合生產勞動的性質。這種性質，在都市中，已經很早就喪失

①卡爾基那：農婦中的活動。

了。這對於農村整個的結婚制度有很大影響。例如蘇聯農村住民的平均結婚年齡，比之都市住民的平均結婚年齡，早得多。在蘇維埃都市中，男子在二十五歲和四十四歲之間結婚的，要占百分之五十以上。但是在農村中，男子進入結婚生活的平均年齡，最多的是二十歲與二十四歲之間（佔百分之四十六）。在都市中，約有百分之六十的男子，都是在人類的平均壽命歲數的後半進到結婚生活的；而在農村，則百分之六十八，都是爲二十五歲以前就進到結婚生活了。①

這件事情，不待言，可以由下面的事情來說明：就是農民的結婚，是帶着家庭勞動結合的性質的，在農村經濟的條件下，很早的期間就開始感到這種結合的慾求。成家立業的家庭，由他的家庭成員的結婚，感到繁殖勞動人手的強烈利益。在這種場合，經濟的打算之演着最高的作用是不稀奇的。現代蘇聯各個不同區域的農村研究者，一致的證明這種事實。例如研究過北部大俄羅斯各縣（維洛格達科斯特洛曼、列寧格勒、諾弗哥洛特，秋列波維克、雅洛斯拉維里及其他各縣）農村的梅涅尼克瓦女士及泰朱斯同志說：

「即使是「不堪其臭」，容貌醜陋不爲人所愛的女子，只要她是富家女子，比之雖然美麗但是貧困的女子來，常常是萬人爭聘的對象。達到成熟年齡的青年，雖然容貌醜陋，也和女的一樣，都可以由他們的富裕來抵償。」「一般地，一直到今天，甚至在青年裏面，物質的力，還演着顯著的作用（諾弗哥洛郡），而由戀愛來結婚者很少（亞力山大洛夫斯克·留彼莫夫）。」②

① 一九三一年——二五年蘇聯人口的自然動態第一卷第一分冊。

② 關於結婚等等的資料。

研究中部地方（史莫林斯克、莫斯科、特維里縣等）農村的同志，也達到相同的結論：

「戀愛對於農村青年是壯年時代最感興趣的課業（可是青年對於這個課業却用純粹實務的態度來對待牠）。農村青年的戀愛，常常都多少有點與經濟的及其他實際的打算緊密地聯繫着的①。……不論表面上如何的親昵。青年還是繼續不斷的在思考：和自己所選定的女子有結婚的可能性嗎，或者怎樣呢？而在結婚上，新婦的物質狀況，要演着重要的作用。」②

在不十分感到經濟壓迫的那部分農民中間，性關係的建立，就大爲自由，注意這件事情是很有興趣的。例如過結婚前性生活的女子，大半都是婦女農業勞動者和國營農場的婦女勞動者。③

革命所招來的個人解放，從長期間家長制、農奴制傳統枷鎖下解放出來的個人解放，常常是和日常生活的家庭無連繫地，換句話說，就是和農村中基本經濟單位的利害無連繫地進行的。家庭上的新的事象，「淫蕩」，以及「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過火行動，都是由此發生的。

解放了的個人權利和農民的直接經濟利害之間所發生的爭執，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審查親族法的會議上，也有很明顯的反映。農村的代表們，對於如像巴森可法所說的：『現在女子也非常放縱了！』以及如像克尼洛瓦所說的『不是戀愛而是獸慾！』等這一類常常發生的事，在這裏很熱心的提出抗議，在農民代表者的言辭中，除了對於常常發生濫用這個新的親族法的憤慨之外，同時還非常狼狽的感覺到山蘇維埃親族法所產生的個人解放，甚至對於農民經濟是有害的。對於農民經濟，一眼看來，特別有弊害的，是離

①莫林農村青年的風紀和風俗。

②同上。

婚時兩當事者的經濟保證。會議裏面大部份的發言人，都對於離婚時妻子有得到家族一部份財產的權利這件事，加以批評，認為這是使農民經濟崩潰的舉動。西爾波瓦在會議中說：「有一所農家小屋和一頭牝牛，養有三個小孩的天婦，若果離婚，要怎麼樣呢？是不是即使就在這個時候也應當把自己小小的財產折半分開呢？」再引用下面這種情形來看吧：「一個成熟的女子，嫁給一個鼻子都還不能措的十八歲的農村青年瓦尼加。她所著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打算分家。爲什麼？因爲她自己甚至對於燒火煮飯的方法，都和婆婆的意見不同。瓦尼加是不能分家的。因爲他還不能夠獨立勞動。於是乎妻子就離去了。但是，結果根據法律，就賣掉了最後的牝馬，小羊，小鵝，小雞。這樣一來，就把家產都敗壞了。」（加爾圖西夫）甚至連小孩的養育費這種初步的婦女權利的保證，也給農民經濟以打擊。「農民爲了想辦法籌措和已經分離的妻子之間所生出的小孩的養育費，甚至連最後的牝馬也賣了去」。這種情形，在會議上，講過了許多。「若果家族當中那一個，做了不好的事，受着罰款的宣告，家庭也不得不分裂。」等等，在會議上，也說到過。

上面是蘇維埃國家過渡時期農村生活方式中所發生的家庭問題的根本原則和農民經濟利害之間的頑固的矛盾。娶婦女勞動者爲妻，登記結婚，此後，就把她從家中撈出，如像所謂的「季節的妻」，以及把蘇維埃的親族法，犯罪地來惡用之類，還不在我們的問題之內。因爲情勢的複雜性還不是各自濫用法律所造成的，而是前述的基本矛盾所造成的。這些矛盾，在中農經濟關係上表現的特別有力（從蘇維埃的立法方面說來，我們的親族法，影響於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富農經濟的崩潰，並不有絲毫的危懼。而貧農經濟，又沒有發生崩潰的經濟基礎。所以，問題的中心還是在於中農經濟）。

共產主義學院對於親族法草案的論綱說：

「蘇維埃政權，從經濟的觀點看來，保持牠們的（中農的——著者）家業的繁榮是有利的。但同時，蘇維埃政權，在政治上，又感到不能破壞小孩和婦女的同等權利。換言之，蘇維埃政權，必需同時保護老人、青年、男子和婦女。」

論綱是正確的，不過僅只是以目前「妥協的而且暫時避免的」解決的可能性為目標。這個妥協，就是要保持革命的基本獲得物，即「結婚和離婚自由，平等對待小孩，保護婦女等等這樣的一種妥協。」①

我國的立法，實際就是沿着這個方向而進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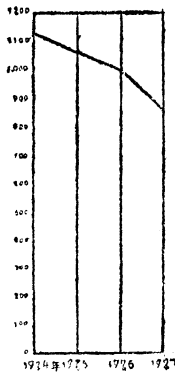
家庭狀態最重要的指標之一，不消說，就是關於結婚和離婚的統計。我們手邊的數字，就證明了結婚率的低下和離婚率的增大。例如整個白俄羅斯共和國的結婚和離婚統計，就是很實在的指出了這種情形。②

年次	每十萬人口		離婚數對百結婚數的比例
	結婚數	離婚數	
一九二四	一、一三〇	六〇	五·五
一九二五	一、〇六〇	一二〇	一一·六
一九二六	一、〇〇〇	一七〇	一六·七
一九二七	八六〇	一八二	二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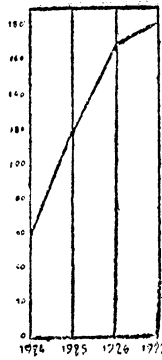
①結婚和家族·共產主義學院國家和法學的一般理論論部的論綱。

②白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中央統計局資料。

白俄羅斯每十萬人結婚數



白俄羅斯每十萬人離婚數



其次，我們再把關於上述期間生育率的統計也引用了出來，不是無益的罷！

一九二四年，在白俄羅斯共和國區管廳所轄的全部都市，年齡從十五歲到四十九歲之間的每百個婦女，平均的生育是一一八·五，而到一九二五年則減為一一五·六，一九二六年再減到一一一·〇，而到一九二七年更減到一〇六·〇了。^①

所以，在我們前面就出現了下面這樣的事實：

結婚率的低下，正以強有力的速度進展。四年間約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四。而同期中離婚數則是非常急速的增大，並且達到了百分之三百以上的飛躍式的速度。不錯，這些資料，僅只是白俄羅斯共和國的統計資料，但是，在這件事情上，白俄羅斯共和國決不是蘇維埃聯邦各其他共和國中的極端的例外。例如我們若果把蘇維埃聯邦的整個歐洲部分關於結婚和離婚資料拿來作一比較，就知道它的數字並不亞於上述的數字。

蘇聯歐洲部分每十萬人的結婚數，在一九二四年是一一四〇，到一九二五年即減為九八〇。離婚數在一九二四年是一三〇，可是到一九二五年已經增加到一五〇了。^②

這些數字，證明了就是在蘇聯，家庭也正在經驗着不容懷疑的危機。但同時也不能過分重視它的意義。

例如美國的離婚率，就超過了我國（蘇聯）的離婚率。比之蘇維埃聯邦（歐洲部分）每十萬人在一九二四

①同上資料。

②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間的蘇聯人口的自然動態·第一卷，第一分冊。

年的一三〇，和一九二五年的一五〇。這個離婚率來，美國在一九二四年就已經達到一五九了。但若果我們各州各州的來看，這個數字還要更高。在狄克薩斯 (Texas) 州已達到了三〇七，奧列康 (Oregon) 州已達到了三七八，納華大 (Nevada) 州更達到了一、二六六的高度。①

可惜我們在手邊沒有最近幾年來的資料。但是美國離婚增大的傾向，並不比我國弱。關於這種情形的材料，我們在前章已經引證過了。

在蘇聯，離婚是完全自由的，而在美國，離婚往往要經過長期的裁判批示，法庭上的必要手續，和支出莫大的費用等等。因為這個原故，所以美國一部分事實上的離婚，有許多都沒有在法律上加以正式化。若果考慮到這一層，則美國實際的離婚率，要大大的超過蘇聯，這是很明顯的。結婚和離婚的比例，也值得我們注意。結婚率 and 一個離婚率比起來，一九二七年在白俄羅斯的數字是五·五，據我們所知，在聯邦各共和國，這已經是最小的數字了。可是美國一九二四年在俄亥俄州，就已經只有四·二，在奧列康州更只有二·四，納華大州甚至只有一·〇 (11) 了。②

我國家族組織的不安定最雄辯的說明，是結婚繼續期間的長短這種資料。可惜這種統計並不是全般的，但就是從這個部分的統計，也能夠得出我國家庭關係的不安定性這個結論來。

例如下表即是根據一九二一—二五年間列甯格勒市的結婚繼續期間之長短而離婚的百分比分類：③

① 亞列斯特·亞爾莫蘭：家庭的崩潰。

② 莫蘭：家庭的崩潰。

③ 列甯格勒省統計部報告，第十五號。

結婚繼續期間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一年以下	三三一	二〇二	一四五	一五九	一七一
一—二年	一八七	一八六	二二五	一一九	一一七
二—三年	一〇三	一四八	一四二	一〇六	一一五
三—四年	四九	八二	一一五	一一六	九六
四—五年	四一	三八	六六	九六	九九
五—九年	一四八	一四八	一六四	一七六	二一〇
十年以上	一四〇	一九六	二四三	二二八	一九二

表現結婚最不安定的景象的，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例如在烏克蘭共和國所發生的四五、四七一件離婚中，裏面有五四二件，都是結婚後還沒有繼續到一個禮拜，就發生離婚。結婚繼續期間在一個禮拜以上一個月以內者，有一、七三二；繼續期間在一個月者有一、五〇一；在二個月者有一、四五三；在三個月者有一、六一三等。結婚繼續期間在一年以內的離婚數，有一六、五四二，即全離婚數的百分之三六。繼續到三年者，有三二、三四六，即百分之七三·三。①

所以結婚繼續到四年以上而離婚者，不過僅及全離婚數的四分之一強。關於這一層，我們再來引用若干補充資料罷，在一九二四年，每千離婚中，結婚繼續還不滿一年者，在列甯格勒有一五九，在哈爾可夫有一九七。屬於同一年的這種統計，在日本東京是八〇，在美國紐約是一四，在德國柏林是一一。在閩斯

①一九二五年烏克蘭入口的自然動態。

克，這個數字，一九二五年是二六五，一九二六年是二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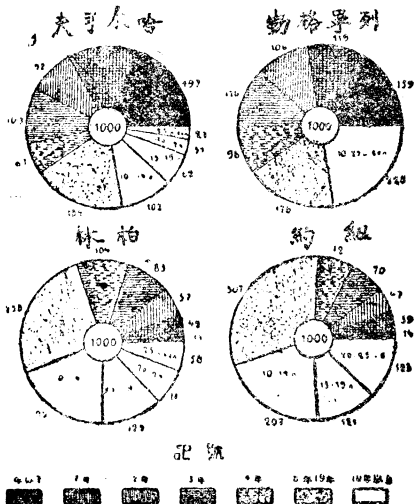
更顯示出可驚的光景的，是關於各地農村的資料。例如在白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農村中，一九二五年，每千離婚者中，結婚繼續期間不滿一年者，計有五二二；在一九二六年，有四四八。在同一地方，每千離婚者中，結婚繼續期間不滿四年者，一九二五年平均要有八〇九，一九二六年，平均要有七七一。①

就是結了婚的人，對於結婚範圍外的性生活，參加的也非常之多，這也證明了結婚制度的極度不安。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史維特洛夫夫共產大學學生中的調查，指出百分之六十二的學生，都是同時過以結婚為基礎的性生活和結婚外的性生活的。②

但是，因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對於婚姻關係的整理，無疑的也正在實現着。例如一九二七年對奧

① 亞斯·斯爾斯基：白俄羅斯共和國的人口動態。

② 格里曼：現代青年的性生活。



結婚繼續期間的長短表

德沙大學生所舉行的調查，過結婚外的性生活的已婚學生數，已經只有百分之二十六。①差不多減低兩倍半了。

九 都市的家庭

因為我國關於家族、結婚的統計，太不完全，所以想根據這種統計，要在結婚率減低之中，探求出一定的社會規律性來，是不可能的。除了家庭的崩潰和結婚率的減低的其他要因之外，給這個過程以顯著影響的，我們認為是勞動力的從農村流入都市（這是蘇聯國民經濟復興期的特殊現象）。

把家庭留在農村中，而到都市中去求工作的農民，爲了住宅的困難和其他種種障礙，往往不能把家族和自己一道也移到都市中來。所以他和家族的結合，就漸漸的薄弱下去，事情的結果弄到分離的，也數見不鮮。在這種情形之下，有時候，新的都會的「結合」，糾纏了他，有時候，或者爲了滿足性慾，就去探求其他的可能性。

都市小資產階級經濟的沒落，也帶來了結婚制度的不安定。這種都市的階級層，在「困難條件」的壓迫之下，並不選擇「保持」家族這條道路，而是做做美國式的友愛結婚，走經濟負擔更輕的結合這條道路。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曾指出事實上的結婚數，在我國占有極顯著的比例，這不是偶然的。

① 拉斯：現代的學生。

一〇 蘇聯青年的性生活

蘇聯青年的性生活，也是和過渡期的家族狀況有密切關聯的。關於農村青年方面，我們已經述過。所以這次就來談一談都市裏面的青年——特別是學生階層以及無產階級青年階層——罷。

在內戰時期那幾年，這些青年，都在從事爲蘇維埃政權而鬥爭這一超於一切的任務。意志，思考，神經的全組織，都集中於不僅爲了生存而戰，並且爲了決死而戰去了。青年的全部精神，都貢獻給了「國防」。個人的，利己的，個人主義的一切東西，都在集團的，社會的，階級的一切東西之前烟消雲散了。甚至連非社會的，「追求利己的」分子，也被這個强有力的集團主義的奮發所「感染」了。

到了勞動階級在軍事戰線的勝利，以及與階級敵人戰爭終結之後，才「復元」了青年的意志和神經。精神的緊張，已失去了它的尖銳性。意志也開始失去了它的磁性。「自我」也漸漸的拋頭露面了。這個「自我」，就是沒有階級訓練的意志薄弱的各個人，要求對於由自毀和缺乏所造成的強制的禁慾主義這幾年的「補償」。「補償自己」的要求，首先就出現於性的方面。「在鐵的時代，我也得要像鐵一樣！」這樣誇張的詩人，已開始謳歌「婦女頭髮的抒情詩」了。但是大部份青年，却連「抒情詩也沒有地」就去和性問題接近了。

都會青年，因爲在那時沒有最低限度的物質前提條件，所以沒有成立家庭的可能性，他們的性生活，就沿着抵抗線最薄弱的地方前進，——這就是短期的，瞬間的性關係。性關係的不定性，往往減低了由性

關係所發生的「親密感」，而把性的關係當作一種單純的獸交。一九二二年格里曼博士在莫斯科史維特洛夫共產大學學生裏面所做的社會的、生物學的調查研究，證明男性方面，最初的性關係很少是在相互愛好、親密感情、愛慕、戀愛等等的影響之下實行的。最初的性關係由戀愛而發生的，僅占百分之三·七^①。蘭斯博士在奧德薩各專門學校的學生中所作的同樣的調查中，現代青年最初的性關係，發生於戀愛的，數字雖較前者所調查的稍高，但是仍舊祇有占百分之二·四。^②

所以在這時候，我們看到，最初的性關係，大多數都僅只在露骨的生理的慾求壓力之下發生的，這個性關係的内部引誘力的一切要素——精神，感情，愛好，趣味等等——是沒有作用的。

一部份青年，開始「把必要提高到完善的階段」。他們對於自己的行爲，想給與一個僞唯物論的基礎。戀愛就被他們宣佈爲「資產階級的偏見」，而性關係則被他們選元於單純的生物學去。

蘭斯所質問的學生之中，幾乎要有半數（百分之四八·二）對於「戀愛存在嗎？」這個質問，都給了像下面這樣否定的回答——「戀愛不存在。」「我不知道戀愛是什麼一回事。」「我不承認戀愛。」等等。^③

羅曼洛夫的小說中一個女主人公說：「我們是沒有戀愛之類的東西的。我們僅僅只有性的關係。所

① 格里曼：現代青年的性生活。

② 蘭斯：現代的學生。

③ 蘭斯：現代的學生。

以，要在戀愛裏面去尋求生物學以上的某種東西，都被嘲笑作可憐的人，頭腦糊塗的人。」文學家所描寫的新經濟政策最初五年間的青年學生，也有許多用「嘲笑」的態度來談論戀愛。克米列夫斯基的作品中一個共產青年團員叫道：「我們什麼戀愛也不承認，它只不過是歪曲了問題的資產階級的欺騙。」

柯倫泰小說裏面的一個主人公女共產青年團員瓊尼亞，曾這樣的聲明：「性生活對於我不過是單純的肉體的滿足。我對我自己的對手是依照情趣而變化的。我現在已經妊娠了，但是誰是我的小孩的父親，連我也不知道。可是這件事，對於我，隨便怎樣都可以。」

莫斯科勞動大學預科學生對質問表的回答是這樣的：「（勞動大學預科的）學生，是排斥戀愛的，認為戀愛是愚劣的事，是兒戲。所以他們只是把戀愛從性關係這個觀點來認識。」①

在這裏，有一個和上面的情形一樣的有趣味的插話。

少年真理報曾登載過一種對於一部份現代青年的戀愛態度用漫畫形式描寫出來的報紙小說。這些青年，是對「詩人和不值錢的文學家」所宣傳的：「戀愛是個人生活的裝飾，不是乾燥無味的生癩過程，或戀愛應當是用美麗的花所造成的鮮艷的花束，其餘一切，在這裏，都只是枯枝一樣的東西」這種思想實行抗議的青年。照這些青年看來，「戀愛無論如何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自然的生物學的現象。所以，在這種場合，肉體的優美，一點關係都沒有」。最特別的是，這種瘋子似的文章，却吸引了許多「真學的」讀者，他們寄信給作者，說他們和他「共鳴」。此外，在某一個工場支部講演「新的生活律」的人，也引

① 易柏里特：戀愛的權利。

用過這報紙小說，甚至還坦白的說出了贊成的意見。①

腐蝕性關係的情緒的內容，宣言戀愛就是「裸體」，以及反對「肉體的優美」等等，這樣來提高到所謂馬克思主義「善行」階段者，也數見不鮮，克米列夫斯基的作品中一個共產青年團女學生說：「是創造新的風紀而鬥爭嗎？夠了喇！青年們若果希望，就去取吧，使自己滿足吧，但不可用詭計，頂好是開心見膽的做。實際上，我們就是這樣的學習了史的唯物論的。」

在這種場合，說到「史的唯物論」是很特殊的。懲罰戀愛，即懲罰性關係的「神秘的資產階級的裝飾」，是在生物學「唯物論的」勝利名目之下，用有名的省略推理法，來克服「現象精神的連鎖」同樣地帶有和馬克思主義共通的東西的。這種懲罰，帶有由布哈林當作省略推理法所高超地闡明了的俗學的唯物論和素樸實際主義的各種特徵。滅絕精神，廢棄戀愛的俗學的唯物論者，只是表明他們是初出茅廬的小商人所特有的極端個人主義——「在世間所常有的沒有什麼價值的事情當中，照他們看來，沒有什麼神聖的東西，也沒有什麼向上的東西——他們慣於素樸地觀察事物，他們不被任何過去的傳統所左右——貞操的古訓和舊禮教的堆塊不能支配他們——這些東西已被革命投到大海裏面去了。他還是仍舊的想嗅，想觸，想舐，他只信賴自己的眼睛。他在某種意味上，完全是物理學者的。他的俗學唯物論的皮相性，就是從這裏來的。」②

① 拉津：共產青年團的風紀。

② 布哈林：致察。

青年學生和一部分勞動青年所公認的「開心見膽」的偽唯物論的戀愛觀，是沒有帶一點羅曼斯地」和「沒有任何引誘地」而實行的，就是實行列寧所無毫不客氣地非難過的「一杯水」理論的，無節制的，極端個人主義的隱蔽物。

列寧對蔡特金說：『青年對性生活問題瘋狂的態度，不用說，甚至是「原則地」根據理論的。許多都把自己的態度叫做「革命的態度」，「共產主義的」態度，可是牠和我們共產主義者所理解的那種自由戀愛，沒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你不用說也知道在共產主義社會，滿足性的慾望和戀愛的慾望就像飲乾一杯水那樣的單純，並且僅只是這麼一回事這樣有名的理論罷！由於這個「一杯水」理論，我國的青年變成了瘋狂，簡直完全變成了瘋狂。這個理論造成了許多青年和處女的墮命運。信服這種理論的人，武斷說這個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若果有這樣的馬克斯主義，確實是稀奇的。』①

「一杯水」理論，曾在蘇聯暫時佔有相當勢力，並且還出現過把這個理論轉到實踐去的許多妙手。例如在格林可諾夫和西可特夫的著書中，曾引用一個共產青年團的負責者關於自己組織所寫的下面一封信，——『少年們尊敬少女們。但這是有一定的目的的。就是達到了目的，問題也很少以結婚為終結。大概都是少女被捨棄。而且她甚至因為自己的柔弱，常常要被嘲笑。墮胎流行非常的廣。』②

格里曼教授的研究，曾指明性的接觸帶有長期的性質者，在男學生中佔百分之一五·七，在女學生中，佔百分之四四·八。反之，帶有短期間的關係及混交關係者，在男子中要佔百分之八四·三，在女子中，要佔百分之五五·二。③

① 蔡特金：關於列寧。

② 格林可諾夫和西可特：夫舊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

關於這些性關係的性質，最好用調查表的材料來說明。——「和一切女性都有關係，不論是單純燒火煮飯的女性，或是女商人，不論是毛絲綾式的千金小姐，或是寡婦。」……「性慾來的時候（感到性的衝動的時候）無論何者都不討厭。和寡婦及六十歲的老太婆也有過關係，爲了藝術，和純潔的處女也有過關係。」『尋找女性，而且時時都尋找到。』①

我們知道各種各樣性的胡行亂爲，都是從這樣的「一杯水」的實踐發生出來的。就是在今天有時候也會使我們想起新經濟政策初期時代的蘇聯出版物關於這些胡行亂爲的報道的熱鬧來。柯林可夫事件，彼特洛夫事件，羅曼洛夫事件，哈佐夫事件，契可夫事件，亞里特西勒事件——這些事件「主人公」的名字，就是從青年的性關係所發生出來的代表各種醜惡現象的代名詞。而且這還不過是這些胡行亂爲裏面的一部分代表。②性的胡行亂爲，在契巴洛夫事件或「曠野叢中」的哈里可夫犯罪事件那樣的真正的胡鬧行爲上表現了出來。這個哈里可夫事件，就是落於一羣流氓手中的一個少女，爲他們有計劃的強姦所犧牲。蘇維埃國家，用很嚴峻的彈壓手段來和性的胡鬧鬪爭，現在也還鬪爭着。但是，不能忘記的是，這種狼藉行爲

① 格里曼：現代青年的性生活。

② 提醒讀者認識關於這些術語的本質，不會是無用的事體——

柯林可夫事件

鑛業大學生共產青年團員柯林可夫，用有系統的愚弄，來使他自己的妻子女學生達維特松自殺。此

後不久，柯林可夫更胆敢破開大學的保險箱，而且還犯殺人罪。

彼特洛夫事件

莫斯科職業學校的學生共產青年團團員，彼特洛夫，因同校女生婦女共產青年團團員維伯，以自由

的一部份根據，是由「一杯水」理論所培養出來的。

但是把兩性關係根據庸俗的唯物論而還原到純生理的結合，不久就開始在青年本身中遭到強烈的反對了。根據對青年學生和勞動青年的調查所示，他們裏面雖然也有「沒有帶一點羅曼斯地」式的騎士們，和「沒有任何誘引地」式的兩性結合的贊成者，但是大多數的青年，並不是這一類的人。青年裏面這一類人的比例，隨着青年生活文化條件的改善，隨着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一年比一年的降低了。

促成青年長期結合者的減少，使青年選擇無條理的性生活和偶然的「邂逅」之主要的原因，是物質條件的困難。我們在前段已經指出了究竟有多少人沿着這條道路去過他們的性生活。根據格里曼的資料看來，有百分之七十七的學生他們不想結婚的動機中，最主要的動機之一就是缺少必需的物質條件（此種動機，根據格里曼的資料，男子佔百分之二八·九，而根據蘭斯的資料，則佔百分之六三·三）。由這一個場所不絕地向另一個場所「匆忙地移動」，以及不得不過一種半浮浪入的生活等等，都被算在這種動機的「共產青年團的戀愛」爲理由，拒絕和他同住，而把這個少女，用芬蘭小刀殺害。

羅曼洛夫事件

烏克蘭共產青年團克蘭森地方委員，工場支部書記羅曼洛夫曾經使女少先鋒隊員墮落，和殺害了自己的妻子等事。

哈佐夫事件

工人，共青團員哈佐夫，在某個時候遺失了文書包，在這個文書包中，有和友人來往的信件，這些信件充滿了對女子（雌性）獸性似的輕蔑態度。

契可夫事件

農業大學生契可夫，因爲某一女共青團員拒絕和他發生性關係，認爲這是「侮辱」了他，而把她殺害。

亞里特西勒事件

在亞里特西勒，亞諾恆等等未成名的文學家集團舉行夜會的時候，強姦了女共青團員依斯拉莫瓦。她在這事件後自殺了。

裏面。

被格里曼所質問的一個人說，『昨天在開斯克，今天在莫斯科，明天不知要到什麼地方去，還有想到結婚的餘地嗎？』這話雖然很簡單，但已把許多人的意思，活生生地表現出來了。同樣的情形，就是在拉斯的質問的回答中，也可看到許多，『我一點也沒有家庭生活所一定必要的手段。』因為物質生活不容許有一個家庭。若一看見有家庭的學生和他們的生活，就要想到還是那種小心把持滿足的人們爲好。』主要是由男子方面（女子裏面，因無物質保證而發生獨身動機者，格里曼的材料是百分之七·三，蘭斯的材料是百分之九·七）得到的和上面相同的許多回答中，顯明的表現出下面這種情形來。就是家庭即使在過渡時期，還依然是經濟的細胞，而且結婚和供養這個細胞的基本重荷，還往往担負在男子的身上。

青年的獨身生活，除了其他原因（生理未成熟，怕生產，厭惡等）之外，對結婚的對手要求過大，也是一個條件。他們想發現自己的結婚對手是比什麼都可愛和被愛的人，而不單只是看做生理結合的對象。若果比較一下相隔五年（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的格里曼的問答表和拉斯的問答表，結婚的責任感，在蘇維埃青年中，已非常增高，這就是最雄辯的證據。這個責任感，具有着這樣的意識，就是結婚的結合，在相互之間有深厚的感情，趣味，和思想的一致等等的限度內，才是可能的，才是應當許可的。因不具有戀愛而成爲獨身生活的那種因素的比例，在男學生中，格里曼的資料是百分之二·三，拉斯的資料是百分之二七·八。在女學生中，格里曼的資料是百分之三·四，拉斯的資料是百分六四·二。

蘇聯的青年（不是說的例外，而是就通常的場合來說，不是就少數者來說，而是就大衆來說）對於公的

和母的短期獸性的結合，並不比永續的安定的戀愛同盟更要喜歡，只不過有時候由於客觀生活的因素，才碰着了像上面所說那種獸性的結合。不能夠十分堅強的忍耐，是一種原因；思想的貧弱，自然，在這裏也有影響。但是要把一切問題，用「道德的頹廢」一句話來壓服下去，這是反唯物論的非常厲害的謬見。

性問題對於蘇聯青年，是「被咀咒的問題」之一。有時候，他們像矯角殺牛那樣，以下面這樣的無比的老實來解決這個問題。這種老實。在普里雅斯克的里特諾夫斯基工場支部的會議錄中，曾有過像下面那樣很樸素的記述——『討論：關於性的關係。決議：性的關係，對於我們是難免的。若果沒有性關係，則也就不會有人類社會。』有時會像斯米特維奇有名的論文所非常憤慨和非常難過的那樣，成爲「阿菲利加式的情慾」的俘虜，被迷惑而陷於「一杯水」的理論和實踐。雖然這樣，可是指導他們的，並不是性的混沌的理想。根據格里曼的調查，可以看出被問者的四分之三以上，都是想使自己的性生活，沿着基於相互戀愛的結婚的道路前進，或者想在永久的戀愛基礎上，建築起性生活在（像上述這樣的回答者，男子有百分之七二·二，女子有百分之八一·七）。拉斯的調查，更加清楚。據他調查，表示贊成安定和長久的結合這個意見的，男子有百分之七六·九，女子有百分之九〇。據一九二七年在白俄羅斯國立大學學生中間所舉行的文化、風俗的調查看來，百分之六二·九的男子和百分之七六·九的女子，都是贊成長久安定的性關係的。①

所以，以自己的調查爲基礎，格里曼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蘇聯的青年，將來並不是沿着「性的相互關係的單純化，以及把性生活還元於單純的性的滿足」這條道路而進，倒是『沿着使性的本能，抑制於性

的人生愛的最高形態中的精神的道路」①來發展自己的。這個論斷，可以說是正確的。

青年中，已出現了反對「否定性關係中的社會的及情緒的要素」的主張。他們正開始深思：「男女關係的肉體方面，與亞當和夏娃時代並沒有差得多遠。」『因為俄國的女共產黨員，西班牙的王妃，潘基族（南非洲土人）的夷女，都同樣的是經過九個月的妊娠期間』，②而戀愛則是一個時代和一個時代不同！它的精神的和社會要因的意義，也正在開始發生變化。他們正開始要求使情緒豐富的根源——「戀愛的權利」；正開始要求「不是偶然的邂逅的混沌，和利那的戀愛等等而是安定的和長久的結合，配偶選擇的嚴肅，和真心的愛。」③

性的虛無主義使蘇聯一部分最好的青年發生煩惱。一部份最好的蘇聯青年，非常嫌惡把男女關係還原於雌雄的「自然欲望」的滿足。但同時，在過渡期的各種條件之下，結婚的前途有時會走到和廣大的社會本分發生矛盾的那種家庭生活去，這種情形，也威迫着青年。所以，這些青年們，正如斯米特維奇同志所正確指出的那樣，煩惱於兩個傾向之間，搖擺不定：『一個極端，是十八歲或十九歲的青年男女，要求成立家庭，要求自己的安逸，要求家庭的孤立化。他們漸漸的和同志遠離，不知不覺的變成了俗物。另一極端，就是青年不願束縛自己，耽於性的放蕩，不斷的交換短期間的結合。結果就是墮胎，婦女肉體的殘廢，

① 格里哥洛夫及亞斯·西可特夫：舊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

② 格里曼：現代青年的性生活。

③ 及④ 伊波里特：戀愛的權利。

不然就是生產有病或羸弱的小孩子。這些小孩，更任隨他們的命運而將他們擱在一旁。」^①

上面是蘇聯青年不得不親自出來掌管舵要想平安地渡過性生活危險的暗礁。在他們的雙肩上所擔負着的最困難的任務，正在被解決着。青年性生活的健全化，已被大多數研究者所確認。性的混沌的要素，漸次的被掃除了。例如薩爾金特教授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月），就可證明這事。這個報告，已指出了青年性生活的合理化，倫理次序的合理化來。像混交那樣的多角戀愛，已經漸漸的減少。暫時的偶然的情交。剎那的情交已成了過去的事情。墮胎已經減少，永久結合已經增加，對於小孩的照顧，也周到起來，年青的雙親，對於育兒問題，已表示出他們的關心來。最近在學生裏面的調查資料，就是這件事實的證明。在統計上，贊成「自由的無拘束的」戀愛者，只不過百分之二。百分之三十五的學生，都是遵從社會道德的次序，而抑制短期的和偶然的性的結合，並且還有百分之十一，否定「無愛情」^{附錄}「間」之性的結合。^②

我們現在在這個問題的範圍內已開始有了很大的進步，上面這些數字，就是這種進步最雄辯的敘述。蘇聯勞動青年和青年學生性道德的健全化，正隨着他們生活上一般習慣條件的變化，大眾文化水準的向上，和國內社會主義建設的展開而實現了。

① 斯米特維奇：關於青年風紀的消極方面。

② 黨中央委員會關於「蘇聯青年研究」論爭的報告，一九二八年。

一一、蘇聯的賣淫

蘇聯在過渡期中所必然要碰到的性關係的病症現象之中，最複雜的問題之一就是賣淫。

在蘇維埃國家發生後，最初所經過的戰時共產主義時代這幾年裏，賣淫是衰落了——在外表看來，甚至已經好像完全消滅了。由猛烈的軍事和義務勞動所造成的全國的緊張，以及在十月革命後這數年中間，爲了使一切東西都從屬於國防要求，已把十月革命發生時所看到的那種賣淫的放縱，一脚踢開了。

大的緊張在在無數的戰線上艱苦戰鬥着的勞動共和國，是一個爲窮乏和混亂所支配的共和國。所以不_{關於這}院的存在已成爲不可能，就是婦女身體的出賣和嫖客之羣，也不可能飄流街頭了。並且在那個時候，就是賣淫的支點——一切遊劇場，茶館，旅店，飲食店，酒店等等——也崩潰了。一般的義務勞動制，已把賣淫婦和國內全部婦女人口混合在一塊了。當作職業的賣淫，在這種條件之下，已成爲不可能，而且消滅了。

僅僅是這件事，自然還不能使賣淫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完全消滅。賣淫在這個時代，只不過僅僅失去了它的職業的性質。這只是因爲嫖客的廣大基本幹部消滅的結果，和最低生活費一般的低下，農村「過剩」人口中止流入都會的結果所發生的數量的減少而已。

在這種條件之下，賣淫已從一種獨立的職業，開始變成了「補充工作副業」。爲了免除被政府視爲「規避勞動」者，而遭受干涉，不得不取得勞動手冊的舊時的賣淫婦，以及充滿了國家官廳的許多蘇維埃女

子和蘇維埃女公務員，有時也走這條副業的道路。他們想用這個方法使他們身上擔負著的物質困難這種不慣的重荷，緩和幾分，或藉此取得住宅權利書，或增加幾文自己十分拮据的「零用錢」。

這樣的一種賣淫，它的職業的性質，已經從蘇維埃國家生活的表面完全消失了。它只是當作決心想出賣自己身體的蘇維埃女子，祕密地，驚驚惶惶地「謀業餘工作」的手段，繼續着可憐的存在。

列寧在這個時候，曾經感到賣淫問題還沒有被解決，這是遲早都要成為蘇維埃國家所要遇到的一個問題。在一九二〇年秋季他對蔡特金說：「賣淫——這是無產階級就是在取得了政權以後，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大問題，是正在要求解決的婦女問題的一部分。」他會着重的說，「賣淫還在我們面前提出了許多困難的任務。」①

新經濟政策使賣淫問題更加尖銳化，這個政策所造成的商業自由，和在這個基礎上所發生的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復活，造出了使婦女的身體再變成市場的商品的各種條件。一切種類的經紀人，承包人，以及其他資本主義的騎士，到都會裏面來的富農的兒子，以至於新經濟政策下所產生的投機分子，寄生蟲，以及新的蘇維埃官吏和專門家，也開始表現出對於這種商品的強烈的需要。跟着時間的經過，這個需要也繼續擴大，甚至連都市的無產階級，和蘇維埃的學生方面，也發生了這種要求。部分，或者專門由賣淫婦來滿足性慾的學生的比例，根據格里曼在莫斯科的調查，約有百分之三七·五。同時，因為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所無限制地膨脹了的蘇維埃各機關的人員，被大加裁減，並且這一把淘汰冗員的斧，首先就砍在最不

① 蔡特金：關於列寧。

熟練的，在職務方面最缺乏經驗的婦女頭上。這幾十萬婦女，一拋出了官廳外面，就被奪去了生活的根源。他們並沒有勞動上的熟練，家庭也不能像革命前那樣的養她們。結果，她們裏面志氣薄弱的人，就沿着抵抗最小的道路前進了。從她們裏面，產生了新的賣淫婦的基本幹部。這些傢伙，與跟着新經濟政策的實行而復歸於自己的舊業的女子變成一起。蘇維埃國家，不得不把這種現象當作社會的最大惡果來向它作鬭爭。在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年度，就已經造成了賣淫的極度的增大。例如在一九二二年末，列寧格勒的賣淫婦數目，就已經有三萬二千人。同年，在沃木斯克州都市中，曾有住有六百個女子的八十所魔窟，爲地方軍隊所破獲。①新經濟政策，不僅造成了增大賣淫的經濟基礎，同時也產生許多適宜於賣淫發展的風紀上的要因——產生了具備得有別室的一切酒館和飯店，以及把許多婦女推向「輕薄事業」道路上去的很多小資產階級的奢侈品市場。

所以一轉到新經濟政策不久忽然在勞動者國家身體上所噴出來的真正的瘡疤——賣淫，蘇維埃國家有對它採取果斷政策的心要。並且當然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見地比較迅速地來採取這個政策。不論是關於賣淫問題的理論的評價，不論是與它相關連的正在被實施的實際政策，在蘇聯，都是和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相適應的，這也是不待言的。不錯！這種場合，與關於賣淫及與賣淫作鬭爭的馬克思主義見地不相符合的若干偏向，有時也發生過，這是事實。下面就是關於這種偏向的兩三個實例：

一九二二年，內務人民委員部裏面，發生過以防止賣淫爲目的而創設特別的「風紀警察」這個提案。

①瓦西列夫斯基：賣淫和新興的俄羅斯。

蘇維埃國家，爲了防止賣淫，想要復活從前資產階級的方法，這種思想，驟然間引起了蘇聯全國輿論的反對。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提案，遭受了蔡特金可怕的攻擊。她說：『風紀警察的一切方策，不論認爲她怎樣的合理，並且不論怎樣「戰術地和公平地」去實施它，都不能把賣淫的社會根據，從根割去。這不過是僅僅消滅了出現於這個根上的表面的萌芽、現象形態、和症狀而已。』①

人民內務委員的草案，是想以官僚式的嘗試來把複雜的賣淫問題，用在資本主義的各種條件之下已經早就破產，並且腐蝕了的取締方法來解決。但比這種嘗試更危險的，是關於處理淫賣問題的理論上的「顛倒」。這種理論上顛倒的實例，可以舉出薩爾金特教授的意見來。他對於賣淫問題的理論是這樣的：『大多數賣淫婦都是性器官帶有特別的外部的過敏性之性的變質者的定型。』②

這種說法，不過是前面所述過的「天性的賣淫婦」這種變質的理論的延長。自然，這和馬克思主義沒有半點相同的地方。再重複的說一遍，這些僅只不過是部分的「偏向」，蘇維埃國家對於賣淫所取的態度是十分明顯的，是馬克斯主義的。

蘇維埃國家對於虛置賣淫的各種政策，是從下面這種立場出發的：『產生賣淫的基本原因，是婦女的失業和無依無靠的境遇，其次的原因，是結婚關係的殘存物和不完全的性教育等等。』所以蘇維埃政府對賣淫婦之所以決不採取壓迫行動者，就是由於這種緣故。蘇維埃政府，並不是和賣淫婦鬥爭，而是和賣淫

① 蔡特金：反對風紀警察制度。

② 薩爾金特：青年與革命。

鬥爭。這就是說蘇維埃政府的努力方針，是在於防止婦女的失業和婦女的無依無靠的境遇。但是這些失業和無依無靠的境遇，只有蘇維埃聯邦全部經濟生活的健全化，才能夠克服。①

但是，蘇聯並不是宿命地等待到了賣淫的根源——失業和窮困——消滅之後，則賣淫也就跟着消失言個時候的到來。這種宿命的態度，是把一定的社會現象，和產生它的要因之間的關聯，機械地解釋。這種態度，只有幫助了賣淫的擴大。蘇聯並沒有抱有預防的，或彈壓的手段就能夠根絕賣淫這種幻想。而是認為：『經濟和共同生活體的共產主義的基礎沒有被確立，則賣淫的消滅就不能夠實現。』②；但同時儘量努力減少這種最壞的社會罪惡，這就是說，蘇聯採用經濟的，啓蒙的，衛生的以及法律的許多方法，來防止賣淫的增大，在增大賣淫的途上，設立許多障礙物，使賣淫的河床，日益狹隘。這些方法裏面最重要的是提高婦女大衆勞動的熟練程度，把她們吸收到生產勞動裏面去，創立像合作社那樣的婦女勞動團體，在這些合作社的事業中組織把醫療上的因素和教育的勞動的因素統一起來，勤勞防疫所，設立不僅以醫治爲任務，並且還要有衛生和啓蒙任務的花柳病施療所網，嚴峻的彈壓寄生於賣淫事業中的各種分子，——賣淫的媒介人，賣淫窟的主人等等。最後，在這些方法裏面，還應當加上對於賣淫的隱密——無階級，作輿論的喚起。③

① 塞馬西哥在花柳病預防全聯邦大會上的報告。

② 賣淫防止委員會的提綱。

③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的真理報（勞動者斯德巴諾夫的信，讀者的信等）。

這些方法，蘇聯的大衆，是應當加倍注意的。但是對於賣淫問題，實際並沒能夠給它以必要的注意。最近在真理報上，會登載莫斯科的勞動者，忽視賣淫，對於「和娘兒們一塊兒醉罷！」這種欲求，採取一種爽直的大好老的態度。蘇聯最積極反賣淫鬪爭的一個戰士普洛納爾教授說：「和賣淫作鬪爭的戰線，還依然非常薄弱，不但不和賣淫所備有的社會意義相適應，也不和賣淫所行的可怕的規模相適應。」①

指示賣淫婦社會姿態的數字，因為沒有適當的統計，所以我們還不夠十分正確的明瞭。我們只能夠根據部分的，並且是片斷的資料來加以判斷。例如莫斯科第一花柳病醫療院所告訴我們的數字是這樣的：賣淫婦中，百分之四十三是農村婦女，百分之十四是女工，百分之二十一是在從前的資產階級婦女，百分之十四是從前的商人出身的婦女，百分之七是舊時的貴族出身的婦女。一九二七年二月莫斯科花柳病研究所會經舉行莫斯科各區的賣淫婦普遍的檢查。受檢查的婦女人數，共有四百。她們大多數都是在二十五歲以下。她們裏面有百分之五，穿的是美麗的服裝，百分之七十，穿的是中等的服裝，百分之二十五，則穿的是寒儉的服裝。大多數賣淫婦所得的報酬，都非常小，例如依照閔斯克花柳病醫院所告訴我的資料看來，閔斯克的賣淫婦每月平均的報酬，不滿一百盧布。由遊客所得到的報酬每個多半是四十至五十哥比。

雖然是這樣，但是賣淫的婦女數目，依然還很多。下面的數字（雖然是間接的），就是對於這種情形非常可靠的證明。僅在一九二七年一年之中，整個白俄羅斯共和國（僅只限於八個都市中）共發現了四四

① 普洛納爾教授：消滅賣淫罷！

② 根據白俄羅斯共和國中央統計局的資料。

六所寶淫窟。僅在哥米爾市這個都會中，就發現了一百二十所。^②

上面的數字，若果再留意到格爾納特教授所舉出的事實，就要更加可怕。他說：『寶淫窟傳染花柳病的作用（在革命的時期中），已減少了八倍（從百分之二·七減至百分之一·五。但是在屋外（街頭，林蔭路，公園，森林等）舉行時所發生的傳染率，則繼續不斷的加大了八倍（從一九一四年的百分之四·七，增到一九二六年的百分之四〇·五）。旅館，別墅，飲食店的傳染率，也很大的減少了。由百分之一六·三，減到了百分之二·三。寶淫窟的職業組織，以前採取妓院，別墅，招待室這些形式的根基，現在已經崩潰了。根基雖然被取去，可是還沒有消滅的寶淫，在都市裏面，還依然用種種方法，例如在汽車裏面，或暗僻的地方，或隱藏於公園內，或竄入人家的階梯之下等等，繼續它可憐的存在。』^①

一一 過渡期性關係的新形態和家庭的危機

我們已經嘗試確定過過渡時代的家族，結婚組織是怎麼樣的東西？這個組織由資本主義進行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所受到的變化，是怎樣的了。

我們已經看到這個組織所反映的過渡期的許多矛盾。在這些矛盾中，一方面是婦女法律上的平等，另一方面是她們在勞動上熟練程度的低下；一方面是國家把她們推上政治舞台，另一方面是婦女大眾之落於社會、政治的時代後面等等，相互交錯；一方面是新道德的萌芽，另一方面是婦女之受家政傳統的束縛兩者

^① 格爾納特教授：爲了寶淫統計。

互相纏繞；一方面是將「兩性平等」的觀念視爲神聖，另一方面是家長制農奴制舊觀念的殘滓，兩者同時並存；從經濟打算解放出來的性關係和以金錢交換的性關係，青年對於結婚、家族組織的現存形態的尖銳的不滿，和兩性關係的新形態的緊張的常常是無次序的探求等等，相互像經緯線那樣的交織著。

這一切矛盾，以及其他許多過渡時期的矛盾，加重了家庭的壓迫，奪去了家庭的安定性和綿延性。但資本主義末期的家庭危機，和社會主義最初階段所遭受的家庭矛盾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原則上的不同。資本主義下面家庭的崩潰，意思就是說家庭對於它的許多職能，已停止進行，而且資本主義社會，連想也沒有想到由家庭把這些職能承繼過來。專門作個人打算的社會，不能夠，就是現在也不能夠實現兒童公有這個職能。這種社會，不能夠擔負社會給養的組織以及在集團的原則上來改造家政這個任務。結婚和家庭，不能夠從金錢的力量之下解放出來。因爲這個社會的本身，根本就是市場和利潤的社會。因爲金錢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範圍內所成立的一切關係（家族上的各種關係也包含在裏面）的決定因素。所以資本主義社會的家庭危機，是沒有出路的危機，是由於最重要的社會組織，失去其家庭的各種職能時，資本主義國家，不能把這些失去的職能自己接受過來所發生的危機；而過渡時期的家庭危機，就不是這樣。這個危機，主要的是無產階級國家雖然努力把在資本主義下面家庭所有的一切職能，接受過來，然而現在還不可能把它完全實現。這種還不可能實現的原因，是由於國家物質力量還不夠，因國內技術的落後，使教育和生活社會化規模鴻大的各種方案，難於進行，無產階級還缺少這種工作所必需的文化力量，國內小商品經濟還占着優越的地位，基本經濟部門之間依靠市場的結合還占優勢等等而來的。在所有要想把家庭從前所做的，而

且現在還遺着的職能，交到國家的手中來的道路上，並不是有什麼「原則上」的障礙，而是有着「具體的」障礙。克服這些各色各樣的障礙，是可能的。過渡期的國家，正向着這個方向走去。這是跟着生產力的發展和國家經濟力的增大同時必然實現的。爲了要加強國民經濟使勞農國家前進，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戰勝技術的落後等等，已經漸漸的造成克服這些障礙，由國家來把從前家庭所做的種種職務，接收過來的可能性了。

當過渡期的家庭很快的崩潰，而勞動者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 (Tempo) 較爲緩慢時，在這個領域中，就造成了特殊的「剪刀問題」。這個剪刀問題就因爲家庭已經不能做它從前所做的種種職務，而國家還又不能把這些職務接收過來。爲了減少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部事業有很大毒害危險的剪刀問題起見，在過渡期時，不得不暫時保存家庭。用無政府的個人主義的手段來取消家庭，必然要加大國內的流浪生活者，增加貧困，給國民的健康狀態以很壞的影響。國家曾經考慮到這一層，——當國家認爲還有把家庭當做第一個補助的社會組織時，——所以對這件事情的統制，還留在它的手中，並且，還利用國家所有各種說服的手段，去保護家庭。但是，國家之保護家庭，是有一定的嚴格的界線的。這個界線就是家庭是建立在夫婦的嚴格的平等，吸引婦女到勞動生產中去，保護母性，小孩的養育和教育之父母平等的負擔，離婚的自由等等以及對社會不發生有害的結果，對個人的性生活不加以干涉這些原則上面的。所以，過渡時期，國家對家庭是取一種妥協的態度。但是這種妥協，是因有利用家庭的必要，以及把家庭從市場階級關係解放出來，奪去家庭的榨取者的可能性，努力從家庭裏面把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般目的相反的各種要素清算出去等

等而來的。

這個妥協的程度，是依過渡期的各個時期的具體可能性來規定的。所以，到了國家達到能夠把家庭職能接受過來那種經濟繁榮的一定水準時，國家就開始能夠走向使家族和結婚組織達到革命化的地步。列寧在和蔡特金的談話中，曾說過在復興國民經濟時期，這個任務怕要特別嚴重。『在這個過程中的性關係問題和結婚，以及家庭問題，將要成爲很重要的問題罷！』^①

過渡時期的家庭危機，是性關係轉向新形態時的過渡的危機；這些新形態，是由社會之社會主義改造而實現的。

一三 個人的戀愛結合與家庭的消滅

關於這種新形態，我們現在能夠說出一些來嗎？

恩格斯依照方法論的指示，首先指出這件事實來：『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廢止以後，性關係的各種形態，我們所能預見的，主要的還只是消極的性質，而且大都只限於將要消滅的要素。』^②

在社會主義社會，結婚將不是建築在經濟打算的基礎上。因爲這裏實行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和分配方法，所以決定人類行動的因素的前提條件，已經失去了。結婚將不是以強制的終身性爲原則，因爲結婚成

① 蔡特金：關於列寧。

② 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立的經濟條件和結婚繼續的物質的刺激一消滅，則結婚維持時期的長短，就只要依結婚的兩當事者相互間的精神來決定了。

在社會主義之下，結婚將不以一方面隸屬另一方面為基礎，因為在社會主義生產方法之下，幾千年來男性對女性所享有的一切特權，都已經消滅。到了婦女在勞動生產上和男子占在同等地位之後，到了她們從家政和育兒的重荷解放出來之後，結婚就要成為同盟式的，權利相等的，互相幫助的手段了。婦女擔負生理上的重荷一事，將絲毫不成為設定結婚之夫婦關係的決定要因。社會主義社會，考慮到：這個重荷，是和生育這一種重要的婦女社會職能不可分地聯結着的。所以它以一切保護母性的方策，來反對因婦女擔負着這種重荷而常常蹂躪了她們的權利平等。社會主義社會，將要從社會方面來矯正這種兩性生物學上的不平等。

最後，——這也是社會主義所齎給結婚和家庭組織革命的最重要的一個結果——就是將來的結婚不再需要組織家庭。從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至過渡時期更加加強了的家庭崩潰過程，在社會主義之下，將要被完成。家庭在現代的資本主義都市中幾乎已經失去其當作勞動生產單位的存在了。過渡時期的都市，是不知道這樣一種生產單位的家庭的。扶育和教育小孩的職務，跟保障殘廢疾病者以及年老者職務一樣，均將由家庭轉到社會的手中。蘇聯在過渡時期，已經向這條道路走了頭幾步。父母對小孩的保護，在社會主義之下，將由社會的保護取而代之。對子孫無獨立謀生能力和年老者的保護，也將由社會的保護取而代之。家庭甚至還要失去其消費工作的細胞的意義——社會給養的各種設施，將使家庭的廚房歸於消滅，公共

的洗衣工廠，將代替家庭的洗濯處。

這樣一來，家庭中的各種職能，都要漸漸的喪失了。家庭本身的社會內容，將要從家庭裏面拔除了去。所以家庭將要完全死滅。考茨基在土地問題一書中所述的：『個人的家庭經濟之消滅，不過是意味着家庭之從經濟的單位，轉變成純倫理的單位而已。』這種說法，是非常混亂的。因為家庭喪失了經濟的性質，同時它在社會上也就被廢棄了。家庭既失掉了社會的、經濟的職能，則把他當作所謂『倫理的單位』，已沒有什麼意味了。

家庭的消滅，也將要反映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結婚制度的性質上。社會主義社會生活的細目，是在科學的預見之外，所以我們不能想像；我們除了前面所述的之外，關於將來的結婚問題，也只能止於多少想像其一般的性質而已。

同居也是使結婚難於破壞的一個附帶條件，這個條件也將要消失。結了婚的兩個人各別居住，和夫婦居住在一塊同樣的將要成爲普通的現象。在這裏面要選那一種形態，這將依各種場合的具體條件和夫婦各自的嗜好而定。有了嬰兒保護設施與社會教育的小孩，和他們的父母的結合形態，也是依上面同樣的情形而決定的。

結婚的同盟，將要成爲由「打算」或「局外人的主義」這種因習解放出來的個人戀愛同盟。深厚的內部感情，和相互的感情，恐怕就是成爲決定這個同盟的重要因素了。個人的戀愛——就是在性的感情上人爲地堆積起來的文化的累層，認爲在共產主義社會，這個累層將要脫離了性的感情，這是錯誤的。並且，

像里亞特夫同志下面這樣的預言，也是非常錯誤的：『正常的人，或許會歸復自然——生殖本能成爲支配本能這樣的自然。正常的人，會使這種美麗的感情得到解放，不被歷史積習影響而使健全的正常本能變成利己心和變成以他人不幸爲自己「最高快樂」的心理。』這樣的預言，是與著者所確信的下面這種言辭相適應的：『性的感情，只是在妊娠的本能上有作用，而且只是這樣。』但是認爲戀愛感情演着社會的、組織的作用的馬克思主義，是和這種預言沒有任何關係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僅不消滅放在健全本能上的不完全的「成層」的個人戀愛，却反而賦與此種感情以階級社會所不知道的可能性。所以恩格斯十分明白的寫道：『我們的性愛，是與單純的性的欲望即古代所謂的伊洛斯（Eros）在本質上是有差別的。第一，這是以互愛爲前提的。在這一點上，女子是和男子平等的。但是在古代所謂伊洛斯時代，女子的同意，是決不需要的。第二，我們的性愛具有某種程度的熱烈性與持久性，故在雙方的眼中，都視爲失去對手以及與對手分離，雖不是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件大的不幸。爲互相占有起見，他們敢冒任何種的危難，雖至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而這種事情在古代是僅能於通姦之際聽到的。最後，發生了一種評價性交的新道德標準。現在人們對於性的結合，已經不是問他們「是正式結過婚的？還是沒有結過婚的？」這樣的問題了。而僅僅問他們的結合是不是由互相的戀愛而發生的了。』①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者，很明白的說過：戀愛完全的並且多方面的被頌揚的時代，是在共產主義時代。這個時代是「男子的一生決不需要用金錢或其他社會的特權以買得女子的時代，是女子已沒有必要爲了戀愛以外的任何衝動而委身於男子，或者說已不會遇到因經濟關係所發生的恐懼而拒絕委身於她們所愛的人

的時代了罷。」^②

在社會主義社會，結婚將不是社會統制的對象。性關係將成爲它的直接關係者的私事。馬克斯在「德國工人自學協會」的倫敦分會所委托他編纂的問答書中，很清楚的指出：「我們對於男女間個人的關係，只要它不破壞新的社會制度，是不會干涉它的。」^③恩格斯也很明白的說過：「性關係將成爲與當事者以外無關係的，社會不能加以干涉的私事。」伯爾下面的話，也是指社會主義社會而說的：「戀愛的滿足，和其他一切自然慾望的滿足一樣，是各個人的私事。關於這一點，任何人都沒有替他人負責的必要，並且任何人也沒有干涉它的權利。我怎樣的吃，怎樣的飲，怎樣的睡，穿什麼樣的衣服，這是我的私事。正和這種情形一樣，我和異性的關係，也是我的私事。」^④

對於結婚實行社會統制，除了優生學上的目的之外，已完全不必要了。社會主義社會，或許要把患梅毒者，酒精中毒者，和其他有遺傳的人的生育，在社會方面來加以防止罷！關於這一點，是有理由可以想像的。在社會主義時代生育已不是隨便亂來的事了，而是由人來作有意識的調節的對象了。以前我們就看到美國社會學者認爲現在這種調節差不多能夠實現了。但再重複的來說一句，依照我們的見解，這只是社

① 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② 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③ 里亞沙諾夫：馬克斯·恩格斯的家族和結婚觀。

④ 伯爾：婦人與社會。

會主義社會對結婚施行統制的唯一事件，其餘的一切，在社會主義社會，都被認為是私事。

總之，在發展了的社會主義社會之下，結婚將要成爲個人的戀愛同盟。在將來，對於觀念論和梭洛維也夫所說的家庭是「自然的範疇」這種言辭，將要覺得好笑罷。①

到了社會主義社會，恩格斯對國家所預言的那種命運，也同樣的要抓着這個「自然的範疇」。它也將要被送到古物博物館中去，和手紡車，青銅斧，馬車，火車頭，右線電話機等等並排陳列着。

①烏拉地米爾·梭爾維也夫著作集·第七卷。